

我藩自爲之。今要輸穀。是欲臣妾我也。吾豈不諫死。竟自殺云。

水府烈公尊。天朝。憤夷狄。奉神道。排異端。宿弊隨革。國勢大張。公又善國風。嘗贈阿部勢州。曰。左幾加計天。知利天牟毛乃波。毛乃能不乃。美知仁仁保邊留。波奈仁曾阿利計留。又贈筒井紀州。曰。宇乃波奈波。與志也知留止毛。保止止幾須。奈遠波久毛井仁。阿計志止遠毛邊波。又贈河路左衛門。曰。多津多加波。奈加禮仁字加不。毛美志波毛。知良須波伊加天。比止乃女津良牟。萬延元年。八月十五日薨。識者深惜其志業不遂也。

越後旬街河本氏女。性良順溫厚。事父母頗孝。戊午某月日。罹病將歿。謂父母曰。兒死代阿兄耳。阿兄今無恙。勿痛勿哀。初兄在江戶時。惡疫流行。女憂念不措。村里有某祠。徒跣賽之者一百日。祈請曰。阿兄在東。願免惡疫。廿一女兒耳。縱偷生不足以補涓埃於父母。寧速女死。而冀緩阿兄命。至是竟歿。時年十二。兄曰杜太郎。余友也。

越後僧有長蒙幕疑。繫江戶獄。蓋以主僧病歿可疑也。榮吉者連坐。事欲誣服。設刑具。苦楚備至。宥長至鞠問七回。竟服。榮吉不肯曰。奴一夜宿其寺。主僧實病死。非宥長所知。而奴亦何恨毒之。至十七回。已寃得白。至三十一回。竟救宥長云。余聞之囚人皆曰。寧一歲在囹圄。豈堪鞠問一回之苦楚。其慘酷可想。而榮吉剛腸不屈。自己寃。且救入於既刑。真偉男子也。榮吉越後蒲原郡麓村民。今在郷云。

己未八月廿七日。茅根伊豫助鶴飼吉左衛門。及其子幸吉殉節。茅根母某氏烈婦也。少喪夫。親戚悲其少而寡。勸之再醮不肯。至數促之。竟自鉤拔其齒。以示其不更之節云。嗚呼。此母而有此子。令人不堪感嘆。澆季之俗。不怪再醮。嫁於東鄰。醮於西家。恬然不知廉耻爲何物。欲以已失節之母。育殉國之兒。猶望鳥鵲生翡翠。豈不難哉。

同十一月十九日。小林良典病死於獄中。時年五十二。良典通稱民部權少輔。庚申四月廿三日。宮田瀨兵衛病歿於獄中。所謂留者。先是。水府義士誅彥賊。後數日。宮田投細川侯第自首者云。葬骨原廻向院。未建墓石。

亡兄久坂玄機。名真。一名靜。字某。號天籟。倜儻而有氣節。常憂夷狄之害駸駸日迫。折節讀郭索文。翻譯者數十種。大抵係大砲銃隊。亦大譯引痘書。藩之種痘行。絕無痘者。天籟與有力云。曾有二蘭學醫。以某月日當彼正朔。將酌酒陳祝。招天籟。天籟慨然大罵。曰。病癡子。吾安奉彼正朔。而屈膝於窮廬。吾讀洋書。取之內不足。取諸外者耳。病癡何得令我賀彼正朔哉。援筆作數萬言。辨駁之云。先是。天籟游上國。與時鴻儒碩士。上下議論。得周防僧月性交最善。曾令鍛工作長劍。佩之自豪。酒酣月性拔其劍起舞。天籟乃高吟以爲快。甲寅春。墨夷來金川。鄂虜來長崎。輿情騷然。藩府命天籟策海防。玄機時病篤。扼腕而起。作對策數萬言。不寢者數夜。既而歿。實二月廿七日也。月性作詩哭曰。丈夫慷慨過憂君。成病遠游乘白雲。一束生芻猶可致。



數聲隣笛豈堪聞。讀書醫國平生志。決戰攘夷絕命文。憐汝忠魂瞑不得。邊陲未撲滅妖氛。月性將梓其詩。未果竟歿。玄機作詩未留稿。佛朗王詩曰。叱叱長驅入遠陬。憾而風雪就幽囚。馬頭橫架他年夢。寂寞烟波海島秋。客中詩曰。坐對月光也送秋。遠人情意向誰投。孤燈半夜江樓雨。付與檐聲話客愁。又曰。橋頭水寓石城西。知己眼中看不迷。脫笠猶衝上人髮。清狂字面不須題。紀伊道上有碑。題曰根來寺路。自此偶有一邨夫。觀其帶長劍。怪問曰。公爲何人。腰間何等大物。豈莫擊劍先生也。玄機笑而曰。是乎活人劍已。子以爲根來法師流亞。亦宜也夫。因戲得二絕句曰。袖滿春風入紀伊。自哈長劍傲清時。道傍碑表根來寺。想得當年惡法師。紀州詩曰。踏青人返晚霞間。沙磧渺茫天怡顏。一淺清流春可掬。源頭遠出芳山。演砲法律訣成。作詩曰。一篇翻訣腐爛文。投筆嗟難當。獻芹。顧憶廟堂無屬算。猶將結草繫胡軍。笠置詩曰。昔日行宮迹已陳。白沙翠竹夕陽津。仰看山色留餘憤。大石張拳欲撲人。津藩諸子見訪。作二首曰。倒屣相迎慰旅魂。小樓環酌酒盈樽。平生倦見俗醫好。聽諸君海寇論曰。嘗誦紅毛碧瞳文。一嗟一笑有誰聞。海防諸策紛紛在。說至義情似隔雲。與山鳴子毅別曰。倒指曾遊五六年。何圖再會訂前緣。菊花黃葉秋將老。又送西歸萬里船。深夜聽秋聲曰。細細聲來不是風。起挑燈火倚窗櫺。橋頭半夜行人絕。一派江流月色中。

朱舜水在水府。聞明亡。作詩曰。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跡到東瀛。回天謀

袖滿恐例  
出下疑脫  
句字

醫下有脫

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至今使讀者慘然悲。其志不就。舜水有二男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咸一。皆殉節。大成亦舉二男。曰毓仁。曰毓德。延寶六年戊午。毓仁慕舜水而來長崎。義公遣今井弘濟。然以不得與舜水相見而去。文化元年甲子。鄂虜來長崎。豐後守肥田賴常論去之。後四年。英夷闖入鎮臺。圖書頭松平庚英死之。崎人建祠祀之。祠在諏波社內。康英之禦侮。賴常之折衝。今時不易遺得者。豈得不眷眷於二公哉。余因爲小傳。置諸邊陲紀畧後云。

明和四年丁亥。八月某日。山縣大貳死節。山縣嘗著柳子新論十三編。十三編。曰正名。曰得一。曰人文。曰大體。曰文武。曰天民。曰編民。曰勸士。下帷於永澤町。集徒講兵。尊皇抑霸。及談甲府其他要害地形。不敬之至處斬。與山縣同居者。藤井右門亦同刑。爲之連坐。處流及逐者數人。嗚呼。高山仲繩蒲生君前既有斯人。距今殆一百年。而其湮滅不顯者。學者多懼罪顧死。不敢筆耳。不敢言耳。

後光明帝近世聖主也。幼而英明。慨然有志於復古。不幸短命。春秋二十有二。以痘瘡崩。時朝議依舊。將火葬。有一民鬻魚爲業者。呼八兵衛。常聽命於宰夫。出入宮門。聞之大悲慟。嘆曰。嗚呼。聖天子何天命之薄也。莫奈之何。且夫火葬者。非聖人之道也。況今大行在天之靈。蓋嘗疾浮屠氏之虛誕。斥異端最甚。而其送終。尙猶從事於其所斥邪。吾小人苟目不瞑。不肯從朝



議。敢諫爭止之。不能則身死之。於是奔走於仙洞及執政之門。所至號哭悲泣。敢請止火葬。以從大行之志也。朝議輒爲之改。而火葬止焉。蓋感八兵衛忠誠也。噫。匹夫有志。何事不成。上之人不爲。則其可慚已甚矣。抄蒲生先生所撰山陵志。

俟采擇錄畢

合刻文論詩論序

文辭者君子所爲。而使君子照乎與日月不滅息者。亦文辭所爲也。立言之道。與德也功也並不朽矣。何則去而思。操則存。存者何。凡所爲之事皆是也。故索諸言得諸事。而君子之道炳焉。三代之文於是乎不滅息。今猶可觀。而後始可與言君子也。蓋古言難知。非身自能脩古文辭。而徒欲窮其章句。是其所學者。真土梗耳。徂來先生唱復古學於東都。其徒二三子。屬而和之。始於脩辭。終以明六經之文。先王之道。歷數千載而復明。時則有若我春臺先生。使徂來先生數有助我之歎。論六經以下凡古言。照乎今猶可觀者。煥若發矇。亦惟其功有不讓云。今其書具存。若其於文辭也。未始不以夫喜王李之能聯綴古語以成己辭。而以其文爲古文。猶且潤色之。而其徒徃。因以爲家者。爲非古文也。乃其所見。異乎夫二三子之撰。嘗作文論以言其志。蓋自許古人見與也。先生蓋嘗曰。彫蟲末技。非君子所尙也。以辭相鎮。其謂鬪技何。此篇不出帳中。其以此乎。最後吾黨數請。始得見。遂請上木。則得命直也題於卷首。會先生沒。哀哉。此篇也。若使好古之士幸得讀之。其必有勃然興之者。如流人間昆弟親戚之聲。效於黜黜之逕也。先生之立言與其德功。照



乎與日月不滅息。今猶可觀。去而思。操則存。吾黨於先生。不亦去其人滋久。思之滋深乎。學者由是脩辭。索諸言得諸事。明六經之文。以達先王之道。可與言君子。亦尚行先生之志乎哉。詩論一篇合刻。

寬延戊辰冬十月

東都 植村正直序

合刻文論詩論序

# 文論

太宰純

## 第一篇

夫天有日月星辰。是謂天文。人有禮樂典章。是謂人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用大矣哉。尚書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贊禹曰。文命敷于四海。至于文王之為文也。詩書所稱。不一而足。周公之相成王而治天下也。制禮作樂。以成七百年之王業。郁郁之文。周公實為之。故周公亦諡曰文。是知帝王之蒞天下也。非文德不可。若夫湯武皆以征伐取天下。所尚武。不遑修文。是以詩書不稱其文爾。仲尼論定六藝。明乎先王之道。垂教於世。而文章之稱益著焉。其稱堯則曰。煥乎其有文章。其稱文王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其言周道則曰。郁郁乎文哉。其語弟子之職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以四教。則文最為先。其語君子之道則曰。博學於文。其言服遠人則曰。修文德以來之。至於弟子顏淵子貢之屬。亦其稱夫子也則曰。博我以文。又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凡此其尤著明者也。由是觀之。



夫子之於文章。其奚若哉。然夫子所謂文者何也。曰。先王之道之謂文。文也者。非他也。六藝之謂也。孔子以文為道。且以為教。此其所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而萬世與日月合其明也。雖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何以尚焉哉。周季諸子。雖竭其才。極其辯。終弗能及者。不達於此也。夫君子之道。以文為至。學而時習之。小可以修身。大可以治天下國家。故古之君子。動作有文。言語有章。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倍。此君子之所貴於道者也。夫所以能遠暴慢者。文在其容貌也。所以能遠鄙倍者。文在其辭氣也。豈惟言動為然哉。凡君子之居處奉養。無有不文。是故黼黻玄黃雕琢刻鏤。文其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笙簧。文其耳也。芑若椒蘭。文其鼻也。鹽梅五味調和。文其口也。芻豢稻粱酒醴。文其腹也。三冠冕旒。文其首也。衣裳裼裘佩玉。文其身也。赤舄黑屨黃纁青紉。文其足也。長廊廣廡。椽檼楹檻青瑣丹墀。文其居也。乘輿鳴鑾。文其行也。旌旗節旄。文其道路也。百官有司。鵠列鴈行。文其朝廷也。揖讓拜趨恭敬。文其升降進退也。玉帛筐篚。文其問遺也。俎豆樂縣。文其燕享也。聲詩歌詠。文其情性也。弓矢戈矛貝冑朱紱。文其威也。重棺柳絮墳壙。文其死也。謚號。文其名也。禮曰。至哀無文。然衰麻經帶辟踊哭泣倚廬寢苫枕塊。是亦文其哀也。君子之用文若斯。文固君子之表也。自周之衰。而文失其本。迺以辭章為文。於是乎有文人焉。屈宋其文人之祖乎。夫仲虺相湯而作誥。伊尹相太甲而作訓。周召師保於周。而皆作書數篇。夫四公之書。蔚乎其文。炳乎其如日星。而後世不敢目之

以文人。夫唐虞之際。康衢擊壤之歌。作于民間。舜作元首之歌。而皐陶賡載之。南風之詩。亦舜之所作。景雲之歌。朝士所作也。詩其權輿於斯乎。夏有五子之歌。周則自周召以下。凡伯芮伯吉甫仍叔家父蘇公之屬。皆以公卿而作詩。其餘列國君大夫士。至於閭里小民。皆能有作。夫詩雖發源於唐虞。而夏殷其流尚微。周其盛矣乎。周人之於詩也。可謂能矣。然而後世亦不敢以詩人目之。大氏古人之於詩也。不學而後能之。天性也已。且夫荆軻。一刺客也。項羽。一猛將也。而易水之別。垓下之敗。設使後世詩人為之。豈能及二人所作歌者哉。至若漢高素不好文。而大風之歌。非千古絕唱乎。如此者。皆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非所以弼技也。非所以干譽也。譬之猶造物不用巧而工者也。是以君蒿悽愴。悠揚發越。千載之下。徒誦其辭。而猶能令人慷慨激烈。哀歎弗已。況於其時。親聞其聲乎。由是觀之。言豈在多哉。所以謂屈宋文人者。二子之時。楚國無人。懷王昏愚。兩為張儀所欺。其卒也。客死于秦。原也事之。上不能為龍逢比干。下不能為甯武家羈。及其見放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反復諄諄。累數萬言。史稱原嫺于辭令。余讀離騷。知史氏不我欺也。原之文辭。雖則與日月爭光。然無補于時。而無垂于後。特如棄妻逐子。怨慕至死。則是徒足取憐於世而已。雖多。亦奚以為。玉之事頃襄也。亦以文辭。而頃襄之於玉也。非俳優畜之乎。文辭之取辱。自玉始也。原也其意猶可憫也。玉則以文辭為容悅者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原也雖清矣。要無賢人烈士之行。余故曰。是文人也已。自玉而下。則從容辭令之流。



辭愈巧。人愈污。悲夫。在漢則司馬相如。實文人之雄也。然相如之文。唯諫獵一書。為典實爾雅。不啻匡正時君。亦可以誠後世也。人主省之。足以補其過焉。其他賦頌書檄。瓊敷玉藻。積章累篇。無非所以啓時君樂遊畋。希神僊。拓邊斥境。禱祠求福。驕奢淫佚之心。文辭雖工。抑何用哉。是乃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小人苟合取容之事。非君子所行也。昔者鄭之為國。小國也。而問於晉楚。子產太叔。相繼為政。而晉楚莫敢侮之。二子之相鄭而周旋于兩大國也。力則弗勝。非文辭而能諸。二子則以智勇行其文辭。所以為賢也。屈宋司馬之徒。何能及之。降自漢季。文人雲興。而輕薄無行者十八九。處則無以檢其身。出則無以行其道。辭雖可悅。才雖可愛。而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如此者。真所謂國之蠹也。不可不察也。甚矣文辭之末失也。非惟學士大夫有此弊。雖人君亦有之。嘗試論之。自秦漢而下。人主有文辭而不失其英烈者。唯漢世祖。唐太宗為然。如孝武文而不德。梁高祖。及簡文。元帝。陳後主。唐玄宗。文宗。下至宋徽宗。此數君者。皆多文藝。富著述。一時才士。或不能及。觀其為君也。荒淫無度。柔懦不振。以馴致危亡。如出一塗。論而至斯。文辭之弊極矣。此何以然。蓋由學無其本。從事華辭。逞技矜能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君子之學之序也。故君子之所學者。先王之道也。所行者。先王之道也。所以成德者。先王之道也。夫然後見諸文辭。施諸事業。是故。生可以坐廟堂。而出政令。死可以血食百世。此之謂不朽。然則著述文辭。特君子之緒餘也。士直也。今之學者。

不志於道。不據於德。唯文藝是執。務麗其辭。不修其行。所希則左氏司馬。所要則名譽。日弄文墨。孳孳汲汲。唯恐技之不售。名之不聞。輕薄之徒。見而悅之。聞而慕之。於是同欲相趨。同情相成。為羽為翼。更相稱譽。朋黨比周。橫行一世。拔茅連茹。不可奈何。夫左氏司馬。固皆一時之儁也。丘明傳春秋。子長作史記。皆有功於斯文。而千載無異論者也。雖然。二人皆史臣也。刀筆之吏也。巫祝醫卜之與為伍。而人主之倡優所畜也。丘明之於魯也。孰與臧辰父之為公家之柱石。子長之於漢也。孰與蕭曹韓張之為開國之元勳。古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謂三不朽。故立言不若立功。立功不若立德。此班仲升之所以投筆。其有是於斯夫。故古之人有所著述者。彼皆失其志。而不得施行於時故也。若仲尼之修六經。是其最大者也。後世學者不能著述則已。其苟取筆。則宜效仲尼修六經以輔翼先王之道也。何以區區文曲為。凡人志于學。而不學孔子。非君子儒也。雖今之學者。莫不自稱仲尼之徒。乃不為君子儒。而為文人者流。所爭不出乎章句。以淫靡柔懦為風流。以無禮無度為任達。謂之才子。則喜而促膝。語之忠信禮讓之事。則蹙頰掩耳。若然者。處則不為鄉黨所齒。出則為王侯之弄臣。與百工偕奏技於杯酒之間。是其為辱也不亦大乎。士而為是。亦顏之厚也。文人而受此辱。豈文之罪哉。學文者之罪也。不可不慎也。是故學者。將明乎先王之道。而施諸事業者也。道既明矣。固宜起而從政。故當其得志也。自伊傅以下。至於管仲百里子產太叔。皆可為也。然而有命焉。故不得志。則守環堵之室。



衣襪樓。食藜藿。弦歌諷誦。以樂堯舜之道。而文在其中矣。此之謂好學。此之謂君子人。若徒從事華辭以鉤名譽而已。則是一曲之士。不足貴也。客難之曰。如子之論。則屈原相如。其人其言皆不足取。而太史公乃特為三子立傳。何也。對曰。亦愛其文辭耳。然太史直筆。其於屈子之從容辭令。莫敢直諫。長卿之窮而淫行無耻。達而阿諛逢迎以漸利澤。則皆具其事。而不護其短。所以見意也。不然。史記國典。苟阿其所好。褒貶失措。何以示勸戒於後。吾知子長必無之矣。此其所以為良史也。

### 第二篇

自古文辭之學作也。屬辭家。一句一字。必取諸古人。汪伯玉實長焉。今吾黨學者。纔知弄筆。即言古文辭。觀其為文。乃抄古人成語。而聯綴之而已。文理不屬。意義不通。譬如乘坐之中。東西南北。賓客雜選。士女群居。言此言彼。或笑或泣。勸說雷同。紛紛擾擾。不可適聽者狀。噫。亦可厭哉。夫斯弊也。豈唯後生輩有之哉。齒長學成。而自謂能文者亦不免焉。若此之類。吾嘗戲目之為糞雜衣。客曰。何謂也。曰。予聞諸浮屠氏。身毒之國。其俗好潔。凡病人死人產婦之衣衾。及火燒之餘。苟有污穢不潔者。皆收而棄諸糞壤。浮屠則不織而衣。故取人所棄衣衾於糞壤。割去其污。洗以皂角水。令極清潔。然後依法裁割綴緝以為衣。命之曰糞雜衣。一名衲衣。釋氏法服。此為第一。其為衣也。數十百片布帛斷合成。故一衣而有錦者。有繡者。有績者。有綺者。有羅

者。有綾者。有縵者。縵者。縞者。布者。忽見若斑爛可悅。就而視之。則非特文理不屬。而精麗美惡。駁雜不一。令人厭惡。釋氏取其為人所厭惡耳。今夫取蜀錦斷數百片而聯綴之。采色之美。使觀者悅。然以文理不屬。與其聯綴界縫。不可泯滅也。比之一匹錦。未始裁割。則其高下。寧同日之論哉。人亦誰舍一匹錦而取聯綴者哉。夫六經尚矣。自檀弓考工記禮運樂記諸篇。左氏公羊之釋經叙事。孟軻荀卿莊周列御寇之論道立言。屈平相如之騷賦。戰國諸策。呂氏淮南之蒐羅宇宙。司馬遷班固之紀傳。凡此雖其體與法各殊。而均之皆古文之奇者也。譬之如數十匹錦。文采各殊。而要皆出於機杼者也。夫錦之美惡在精麤。其同異在文采。而織之有法。今有美錦於此。使工人擬織之。但得其法。而精麤同等。文采相若。則黼黻易處。更玄為黃。何不可之有。此以其機杼由己。文章位置得所。而條理不紊故也。故織文錦者。有所則效。而機杼由己。作文辭者。取法於古人。而發諸己心。出諸其口。然後命諸筆。著諸篇。苟得古人之體與法以修辭。雖今言猶古言也。是謂自我作古。故善屬辭者。取諸古人。而出諸己口。令讀者不覺其為古辭。此以其文理條貫。有倫有要故也。夫文之有理。猶人身之有血脈也。人苟或血脈不屬。則手足不用。謂之廢疾。謂之不成人。文辭而無理屬。其為不成文亦明矣。書曰。辭尚體要。余亦曰。文在理屬。故善屬辭者。猶織工也。取法於古。而機杼由己也。不善屬辭者。猶縫人也。以聯綴為務也。今試使縫人聯綴數百斷錦。以成一匹錦。雖極其裁縫之工。何及新織下機之一匹錦哉。此何以然。



無理屬也。夫以一匹錦，則縫之工，尚不若織。況縫之不工乎。又況聯綴羅綺雜帛，精麤美惡，斑駁不一乎。此豈吾所謂糞雜衣者非邪。夫古今者，時也。逝者固不可追也。惟人萬物之靈，今而可以及古者，其惟學乎。學有二焉。德行也。文辭也。然德行難，文辭易。故學而可以及古者，莫近於文辭。今雖善學者，其所以不能及古者，患在要譽與貪多也。苟去此二患，而唯古是好，何不及之患哉。彼為文辭而成糞雜衣者，又何足與言文哉。

### 第二篇

夫修辭之道，務擇其辭。且如為詩，自風雅而下，歷漢魏六朝，以至於唐詩，各有其辭，不可相亂。相亂則失體，不成家數。然詩辭又有二焉。有獨用之辭，有通用之辭。如風雅之辭，不可以入漢魏以後詩。六朝辭，不可以入唐詩。是獨用之辭也。如風雅之辭而可以入漢魏六朝詩，亦可以入唐詩。是通用之辭也。為詩者不可不知也。惟文亦然。自六經以下，至於戰國秦漢作者，各有其一家之辭。後之綴文者，必知擇之。然後可以言文也。然古人之辭，有一家所專者焉。有與衆共者焉。後之作者，唯取其與衆共者而用之可也。若古人所專者，後人取之，謂之剽竊。唯做其體者得用之。否則不得汎用。為其失倫。上下難接也。若不得已而用之，亦不可過三數字。多則累矣。至於詩書之辭，尤不可輕用。以其皆非平常文辭也。夫自漢魏而下，為五七言詩者，猶不敢妄用三百篇之辭。况敢用諸文中乎。唯於文中作韻語者，時用之可矣。書有六體。曰：典

也。謨也。訓也。誥也。誓也。命也。六者辭各有當。故不可汎用也。古人文辭，有用詩書之辭者。皆所以徵己義也。故必稱詩曰書曰。未有取詩書之成語以為己語者也。以其辭異於常故也。唯孟子述舜事一節，其文乃似典謨。所以似者，用其辭耳。未始偷典謨一語也。所以為奇也。予觀今之為古文辭者，務剽竊古人之成語，雖云擇之，特舍東漢以後，而取西漢以上耳。苟語出先秦西漢者，不問所出之家，不審其所專與其所與衆共，而隨得混用，甚至於取詩書之文以為己語。何其妄也。夫鳥有反舌，善作百鳥之聲，而不能自鳴。故亦名為百舌。今之為古文辭者，何以異於是。沉思有省，寧不醜乎。夫先秦之世，諸子蓋起，人自立言。當斯之時，固有所稱古人者焉。今觀其所著，皆自成一派而已。未見取入之成語以為己語者也。雖西京作者亦然。不然者一劉安耳。故子嘗以鴻烈為諸子優孟者，為此也。逮乎六朝人，有作歇後詩者。屬辭家亦有之。如謂人主遺屬曰貽厥，稱大臣勳勞曰微管之類。後儒嗤之。蓋詩之歇後，實戲謔也。文而歇後，謂之何哉。然六朝人好作儻句，故造歇後語者，實為句法所拘也。夫歇後固近於俳矣。後之作書牘者，廼有套語。如謂主人曰東道。原物還人曰完璧。親近賢者曰御李。初相識曰識韓之類。是謂套語。套語者，唯俗間書牘用之，以達其意而已。古文豈有是法哉。然今之為古文辭者，取經傳子史之成語而用之，則借本語之意，以明己意，不遑顧其義之無因。如謂匹敵曰秦晉，謂事之厲行曰魯衛之政。謂物不中用曰匏瓜。謂病之重者曰膏肓。擇所從，則曰吾從周。有所



許與。則曰「吾與點也」。有以小不是笑，大不是者。則曰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此其本語。皆學者所記誦。故不待註解而得其旨焉。若不然。豈不惑人乎。夫如此者。何異於用套語哉。尤非屬辭家所宜行也。詩云。維號斯言。有倫有脊。今之所謂古文辭者。謂之有倫有脊不可也。予嘗取先秦古書。而反覆檢閱之。未見有如所謂套語者也。而今為古文辭者。比比皆然。豈不鄙哉。嗟夫。今人生于千載之下。屬文而擇古辭。為法固善。先儒之教可仰。然至其末流。適用套語。則亦為法之弊迺爾。由是觀之。韓文公之去陳言而用新言。蓋有見於此也。予故著論以告好古之士云。

### 第四篇

夫文有四法。一曰篇法。二曰章法。三曰句法。四曰字法。作文者。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四者皆有法焉。一失其法。則不成文矣。自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森然法度。歷歷可考矣。近世古文辭家作。務擇古辭。於是輯古人成語而綴之。以為己辭。其辭有唐虞。有三代。有秦。有漢。自六經傳記。旁及諸子百家。苟可以達己意者。莫不取用。今觀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與句俱有法。而其章與篇或失法。此其故何也。字句皆出於古人。而綴之在今人。故也。夫積句成章。章有短長。必須一意貫之。無間語。無剩字。首尾若出己口。斯之謂章法。積章成篇。其要在過接。尤當謹之。雖多轉折。而條理不紊。一意貫之。無有間斷。譬如人之身。雖有關節曲折。而血脈不亂。一氣貫之。無有壅塞。斯之謂篇法。古人之文皆然。今為古文辭者。一

字一句。必取諸古。則其字與句。無非宛然古人之辭。然其所輯非出一家。則其所成章。未必無楚夏異調之累。且其辭或不切今之事情。是以其意雖達。比之自其口出者。如童子將命。雖有工者。則如優帥之辭。喜怒哀樂。各得其情。而辭之典實。雖肖其所做。比之真者。不待明者而見其異焉。此無他。言不出其口。辭不類其情也。汪伯玉李于鱗。皆善古文辭者也。今觀其為文也。猶且不免類俳。況他人哉。凡古文之工者。叙事。則令後之讀者。如親見之。持論。則令後之讀者。如親聞之。狀物。則如畫。語喜。則令人展眉拊髀。語怒。則令人切齒攘臂。語哀。則令人歔歔於邑。語樂。則令人歡欣鼓舞。此文辭之妙也。自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其孰不然。唯為古文辭者則不然。豈非以其辭有不切事情者故乎。故為文者。要在了古法。法在字句篇章。故今之作者。立言行辭。苟取法於古人。而步趨不失矩矱。則雖言古人所未始言可矣。雖構新辭可矣。何用古人成語為。近世為古文辭者。如明諸子。孰謂不工。然其病在用古人成語。至其所為擬古之文。莫不酷肖古人。猶且坐用成語。不免破綻。如于鱗擬秦昭王書。雖人所稱予不悅之也。至若王元美左逸短長。雖巧思出于鱗擬書之右。亦自一二成語破綻。惜哉。余故曰。古文辭之患。在用古人成語。不其然乎。李王尚以是取敗。况其他乎。大抵古文中。有奇辭奇語難讀。後儒不得其解者。彼豈必有所本哉。恐亦多出其自撰耳。韓文公蓋窺此秘。故務去陳言而擇新言。豈不可哉。要在不失法耳。後之學韓者。用法不及退之。而去陳言過之。此文之所以



再敗也。及明人倡古文辭，務綴輯古辭以為文。其弊至用套語。套語之弊，至為歇後語。古文辭至是，降為六朝，不能為東漢。又安望西京哉。此所謂矯枉過正者。明人有焉。文學之士，不可不察也。

### 第五篇

夫文有三要。一曰體。二曰法。三曰辭。體者何也。曰。體者，裁也制也。經傳子史，體之大分也。誓誥訓命序記銘誄之等，體之細分也。然斯數體者，文之經也。猶詩有國風雅頌也。又有二體。曰。叙事也。議論也。斯二體者，文之緯也。猶詩有賦比興也。法者何也。曰。字法也。句法也。章法也。篇法也。斯四法者，諸家皆有。此法之細也。如言法之大者，則左氏有左氏之法。司馬有司馬之法。諸子各有其法。決不可混用也。辭者何也。曰。辭者，言之文也。辭有今古。有短長。短者一字。長者十餘字。今古者，時世也。修辭家必取西漢以上。欲其文似古人也。然修辭家專務擇古辭，而不擇行辭之法。改得於辭而不得於法。行古辭以今法者有之矣。其病在好用古人成語。夫古人之語必有所以出之。今修辭家，但用古人成語，而不問其所以。故辭雖典雅，而文理不屬。且古辭而行之以今法，高者而入六朝，下者俳矣。且六朝人有歇後語，後人遂以為套語。今修辭家，用古人成語，或舉首而匿尾，或舉尾而匿首，此不亦歇後之類乎。又所用古人成語，有其首有用於今，而其尾無用者。有其尾有用於今，而其首無用者。修辭家必用其全句以達己意，不亦套語之屬乎。

夫古文辭家，開口言左氏司馬，左氏高矣尚矣。初無所倣倣，司馬則有取於前世。彼其百有三十篇文，寧有用古人成語。如今修辭家者乎哉。善讀史記者知之。此韓退之所以務去陳言也。後之修辭家，見韓氏之末弊而欲改之。於是務擇古辭。李獻吉首倡此道。汪伯玉李于鱗王元美繼作。然後大行于世。夫四子者，豪傑也。于鱗之奇崛，元美之宏博，皆一世之儁也。今觀四子之文，無非古辭。然其行文，獻吉伯玉尚遵古人之法。于鱗元美則用今法。獻吉時去陳言，猶退之也。元美好變用古辭，以見其巧。于鱗伯玉即用古辭，不敢裁割。于鱗又好險其語，以為古文辭當如是。嗚呼。古文固難讀，不亦有易讀者哉。左氏司馬之文，豈盡難讀哉。雖尚書之尚，其尤難讀者。唯商盤周誥為然。其餘不必佶屈聱牙。他諸古文，何獨不然。故余以為于鱗之文，亦未全古。況其行文以今法乎。吾友次公嘗與余論文曰。于鱗之文似俳，可謂知言哉。夫修辭家學左氏司馬，而其文乃不能超六朝，此無他。徒擇古辭，而不取法於古人耳。夫退之不屑陳言而去之，後之修辭家非之。唯宗子相在修辭家數，而特立獨行。元美序其集曰。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問離得之。此則子相之卓見。所以度越同時諸子也。豈不偉哉。余嘗與人論文以為文辭當先辨體。其次明法。其次擇言。若徒擇言，而不明古人行文之法，未有能成古文者也。先賢且尚坐是。況今學者乎。近因覽于鱗等文，指摘其中一二失古法處，以示小子。庶幾幼學知古文辭之病。嗚呼。古文之難成如此。吾不能不欽慕昌黎。



### 第六篇

近時爲古文辭者，必以左氏司馬爲口實。吾謂左氏司馬，文不同辭。左氏之辭，周人之語也。司馬之辭，戰國秦漢人之語也。且舉其所異曰：左氏記戎事曰某師，司馬則曰某軍。左氏曰某帥師，司馬則曰某將兵。左氏曰伐，司馬則曰擊。左氏曰圍，司馬則曰攻。左氏曰致師，司馬則曰挑戰。左氏曰使某云云，司馬則多用遣字。左氏曰將云云，司馬則多用且字。至若司馬之誠，如左氏之苟，司馬之即，如左氏之若，及諸言語禮辭稱呼，司馬時所行，而左氏時未有者頗多。不可枚舉。校之可知矣。且其行辭也，左氏多短句，司馬多長句。左氏之文，簡而整齊，必添數字，然後其義纔通。司馬之文，詳而變化，不可拘以一定之法。要之百三十篇文，百三十法矣。此二家之大體也。左氏之文自一法，前無古人。司馬之文亦自一法，其紀漢興以來，乃其自撰。其紀五帝以降，至秦楚之際，則採摭經傳及諸家遺文，以爲本紀世家列傳之言。雖採摭經傳及諸家遺文，然於其中頗變括原文，而行之以其家法。此子長所以能成一家也。夫子長之所以能成一家而高於百世者，以其能變化也。後子長而能變化者，千載唯有一韓退之而已。夫六經無真字，尙書無也字，尙書之辭，朕台，皆我也。攸所也，若順也。又治也，克能也，肆故也，届至也，俞然也，允信也，誕大也。底致也，逆迎也，罔無也，俾使也，作爲也，邁行也，紹繼也，宣誠也，曷何也，矧況也，救撫也。昇予也，越於也，厥其也。諸如此類，尙書所用，詩易亦用之，而他書所罕用也。莊子好用真字。

爾雅必用也字以成訓詁。夫文辭固有今古。六經高矣尙矣。左氏監於尙書，則尙書爲古，而左氏爲今。周季諸子監於左氏，則左氏爲古，而周季諸子爲今。司馬監於周季諸子，則周季諸子爲古，而司馬爲今。如果貴古賤今，則除六經外，自論語孝經，其文辭且不足貴也已。況下焉者哉。古文辭家乃槩謂西漢以上爲古，而務摹擬之。摹擬則可，吾惡其務撫古人成語，而緝之以今法。是徒知古其辭，而忘古其法也。豈全其古者哉。吾謂後子長而能行古法者，其唯退之乎。其去陳言，不必古也。其爲新辭而行之以古法，能古也。此則蒙莊家法，而子長所行也。斯法也，唯退之爲能行之。豈不尙哉。夫徒以左氏司馬爲口實，而不知二家文辭不同如是者，何足與言古文辭哉。由此觀之，退之其達矣乎。

### 第七篇

自有文辭而有詩。詩者，出於人情之不能已者也。人心不能無思，思而弗已，則形於言，發於聲。詩乃心聲也。故釋名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莊子曰：詩以道志。夫自虞廷廣載，擊壤卿雲之歌以下，至於後世閭里童謠，無非心聲，無非道志。至若三百篇詩，太史所采陳，仲尼所刪定，無以尙焉。是以古者用之鄉黨邦國，以風化天下。君子燕饗賦之，以言其志。此詩之所以首於四術，列於六經，而與書並爲義之府也。周衰，楚人始作騷賦，漢興，司馬相如以賦得幸於武帝。成帝時，揚雄又以工賦見稱。自是之後，文人競作賦。夫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詩之一體。



也。三百篇中自有賦。如碩人篇。謂之美人賦亦可。大叔于田篇。謂之田獵賦亦可。小戎篇。謂之戎車賦亦可。七月篇。謂之農業賦亦可。六月篇。謂之出師賦亦可。斯干篇。謂之新宮賦亦可。楚茨篇。謂之禮祀賦亦可。賓之初筵篇。謂之飲酒賦亦可。雲漢篇。謂之旱賦亦可。烝民篇。謂之良臣賦亦可。駉篇。謂之牧馬賦亦可。泂水篇。謂之賴宮賦亦可。閟宮篇。謂之新廟賦亦可。他亦有類此者。是則詩中之賦也。何更有所謂賦者乎。觀夫騷賦以下。倣詩中之賦而敷衍其事者也。嘗試論之。屈原離騷。愁訴自白。辭多重複。宋玉為襄王弄臣。其賦滑稽戲謔。誨人淫佚。實名教之罪人也。荀卿賦體未具。不足道也。賈誼弔屈鵬鳥。鬱邑紆軫。猶類離騷。相如子虛大人。飾辭淫靡。華而不實。徒為武帝煽其侈心。揚雄甘泉羽獵長楊。聲牙怪僻。辭多夸詡。要歸阿諛。至若班固賦兩都。張衡賦二京。皆長卿子雲之流。務綴淫靡無實之辭。疊積成篇。讀之使人厭倦。夫賦不可歌。則不如詩之用之邦國鄉黨以風化天下也。為篇冗長。不可諷詠。則不如詩之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為辭淫靡無實。不可引以言志。則不如詩之為義之府也。誦之不可以從政。為之不可以佐經術。則不如詩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夫賦之無用於天下如此。或問於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傳曰。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閱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

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蓋子雲晚亦有悟焉。遂以垂戒如此。後人不省。猶競為之。自東漢以來。作者與世降。雖多。亦奚以為。此之謂矣。昔人有言曰。文之有賦。猶草木之有竹也。可謂善喻也。然竹實有用。而賦無用。則亦非其比也。夫詩三百定於孔氏。君子必學之。騷賦則滑稽優辭。不學可矣。不啻不學可。亦不讀可矣。唯詩乎。三百篇尚矣。雖後世之詩。苟本人情。而不違風雅之道。則可以繼三百篇。何用作賦為。予嘗謂後世學者所以多事。文辭為之累也。文辭之累。賦居其二。不知誰以為然者。吾將與之尚論古之道。



### 文論附錄後世修辭文病 凡三十一則

不佞

按論語曰。雍也仁而不佞。邢叔明正義曰。佞。口才也。左氏傳。僖十五年。晉惠公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又襄十四年。太叔儀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又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紇不佞。失守宗祧。又昭二十年。奮揚曰。臣不佞。不能苟貳。杜元凱註曰。佞才也。又衛靈公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又昭二十二年。宋元公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又昭二十五年。子家羈曰。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又昭二十六年。宋元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不佞字見左傳者如此。皆謙辭也。非自稱也。曰臣。曰亡人。曰孤。曰寡人。乃自稱也。紇。臧孫之名也。羈。子家之名也。古人先自稱其所稱。而後言不佞。是不佞云者。謙辭也。非自稱也明矣。顏氏家訓曰。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由此觀之。古人所行可知矣。明人好自稱曰不佞。以余所見。自漢



魏已降至明初。文人書辭，未有是稱。蓋自李于鱗王元美始也。夫自稱曰不佞，比諸稱名者似僂，且古人謙辭，更有不敏、不才、不德、不天、無似、不肖，皆不佞之屬也。亦以為自稱可乎。要之辭雖古，而法不出於古人，不可行已。

李于鱗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曰：南陽豫章，諸卿大夫若父老，各以其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丰采，而顧愈益畏子魯，自惟難兄。

後漢陳太丘評其二子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言無優劣也。今于鱗謂人之難出其上曰難兄，則是誤用套語也。凡用套語非古也。况誤用之乎。

又送泉州袁推官序曰：發容慚慙，薄言妻子。

詩言薄言者多矣，言訓我。毛傳云：薄辭也。鄭箋云：薄言，我薄也。凡云薄言云云，意在下一字。今于鱗云薄言妻子，不成語也。古文無之。

又送蒲城宋簿字序曰：不知季次原憲用行舍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孔子與顏淵言也。夫子語顏淵，明言惟我與爾，未聞他人有是。且約孔子本語二句八字，為二句四字而用之，亦非古法也。

又太華山記曰：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

小弁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鄭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于壁而

聽之者。于鱗借詩語以言並厓之狀如是。言厓側觸人耳。如詩所謂耳屬于垣者也。然變詩語以喻山路艱險，語意迂矣。且非古法也。予竊改之曰：並厓南行，厓與肩相摩者二里。恐漢文當如此。

又內丘縣學田記曰：藥裡不掩，則其類此。

此事見孟子。類泚者。上世委親屍於壑而蟲獸食之時事。後世豈有然者哉。徒取古辭以造語而不切今事。恐秦漢以前，無有此法。

又曰：匍匐有喪。

衛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于鱗取而約之云匍匐有喪。此法秦漢以前所無也。大氏古人引詩書以成己義，必稱詩曰書曰。罕有取詩書之辭以為己言者。古人不惟於詩書，凡於先聖賢之言亦然。

又曰：則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

虞芮爭田，事見家語。及毛公詩傳。西伯養老，事見孟子。今于鱗云：虞芮所棄，謂問田也。

西伯以善養老，謂供學宮養老之用也。不曰問田，而曰虞芮所棄。不曰供學宮養老之用，而曰西伯以善養老。雖巧於綴古辭，而非古法也。秦漢以前，寧有是乎。

又張氏瑞芝堂記曰：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思唐虞不蒙甚大之憂，則碩



人之過矣。

古人固有避世而餓者。何啻一伯夷。必言伯夷之餓。非古法也。碩人之過。衛詩考槃之辭也。引詩以成己義。則可。取其全句以爲己言。則不可。秦漢以前。何有此法。古人文有雜引詩書。至於數四者。如中庸大學諸篇。可見矣。雖西漢人文亦然。明人文罕有引詩書者。直以詩書辭爲己言也。此亦可以觀古今文之變矣。

又武母太孺人傳曰。五年而王用錫。蓋殊遇也。

易師九二。王三錫命。今云王用錫。言三遷宮也。于鱗當云五年而天子三遷其宮。何謂天子曰王。秦漢以來。王非天子之稱也。此坐以古人成語爲己言。而不出其口之故也。

又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曰。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

此漢曹丘生之語。見季布傳。曹丘生爲季布言之。此聲者謂百金不如一諾之稱也。此語於季布則固爲親切。今于鱗言諸孟公。意切其事而語則不實。所以文無生色也。

王元美送少宰汝上吳公遷南宗伯序曰。若爰居之駭鐘鼓。

此故事出莊子至樂。及蓬生篇。元美取以爲喻。必待讀莊子者而知之。否則難曉。凡古人說譬喻。必虛設汎說。欲使人易曉也。若引實事以爲喻。則必詳其事於下。如孟子龍斷馮婦之喻。是也。略舉故事以爲喻者。後世之文也。韓退之云。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此

雖以實事爲喻。非有所出。猶爾虛設汎說也。故覽者不必問其出處。而能曉其旨。可謂得古之法也。

又壽太宰楊公序曰。所以寅亮統均。寧有既哉。

尚書周官曰。寅亮天地。又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元美撫周官篇中四字。以爲一句。

古人未有此法。蓋自六朝以來也。

又曰。至敗革木屑洩勃之細。無所漏。

退之進學解曰。玉札丹沙。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今元美撫

韓文中數字以爲文。然舍韓所稱宰相之事。而取醫事以爲太宰職事。退之言醫事者。譬喻也。

取古人譬喻以爲今實事。且必待讀韓文者而知之。皆非古法也。

又曰。長句宣。

江漢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六朝以來。言三公宰相職事者。多稱旬宣。與上所稱寅亮。俱爲

套語。文用套語。非古也。

又贈張聽泉七十序曰。濡首於課最程息之間。

易未濟上九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易之言乃象也。未



濟上九有是象。故其辭云爾。豈宜汎然謂不知節。為濡首哉。雖是易辭。如此用之。亦套語之屬耳。

又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曰。且改稱而月貴其評。

後漢汝南俗有月旦評。見世說。明人好用之。至於謂評為月旦。亦套語之屬也。

又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曰。蓋母子更命。併日食也。

李令伯陳情表曰。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更命謂更相為命也。然不曰更相為命。而曰更命。則更字為易義矣。不殆於不成語乎。且必待讀陳情表者而知之。亦非古法也。

又曰。太夫人懼子之沃而忘瘠也。佚易思也。故戚。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沃土之民不材。佚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思也。今元美特撫沃瘠佚思

四字以為文。必待讀國語者而知之。否則不成語矣。古人無此法。元美好變用古語。皆此之類。

所以難讀也。

又青州兵備道題名記曰。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注焉。

左氏傳曰。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此言齊師敗走。而晉人逐之不止。故三周華不注之山

也。三周二字有氣力。其實山豈可三周哉。特以見走者逐者皆急疾耳。然左氏之文乃實語也。今

元美用其語為文。則三周二字無氣力。吾不知其所以三周者何也。是謂語不得其實。古人無

此法。昌黎所弗為也。明人作文。往往有此病。惟詩亦有之。唐岑參詩曰。雪裏題詩淚滿衣。

又曰。雙袖龍鍾淚不乾。于鱗詩云。雪裏題詩淚不乾。岑所云淚不乾者。言雙袖不乾也。于鱗

但云淚不乾。不云某物不乾。則此三字不成語矣。

又求志園記曰。王子有問曰。命之矣。

孟子記墨者夷之事曰。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之夷子之名也。命之者。言孟軻教命己也。若

後世用此語為文。則當換之字以其人名。今元美不云命世貞矣。而云命之矣。則為俳優之語

矣。且上文但云有問。而遺憮然二字。則不可知有問作何狀。亦不如孟子之文有生色。大氏古

人之文。必有生色。言自其口出故也。明人之文則不然。用古人成語故也。

又李于鱗先生傳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

此述于鱗之言也。大兒謂元美。小兒謂敬美。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于鱗以為己才在元美之下。敬美之上。故云季孟間。此戲言類俳。假古人成語以達己

意。秦漢以前。未之有也。

又曰。無何而太恭人捐館。

此言于鱗母死也。自周季以來。謂國君死曰捐館舍。然此臣下對君上。及群下相謂之嘉辭。非

傳記所稱也。傳記之文。當用禮辭。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庶人曰死。今李



母封爲恭人。則當從大夫之禮其死曰卒。元美此文。非與子鱗言而曰太恭人捐館。失傳記之體矣。

又蕭何諸葛亮優劣辯曰。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擺指退矣。

莊子胠篋篇。毀絕鈞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擺折也。上云絕聖棄智。

大盜乃止。此云擺工倕之指。乃所謂絕聖棄智也。元美所云擺指者。言工人自擺其指也。莊周

之意。在棄末世智巧。故欲擺工倕之指。憤激之辭也。元美乃云工人自擺其指。夫工人慚其技不

及人。釋其器而走者有之矣。安有自擺其指者哉。此用古辭而不得其實者也。古人無之。

又曰。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此以譬喻爲實事。古無此法。且牛溲

牛溲馬勃。醫師所用。退之以喻人才。今元美直以爲人才。此以譬喻爲實事。古無此法。且牛溲

馬勃亦已爲套語矣。

又戚將軍紀效新書序曰。余嘗怪漢武帝時。下朝鮮。掃滇笮。甌閩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

莊子達生篇。稱痾僂者承蜩。猶拾之。彼特痾僂文人技術之妙。學習所成耳。其實黏竿承蜩。本

非易事也。元美乃以承蜩喻取之易。何也。如元美此文。當云若痾僂承蜩然。尙成義矣。然

古人譬喻。必取凡人所不知。如喻事之易曰如反手。曰在反掌之間。喻取之易曰如俯拾地芥。

曰如探囊中物之類。此皆臨時設喻。乃愚夫愚婦所知也。未有用故事爲喻者也。恐其難曉人

也。如承蜩之喻。必待讀莊子者而知之。否則不通。古人無此法。

又奉贈憲使河中馮公遷治延鄜序曰。宵旰之地。忽改慮而東南其顧。

宵旰者。宵衣旰食。謂天子之勤。見唐荆叢傳。宵旰之地。謂天子之位也。謂天子之位曰宵旰之

地。亦套語之屬。似六朝人語。秦漢以前無此法。

汪伯玉送方民部還留都序曰。叔子入羿之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

莊子德充符曰。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莊子設喻。言處必死之地而不

死者。命也。今伯玉取莊子譬喻之語。入諸己文中。則叔子如實入羿之彀中者然。不然。此亦

用套語也。古人無此法。若使秦漢以前人爲此文。則必云叔子處必死之地。此可以知古今文之

異矣。

又江山人傳曰。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

東觀漢記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後漢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遼東豕也。今伯玉用二故事。

達己意。亦套語之類也。古人無此法。

又曰。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

左傳。僖二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今伯玉用故事達己意。亦



套語之類也。古人無此法。

李獻吉論史答王監察書曰。管豹井天。私著素矣。

晉書。王獻之曰。管中窺豹。時見一斑。韓退之原道曰。坐井而觀天。此二語。皆喻人所見小也。今獻吉則撫其字以為套語矣。此是六朝以來法也。

間者客有持釋大潮師所纂明四大家文抄來示余者。余時方論古文辭。而有譏於四家者。因就抄中舉其病大者而論之。以告同志。他可例推。夫修辭家。不屑東漢以降。而其所擇辭。則未始不下六朝唐宋。雖其溯西漢以上者。則得於辭而病於法。尚未及東京之高者。況於先秦乎。今時文章之士。好古而學四家。譬猶卻步以求及前人。其不可得也必矣。

元文己未六月七日

紫芝主人太宰純識

### 文論附錄終

## 詩論

夫詩何為者也。詩出於思者也。人不能無思。既有思。則必發於言。既有言。則言之所不能盡。必不能不詠歌呻吟以舒其意鬱。故古者謂之歌詩。言可歌也。揚子雲曰。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條暢者也。一曰。詩志之所之也。人苟有志。詩以發之。古人燕饗賦詩。皆所以言其志也。故趙文子曰。詩以言志。此之謂也。昔在堯之時。康衢擊壤之歌。作於民間。在舜之時。慶雲之歌。作於朝廷。此等雖不載於六經。可謂歌詩之始也。元首股肱之歌。君臣相戒之詩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詩也。此等載於尚書。明示來世。其聲調直與二雅同風。三百篇已胚胎於此矣。殷人之詩未聞。唯商頌五篇。附於周詩之末。僅存其遺響云。文王拘幽。作於殷季。箕子麥秀。夷齊采薇。並作於周初。此等雖不列於三百篇。然皆風雅之正調也。至於四詩三百篇。則太史采陳於前。仲尼刪定於後。天下之詩。蔑以加焉。其辭溫厚而不慢。質實而不俚。方正而不角。的切而不刻。紆徐而不回。委曲而不瑣。華麗而不浮。儉素而不陋。美而不諂。刺而不隱。怨而不怒。愛而不私。其義極乎



天下之中正。故古人以為義之府。是以燕飲賦之。論說引之。皆所以達其志也。周人之詩。可謂盛矣。然自文武至孔子之時。五百有餘年。而其所刪定詩。僅三百餘篇。不可謂多矣。問其作者。則自周公之外。家父吉甫孟子之等。於所作詩中。自稱其名。明白甚矣。其他序家唯言某人作。而不詳其姓名。大抵王國公卿大夫士庶人之作也。至於國風。則多里巷男女之詩。而諸侯夫人士大夫之作亦有之。序家亦多不詳其人云。大凡古人作詩。皆必有不平之思。然後發之詠歌。不能已者也。否則弗作。是以古時作者不多。而一人不過終身一二作而已。其餘詩人之名無聞。此古詩之所以不多也。三百篇之外。歌詩之見於傳記者。如晉士蒨狐裘歌。宋人于思謫。魯人狐駘誦。鸚鵡謠。鄭人子產誦。馮驩長鋏歌。齊人松柏歌。此等皆國風之餘響。特無章數耳。迨至周季。楚人屈平始作騷辭。而四詩之體一變矣。其辭重複冗長。稍使入厭。後又一變為賦。其辭專務誇大。多言繁縟。虛語文飾。讀之使人生者汰淫泆之心。實文章之一大厄也。荆軻易水歌。項羽陵下歌。漢高祖大風歌。戚夫人黃鵠歌。此等為辭短簡。調近風雅。亦唯無章數而已。武帝秋風辭。則楚辭之體。非古詩之調也。漢人長於賦。短於詩。郊祀鏡歌。安世房中歌。皆異於四詩之體。唯韋孟諷諫。效二雅而小變其體。蘇李二卿五言之制。一變風雅。而為後世詩家之祖。班姬團扇歌。始效其體。他不多聞耳。東漢人亦不作詩。唯張平子四愁。七言之制。始構新辭。前無古人。迨至建安中。曹孟德子桓子建父子三人皆好詩。一時應劉諸子輩起。贈答唱和。公燕從軍。人各有作。五言最多。四言次之。三

代之後詩盛。是時為始也。自是厥後。天下分而為三國。為南北兩朝。南朝詩盛。甚於建安中。其詩一人常數百篇。一篇常數百言。其風與世轉移。自質之文。自厚之薄。自偉壯之纖媚。自宏麗之猥瑣。降至陳隋。萎蕩不振。唐人始制律體。詩盛度越前代。至於以詩取士。近體之制。後世取則焉。體雖異於四詩。然風雅之致。宛然可觀矣。然一代之詩。亦有盛衰。識者取其盛者而用之云。宋則詩衰甚。人皆學唐而不得唐。義理之學害之也。元人之詩如宋人。而時有佳焉者。極而變之漸也。明則詩盛。雖唐不及。國初即有詩人輩出。劉伯溫高季迪。乃其先進鉅匠也。其後李獻吉何仲默。始倡復古文章之道大振。其於詩也。自古風樂府。以至唐詩。莫不摹擬。皆至其妙。迨於李于鱗王元美者出。愈益研精。殆無遺憾。一時徐子與吳明卿之屬。為之推轂。明詩至是大振於千古。可謂盛矣。然余嘗觀三代之人。不作詩也。其有作詩者。皆有思者也。無思不作。故孔子一生不作詩。唯其去魯而歌。見於家語。臨河而歌。見於孔叢子。是一時感慨之發耳。七十二子。未聞有作詩者。蓋無思也。兩漢人亦不作詩也。其有作者。蘇李枚氏之屬。僅可數耳。自曹氏父子好作詩。乃不待有思而作。魏晉以後。人多效曹氏所為。所以其詩甚多也。唐人作詩之多者。莫如杜子美。次則白樂天是已。然子美好紀時事。所以有詩史之稱也。樂天亦好紀時事。而不及子美之雅馴。徒以常語矢口為詩而已。雖多至千首萬首。亦何足觀哉。唯長恨琵琶二歌行。較佳而已。子美雖稱詩聖。然終於此耳。一生更無他事業。則亦猶二王之終身於書。顧長康之終身於畫。



不免爲曲士。何望不器之君子乎。他自季巨山韋延休蘇廷碩張道濟之屬。雖富於著作。然其詩則不多。李太白王摩詰雖有詩名。然其作不及子美之多。且唐人之詩。多漫興無題。因事而發。所以有自然之妙也。宋元則不足論。明人之詩。其多數倍唐人。且如與人贈答。唐人不過一二首。明人多至十餘首。寡亦不下數首。言盡而意不給。故多用事填塞。撫唐人成語。而綴緝以成章。其巧在釘釘。篇章雖多。無復異味。李于鱗最有此患。王元美曰。三首而外。不耐雷同。誠哉。余嘗謂盛唐詩。如上林宜春苑中花。異種貴品。燦爛照眼。中唐詩。如富人名園花。雖不及上林宜春。亦各有奇觀。晚唐詩。如野草花。雖不足悅目。猶有自然采色。此皆天造。不假人工也。明詩如剪綵之花。雖亦燦爛照眼。然無生色。人工所成也。此豈不然乎。凡唐詩。工拙皆有生色。出乎自然也。明詩則不然。強作也。夫周人有事賦詩者。歌三百篇詩也。未有臨事新作者。魏晉以後之人。有事則作。異於古人也。古者造士進士必於學。唐以詩取士。異於古人也。唐人雖有事則作。猶未多作。明人則務多作。又異於唐人也。子美雖好詩。未始擬作古樂府。不獨子美。凡唐人多然。明人好擬作古樂府。夫古樂府。不可擬作者也。且如漢鏡歌郊祀歌。其辭不可讀。其義不可曉。何以擬作爲。余惟擬作古樂府。猶畫鬼神也。其肖其不肖。誰識而辨之。假令其肖。將焉用之。又如古人歌詩。及古時童謠。皆當時因事而作者也。試使其人過其時。無其事而復作。則不能矣。而千載之下。如之何其可擬作之乎。徒取其言之似。而摹其韻調。忽見之則肖。奈其無生色

何。于鱗擬作古樂府。以漢營新豐。而雞犬皆識其主家。喻之。喻則似矣。然雞犬特識其人耳。如無其人。則何有於其家哉。擬作古樂府而無生色。與無人之室何以異哉。余故曰。樂府古詩歌謠者。不若使古人獨步於宇宙。何勞心力以擬之乎。凡擬作始於晉人。而盛於明。此亦明人之所以異於唐人也。夫詩者所以言志也。其本出於思。無思何作。故古人不作詩。魏晉以後人多作詩。至唐滋盛。唐尚未甚多。至明極其盛。所以詩多於前代也。夫至言不在多。如魯哀公誄孔子。僅數言耳。哀死之情溢於辭。晉宋人作誄。見於文選者。每篇數百言。讀之不見其哀。明人之作誄詩輓辭。累篇不下十餘首。否則長篇數百韻。如元美哭于鱗排律百二十韻。冗長可厭。而無以見其哀。詩辭至是。豈不傷風雅之實哉。易所謂躁人之辭多者。其此之謂乎。夫唐以太白子美。皆終於詩人。明人于鱗元美。好弄文辭。至死不倦。于鱗五十七。元美五十四。終身讀書而不曉六經之旨。不知聖人之道。名爲文士耳。于鱗嘔出心肝而死。元美卒事浮屠於小祇園而終焉。俱無功業之足稱於世。豈不可憫哉。余嘗爲此憤懣。好古君子。盍小省焉。



夫此二歌者風清調高。不為奇語險辭。而千載之下。生色不變。今諷詠之。可以想見當時氣象。豈不妙哉。試使後之詩人焦心思索。七日七夜。無能得之焉。是知至言不在多。多言無實。不可不戒也。昔者菟道僧喜撰善和歌。其歌二首。一曰吾廬。一曰樹間。世之所傳。唯此二首。而他無聞也。然撰歌二首。可以敵他多作者之千首萬首。則不可謂少也。他人徒多作。至於千首萬首。而不及撰歌。則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杜子美雖稱多作。然若秋興詠懷雜詩。重篇疊章者。蓋非一日所為也。贈答敘別遊宴賞詠歡樂悲哀之詩。一時興感之作。罕有重篇疊章者。蓋詩者歌辭也。且如與人離別。送者當酌酒而歌。送者非一人。其詩豈宜重篇疊章哉。若人皆重篇疊章。則恐歌者倦。聽者厭。是失惜別之情也。故凡一時臨事之作。尚短簡也。明人

# 詩論附錄

柴芝主人

余嘗謂荆軻。一刺客也。臨別而歌。其辭僅兩句。項羽。一猛將也。臨死而歌。其辭僅四句。夫此二歌者風清調高。不為奇語險辭。而千載之下。生色不變。今諷詠之。可以想見當時氣象。豈不妙哉。試使後之詩人焦心思索。七日七夜。無能得之焉。是知至言不在多。多言無實。不可不戒也。昔者菟道僧喜撰善和歌。其歌二首。一曰吾廬。一曰樹間。世之所傳。唯此二首。而他無聞也。然撰歌二首。可以敵他多作者之千首萬首。則不可謂少也。他人徒多作。至於千首萬首。而不及撰歌。則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杜子美雖稱多作。然若秋興詠懷雜詩。重篇疊章者。蓋非一日所為也。贈答敘別遊宴賞詠歡樂悲哀之詩。一時興感之作。罕有重篇疊章者。蓋詩者歌辭也。且如與人離別。送者當酌酒而歌。送者非一人。其詩豈宜重篇疊章哉。若人皆重篇疊章。則恐歌者倦。聽者厭。是失惜別之情也。故凡一時臨事之作。尚短簡也。明人



則不然。苟開口輒重篇疊章。要在鬪其才。去溫柔敦厚之致遠矣。鄙哉。余少不好明詩。老而滋甚。徂來先生選明詩而名以唐後詩。中載李于鱗七言絕句三百首。先生謂明詩以于鱗為至。于鱗七言絕句無一首不佳。故載之最多。純謂于鱗所為唐詩非唐。而七言絕句為甚。因而暇取唐後詩。就先生所選而指摘于鱗七言絕句之瑕疵。以示童蒙如左。

于鱗寄襄陽曰。白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中去不歸。又酬殿卿曰。白雲湖上華陽山。又和容殿卿曰。白雲湖上北風寒。又襲生緋桃栽曰。白雲湖上酒家春。又促殿卿之宮曰。白雲湖上酒家春。又樓上曰。白雲湖上白雲還。

于鱗言白雲湖上者六。皆在起句。內不換一字者二。雷同甚矣。白雲二字。于鱗所好用。集中諸詩。往往有之。殆乎臭腐。長白山中去不歸者。偷唐宋延清語。彼云。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柏山頭去不歸。司馬承禎以道士為天子所尊禮。在朝之人。皆善視之。及其辭而歸山。朝士送之。故延清言承禎歸後。朝廷之士。將相憶不措。而道士則浩然歸去。不復回顧。如無情者然。故曰。桐柏山頭去不歸。去不歸三字。承長相憶三字。語乃有味。結得有力。于鱗取之以為承句。則去不歸三字無所當。且以古人結句為承句。失造語之體。譬如斷舊偶人之足。以為新偶人之手。豈成體哉。

送殿卿曰。相逢誰是眼中人。又送子與曰。不是眼中人漸少。

杜子美詩云。眼中之人我老矣。眼中猶言座上目前。于鱗取而用之。意不酌切。

送劉戶部曰。君自扁舟似李膺。又留別吳舍人曰。君自楚人諳故事。又懷子相曰。君自平生稱國士。又和容殿卿曰。我自能憐華不註。又為劉伯東題王母圖曰。客自金門侍從才。又寄元美曰。君自客中聽不得。又送殷正甫曰。帝自垂裳拱玉京。又送右史之京曰。身自楚臣誰不識。又挽耿蠡縣曰。知君自是神仙令。又答贈沈孟學曰。君自神仙誰不見。

于鱗用自字一法。君自最多。造語雖小異。而句法大同。又殆乎臭腐。送吳郎中曰。草色秋迷彭蠡澤。不知何處弔番君。

此末句偷李太白語。彼云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湘君者。舜妃也。俗說舜巡狩崩于蒼梧。妃慕之自投於湘水。後人祀以為湘靈。又號湘君。又號湘妃。即楚辭所稱湘夫人也。凡古人之死可憫者。後人弔之。如湘妃屈原是也。故太白因遊洞庭湖。欲弔湘君也。番君者。吳芮也。芮者。秦楚之際之豪傑。歸漢而封長沙王。傳國數世。當時諸豪傑。唯吳芮為令終。則芮之死。何弔之有。于鱗偷李語而以番君換湘君。雖於送姓吳者的切。然事實不當。釋皎然詩式所謂三同之中。偷語最為鈍賊者。于鱗有焉。

席上鼓飲歌曰。風色蕭蕭易水寒。

蕭蕭。風聲也。于鱗用荆軻語。去兮字而加色字。蕭、豈風色哉。



于鱗此句色字成癡瘤矣。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亦風聲也。戴幼公詩：蕭蕭楓樹林。亦然。

送子相曰：江上春光好，贈誰。又九日同殿卿登南山曰：祇今秋色好，誰看。又東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選曰：如今白壁好誰酬。又送右史曰：處處淹留好為誰。

杜子美詩云：中天月色好誰看。于鱗傲子美用「好誰字」。云：春光好，秋色好則似。其云白壁好，淹留好，則不似。比之杜詩，見其不如也。

於郡城送明卿曰：漢家遷客幾人還。又寄吳明卿曰：古來遷客幾人還。王子羽詩：古來征戰幾人回。于鱗傲之造語。兩寄明卿，而其末句同語相侵，亦可笑矣。

寄茂秦曰：誰惜虞卿老去貧。平原食客一時新。懷中白壁如明月，何處還投按劍人。凡絕句以寫情景勝，不尚用事。于鱗此詩，一篇四句，每句用事，繁劇甚矣。且白壁，玉也。

明月，珠也。曰白壁如明月，造語誤矣。秋日東村偶題曰：五柳青青醉裏春。那能長作折腰人。情知縱酒非生事。昨日罷官今日貧。

此詩全似宋人。和答殿卿曰：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

此一二句，非唐詩之調，只是宋詩之下調。吾徒猶足傲當時，只是平常言語，非詩語也。

寄懷元美曰：誰將匹練吳門色。哭作燕山五月霜。又輓王中丞曰：白馬只今成過隙。千秋匹練吳門。

峽中有五味國鼎者，才子也。謂予曰：于鱗絕句非唐調，因舉此二詩三四句而曰：此似謎語，予亦不能詰。

寄元美七首。輓王中丞八首。汝寧徐使君十首。寄吳明卿十首。送殷正甫十首。送右史之京十二首。

此皆太多。其詩大抵多用故事。釘釘成章。非以寫情勝者，徒鬪才而已。豈絕句本色哉。比之唐詩，見其實不如也。

戲贈張茂才曰：自愛花枝掌上紅。蛾眉如月縮春風。須知粉黛隨時變。多恐張郎畫未工。又曰：張郎新製合歡衾。醉擁紅顏燭影深。別有洞房雙玉妾。吹簫自和白頭吟。又戲東張茂才曰：羅姑春

酒百花香。潦倒張郎自不妨。為問君家三婦艷。今朝若箇畫眉長。張敞為婦畫眉。本非美事。今于鱗因茂才姓張。數用是事以為戲。然猥褻已甚。詩曰：中菁之言。不可道也。趙文子曰：牀第之言，不踰闕。于鱗之言可謂踰闕矣。

送徐汝思曰：天涯明日故人疎。莫向樽前歎謫居。

此一二句以句法言之，宜為三四句。



送子與曰。北風吹雪雪漫漫。雪裏題詩淚不乾。

岑參詩。雪裏題詩淚滿衣。又云。雙袖龍鍾淚不乾。言一身龍鍾。雙袖淚不乾也。今于鱗剽切岑兩句合爲一句。但云淚不乾。不言何物不乾。是不成語也。岑二詩兩句。各自成義。于鱗詩一句。乃不成義矣。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答寄曰。博物張華不易逢。十年京洛少從容。當時未得豐城劍。已識雲間陸士龍。

此詩徒記故事耳。非絕句本色也。

前題又曰。弱冠文章滿帝城。偶因家難負平生。

第二句不似詩語。只是常語。

早夏示殿卿曰。長夏園林黃鳥來。百花春酒復新開。主人把酒聽黃鳥。黃鳥一聲酒一杯。

蔡蒙齋聯珠詩格所載宋人之詩。多似此體。唐詩希有。末句聲字獨平。亦爲聲病。

送潘令之邯鄲曰。春滿邯鄲十萬家。若爲潘令鬪繁華。請看如玉叢臺女。豈讓河陽縣裏花。

春滿邯鄲十萬家。句法如末句。送縣令而言女色。非諷教之正也。雖用潘氏故事。然不可訓已。

山齋牡丹曰。中有柴桑令尹家。

淵明柴桑人。爲彭澤令耳。柴桑令者。何謂也。令尹。楚官名。柴桑令尹未聞也。

過殿卿山房詠牡丹曰。國色宮妝倚檻新。一樽堪自對殘春。卽令解語應相笑。何必看花定主人。

此詩意義難曉。誦之亦無味。

戲問殿卿止酒狀曰。昨夜春風吹酒香。牀頭甕甕菊脂黃。當壚笑殺如花妾。底事垂涎若箇長。

三四句醜甚。

上酒曰。五柳先生漉酒巾。又謝俞仲蔚寄簞亦曰。五柳先生漉酒巾。

岑參詩。世上浮名好是閑。古詩律詩皆有此句。唐人他未見同語重出。于鱗詩同語重出者多。

送右史之京曰。春光明日是長安。楊柳青青傍酒寒。也自道君爲客好。那應猶作故園看。

此起句亦如末句。三四句不可曉。

重寄伯承曰。纔說長門入便老。黃金無賦買春風。

陳皇后以百金買相如賦。黃金所買者賦也。非買春風也。今云黃金無賦買春風。是不成語也。安有以賦買春風哉。

答右史曰。上苑繁華此一時。

此一時者。孟子之言也。于鱗取而入絕句。恐非當行也。

早春寄吳使君曰。從他白髮病中生。濁酒寧知世上情。

此首句亦如末句。蔡希寂詩。逢君買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于鱗取蔡結句爲第二句。蔡結



句承第三句而言。乃有意味。于鱗上無所承而以濁酒換醉後。乃無意味。且用此為第二句。句法亦非其所宜也。

簡許殿卿曰。玉函山色倚嵯峨。

嵯峨高貌。山色倚嵯峨。不知何狀。此五字亦不成語也。

和聶儀部明妃曲曰。天山雪後北風寒。

李君虞詩。天山雪後海風寒。于鱗偷之。以北字換海字而用之。亦偷語鈍賊也。

九日曰。黃花白髮病中新。壁上常懸漉酒巾。九日空齋似寒食。更無風雨亦愁人。

于鱗送劉戶部督餉湖廣第五首。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峯。落日蒼茫秋不斷。青天七十二芙蓉。予謂于鱗絕句。唯此一首。全不用事而氣象飄逸。造語宏麗。直可與太白右丞頡頏矣。次則九日之作。得絕句之體。勝他諸作。唯漉酒巾。用陶家事。猶可厭耳。凡詩家用故事不渾融。則成套語。套語則人皆知之。于鱗詩用套語者多。所以不及唐人也。又按于鱗有所好用字。

曰風塵。曰白雲。曰白雪。曰意氣。曰文章。曰風流。曰五馬。曰五雲。曰授簡。曰褰帷。

曰倦遊。曰君自。曰好誰。曰吳門。曰梁園。曰承明。曰淮陽。曰吹臺。此等于鱗用為套語。

時人以于鱗多用風塵字。呼曰李風塵云。予謂于鱗用風塵字固多。用白雲字亦多。呼曰李白雲亦可。王元美曰。三首而外。不耐雷同。非虛言也。

春興曰。自瀉金波滿玉盤。使君沈醉不為難。新馱二七如花女。又向春風一笑看。于鱗嗜酒善飲。往往見於詩中。其有止酒之詩者。蓋病酒也。觀此詩。則見其好色。嘔血而死。宜矣哉。

右略舉于鱗絕句之巨疵。其微瑕姑不問也。絕句如此。律詩亦可知也。律詩雖不厭用事。然于鱗之用事。乃套語耳。故可厭也。于鱗之詩既如此。他諸子之詩。從可知也。嗚呼。向使祖來先生不死十年。必見明詩之可厭。不復好之。純非敢違先師而立異說。昏愚偶見明詩之大異於唐詩故也。不知世之好詩者。以為然否耳。

大尾

63

62



春臺先生著述梓行書目

易道撥亂	一冊	易古要略	一冊
斥非	二冊	文論詩論	二冊
和楷正訛	一冊	附錄入	
高士傳	三冊	朱氏詩傳膏肓	二冊
		長洲和智九郎右工門遺稿	五冊
文化二乙丑歲求版		東郊文集	

書林

大坂心齋橋通南本町  
河内屋儀助梓

往年詩弟子ノ爲ニ。鄙著稽古餘筆ニ就テ。詩論ニ係ル類ヲ摘録シテ。夜航詩話ト名ツク。眞ニ楫枕ノ  
 雜談ニソアリケル。此頃病餘ノ閑ヲナクサメ。蒼瓊録反古抄ヲ校スルニ因テ。又詩話ヲ鈔撮シテ。別  
 ニ一編ノ冊子トス。凡テ百十二條ヲ得タリ。二書固ヨリ漫筆ノ雜記ニテ。詩話ハ特ニ其土苴ノミ。サ  
 ルニテモ謏劣ナカラ儒林ニ列ナレバ。詞賦ノ虛名ヲ以テ。本色ヲ掩ハンヲ耻恐ル。唯是好事ノ舊癖已  
 マズシテ。重テ老ノスサビヲ致ス。小説家ノ諺ニ云ヘル。一不做二不休ナリ。自顧テ笑フニ堪ヘタ  
 リ。誠ニ詹詹ノ瑣言シドケナク。大方ノ家ニ示スニ足ラサレトモ。初學ノ徒ニ於テハ。庶幾クハ訛ヲ  
 正シ弊ヲ救テ。技ニ進ムヲ資クル所アラン。遂ニ人ヲ情テ繕寫シ。童生ノ玩覽ニ備フ。序文ナト加ヘ  
 ンハオコカマシク。聊假名ニテ其由ヲ誌ス。家塾ニ藏メ傳ヘテ。遺留ノ敝帚ト爲スベキノミ。

稽古精舍主人







トヲ得サルノ急務ニテ。此辛勞ヲ凌キケルモ。曹賊ヲ平ケンカ爲ナリキ。五月ノ字ヲ等閑ニ看過テハ。武侯ノ淺カラヌ勳勞見ハレズ。故ニ古人ノ詩文ヲ觀ル。特ニ時月ヲ挿ミ入タルハ。眼ヲツケテ其苦心ヲ認ムベキナリ。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裡題詩淚滿衣ナトモ。時ハ未タ八九月ナルニト歎キタルナリ。

大江匡衡ノ文ニ。本朝詩國也ト云ルハ。杜撰ノ俗語ト思ヒケルニ。白樂天叙蘇杭勝事詩ニ。境牽吟詠真詩國。興入笙歌好醉鄉トアリ。但シ白詩ハ詩料ニ富メルヲ稱ス。江氏ハ作者ニ乏シカラヌヲ謂ヘリ。四鳥ノ別ト云フモ。白氏文集ニ。連枝同氣。無鳴四鳥之悲。玉友金昆。長見二荆之茂ト云リ。典故ハ家語ニ見ハル。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爲其往而不返也トアリ。狂言綺語ノ戲ト云フモ。同集ニ。願以今生世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翻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トアリ。逢ハ別ノ始ト云ル諺モ。合者離之始。樂分憂所伏トアルニ因ルナリ。當時歌詞ニ用ヒタルハ。舉數フルニ違アララス。

樂天ハ真ニ詩仙ナリ。牛僧孺詩云詩仙有劉白惜ラクハ其才ノ自在ナル餘リ。事ヲ言過シテ俗ナリ。故ニ白俗ノ諺ヲ蒙レリ。失婢ノ詩尤甚シ。宅院小牆庫。坊門帖榜遲。舊恩漸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是其情狀ヲ寫シ盡サントシテ。人ガラヲ傷フヲ顧ルニ違アラズ。大ニ殺風景ヲ致セリ。裏ノ屏ガ低カリシ故ニト云ルヨリ。巡リ役人ガ報ノ遅カリシヲ恨ミ。通篇

クヨクト悔思ヒテ。戀ノ執着ニ堪ヘズ。今宵イツクニ潛ミ居ルラン。月コソハ照覽シ玉フランニト。行方ノ跡ツカザルヲ。月ニカコチ怨ミタルヲ。癡心呆態何如ゾヤ。元來箇様ノ題目ハ詩ニ作り歌ニ詠ムベキコニアラス。或人偷花ノ詩。誰家花爛漫。忽動欲偷情。顧眄窺人立。躊躇跂足行。攀來驚宿蝶。折去惱流鶯。捷步將歸處。小龍籠下鳴。是亦意ヲ極メテ巧ヲ逞クシ。偷兒ノ情態ヲ盡セリ。風雅ノ趣ヲ失フノミナラズ。人跡ヲ傷フヲ尤甚シ。凡ソ物ヲ咏スルハ。淡淡摸寫スルヲ妙トス。出辭氣遠鄙倍ノ戒ヲ。慎守ルベキナリ。

林和靖梅花ノ詩ニ。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トハ。サビヲ賞玩シテ言ヘルナリ。俳諧ノ句ニ。三線モ小歌モノラズ梅ノ花ト云ヘルニ同ジ。サルニテモ梅ハ格高ク韻勝レテ。百花ノ兄ト稱スレド。金樽ヲ共ニスベカラザルハ遺憾ナリ。余櫻花ヲ詠ジテ。瑤林瓊樹風皆白。綺席金樽月亦香ト稱ス。恐ラク櫻花ノ外ニ。此句ニ承當スル物ナカルベシ。眞ニ花中ノ王ニゾアリケル。明季ノ翟式耜ハ。永曆第一ノ忠臣ナリ。絶命ノ詩ニ。三百年來恩澤洽。頭絲猶帶上天香。ト云ヒケルハ。見クルシキ芥子坊主ニナラズ。髻髮ヲ存シテ終ルヲ謂フナリ。今清人ノ詩ニ。兩髻綠髻ナト云ヘルハ虛妄ナリ。

一題數首ノ詩ハ。假令羈旅ノ作ニテモ。篇篇憂愁ヲ述ブベカラズ。或ハ雄壯ナル事モアルベシ。風流韻致ノ事モアルベキナリ。老杜秋興八首。王弇州衛河八絕ナトヲ觀テ。變化ノ活手段ヲ見ルベシ。



唐詩貫珠ニ中間有力量。所以起處可鬆。又云ク。五六警拔振起。以濟三四之平淡ナド。此類ノ評說毎  
 ゝアリ。コレハ詩法ニ虛實調劑シテ。骨肉停勻セシムル要訣ニテ。一張一弛ノ手段ナリ。或ハ筋骨逞  
 シク典贍ニシテ。風韻神致ニ乏シク。或ハ皮肉膩軟ニシテ。筋力薄ク寛泛ナル。スベテ一偏ニ傾クヲ  
 忌ムナリ。胡元瑞カ詩藪ニ。杜律登高ノ篇ヲ評シテ。結句似微弱者。第六句。既極飛揚震動。復  
 作峭快。恐不合張弛之宜トアルモ。此訣ヲ示シ諭セルナリ。又句句皆見ルコトバカリ。或ハ悉ク聞ク  
 コトバカリ。或ハ情ニ偏シ景ニ專ナル。一向ナル趣ノ續クハ。俗墨呆板ノ弊ナリ。一虛一實相稱フテ。  
 情景互ニ相錯リ。句ゴトニ圓轉變化シテ。ノゾキカラクリノ如クナルヲ妙トス。又徐增說唐詩ニ。歌  
 行排律。最尙氣格。不可緩弱。然至其文勢甚緊。便須一放。方得寬轉。一張一弛。何道不然。  
 譬如與人算一事。言言勝着。而中間略及閑話。乃復再緊跟前件。以至於罄盡。學者不知斯訣。  
 未可與言詩矣ト云ヘリ。是亦長篇ノ詩法ナリ。

詩文ノ添削ヲ請フハ。禮ヲ謹ミ好紙ヲ用ヒテ。字畫端正ニ繕寫シ。行間ニ餘地ヲ設クヘシ。末ニ姓名  
 フ具ヘテ。謹請教正ト書シ。上包ニ鄙稿幾首ト題シ。下ニ姓名ヲ記シテ呈スヘシ。余京師ニ在テ學ビ  
 タルハ。毎ニ此ノ如ク式ヲ慎ミケリ。師家篋中諸稿雜沓タルニ。謹請教正ノ禮辭ナケレバ。朋友ヨリ  
 慰ニ見セニ來タルト混ズ。姓名ナキハ何者ノ作ヤラン分レズ。取テ筆削スルニ由ナシ。詞藝ハ餘力ノ  
 小技ナレドモ。コレヲ學ブニ禮式ナクテ可ナランヤ。或ハ漫ニ粗紙ヲ用ヒテ。書牀モ鹵莽ニシテ正シ

カラス。或ハ誤寫ヲモ書改メズニ。塗抹旁注シテ反古ヲ憚ラズ。行間モ狹ク書キツメテ。加筆ノ地ヲ  
 設置ス。姓名謹請ノ禮モナク。更ニ上包モ加ヘザルハ。體面ヲ失ヘルコト甚シ。鄙吝ノ徒ニ至テハ。通  
 俗ノ半切紙ヲ用フ。鼻紙ノ端ニモ書キツケ來ル。或ハ繁多ヲ憚ラズ。アナ憂ヤト胸フクル、マテ堆積  
 セル。勸化帳ノ様ナル冊子モアリ。苦心ノ剛潤ヲ煩シテ。一言ノ謝辭モ致サズ。落手セシヤ否ヤモ審  
 ナラザルアリ。古ハ何事モ情厚ク。師弟ノ禮オゴソカナリケルニ。後世風俗ワルビレ降り。俳諧者流ノ  
 浮薄ヨリ。シタラク非禮ノ弊習ヲ。詩歌ノ上ニマデ及ボシケルナリ。彼ハ卑賤愚俗ノ翫ナレハ。禮モ  
 作法モナキコト勿論ナリ。詩歌ノ道ハ左アルベカラズ。苟モ粗率不敬ノ輩ハ。乍作乍輟テ恒アルコトナシ。  
 必ズ幾ホドナク廢絶ス。終ニ成途グルニ至ル者アラズ。オホムネ滔滔トシテ皆是ナリ。師道ヲ高ブル  
 ニハアラザレドモ。尊信ノ志薄キ者ハ。育英ノ樂ニ充ツルニ足ラズ。イタヅラニ輕薄子ニナグサマル  
 、ノミ。無用ノ隙ツブシニ相手ニナラズシテ已ムベシ。コレヲ學問ノ資ニマナヒテ。老後マデノ樂ニ  
 モト思入リタルハ。オノヅカラ志切ニシテ禮ヲ慎ムコト厚シ。此ノ如キ人ノ爲ニコソ。力ヲ盡シテ勞ス  
 ベケレ。吾齋中ニ一古櫃アリ。月ニ一タビ諸稿ヲ閱スルニ。上包ナク姓名ヲ題セザルハ。姑ラク其中  
 ニ投ズ。門人コレヲ地獄箱ト稱ス。一タビ陷レバ浮ミ得ザルノ謂トナン。故ニ皆懲リテ慎ムコトナリ  
 ス。畢竟詩賦ノ事ナルニ。塾法過嚴ニ似タレドモ。禮ヲ正スコト師道ノ任ナレバ。是亦不屑ノ教ニゾア  
 リケル。



教正ヲ請フ詩稿ハ。藤紙ヲ三截ニシテ用フベシ。半截ハ机上披覽スルニ便ナラズ。四截ハ短小ニシテサモシク見ユ。苟モ鄙客ノ相ニ涉ルコトハ。謹ンテ嫌ヲ避ケテ慎ムヘシ。是亦士道タシナミノ一端ナリ。文稿ハ冊子ニシテ可ナリ。

余初進ノ詩ニ於テハ。務メテ丁寧ニ添削シテ。手ヲ執ツテ引立ルガ如クニス。既ニシテ成立スルニ至レバ。ワザトツキハナシテ添削ヲ加ヘズ。タゞ其疵瑕ヲ指摘シテ。退テ自ラ考改メシム。再三ニ及ブマデ返却スルコトアリ。然ラザレバ師ニモタレ居テ力ヲ盡サズ。イツマデモ獨リ立スルコト能ハズ。故ニ氣ツヨク手ヲ離シテ。不屑ノ教誨ヲ行フナリ。諺ニ云ヘルカ、リト根性ニテ。人ニ倚頼シテ事ヲスマシ。身ニ引受ケ踏込マズシテハ。功業ノ成立ツベキ期ナシ。凡テ何事モ爾ルベシ。自力ヲ奮ツテ爲出シテコソ。獨リ詞章ノ技ノミナラズ。東坡居士ノ云ヒケル。從門入者非實ナリ。

我師ニ呈スル詩題ハ。表號老先生ト書ス。姓氏ヲ加フルハ非禮ナリ。師ヲ他人ニシテ疎ニスルナリ。孝經註ニ。子。孔子也。師一人而已。故不稱姓ト云ヘリ。姓ヲ以テ呼分ルニ及バザルナリ。故ニ至敬ハ號ヲモ稱セス。尊師老先生ト稱ス。主君ニ稱號ヲ用ヒザルニ同シ。通俗書簡ノ禮ニモ。尊貴ニハ姓氏ヲ稱セズ。顯然トシテ紛ル、コト無ケレバナリ。

人ニ贈答スル詩ハ。謹ンデ己カ姓名ヲ具フベシ。名バカリ書クハオコガマシ。唐才子傳ニ。劉長卿負才傲俗。每題詩不言姓。但書長卿。以天下無不知其名者云トアリ。姓ヲ書カザルノ無禮ナルコト。

是ヲ觀テ知ルベキナリ。贈答ニ非ル詩ハ。山谷庭堅ナドノ如ク。號ニ配シテ書クモ可ナリ。又唐六典ニ。凡散官正二位。職事官從二品以上。爵郡王以上。於公文皆不稱姓。凡六品以上官人。奏事皆自稱官號臣姓名。然後陳事トアリ。簪纓家ハ名バカリ題セラル、コト。是等ノ例ヨリ來ルナルベシ。奉ノ字ハ恭敬ノ義ナリ。奉獻奉壽ト讀ムベシ。迴環シテ讀ムハ非ナリ。恭奉賀ナド書クハ重複ナリ。故ニ西土ノ文ニハ見エズ。紹述文集ニ。謹奉題輪王一品大王詩後トアリ。徂來集ニモ詩題ニ見ユ。誤ツテ迴環シテ讀ムニ慣レテ。東厓徂來ノ如キモ。俗習ニ牽カレテ弊ヲ貽セリ。朱子李彌遠詩跋ニ。慶元乙卯正月。新安朱熹謹奉書ト。此ノ如クニ書キタルハ。題辭ノ例ニ引クベカラズ。滕東野遺稿ニ。牛門集分韻トアルハ。其韻ハ詩ニ見ハレテアリ。手ガラナル韻ニ非ズ。故ニオコガマシキヲ避ケテ略セリ。東野ハ機轉ノキ、タル人ナリ。註ニ大宰純曰。此下闕得某字三字トアルハ。事ヲ解セザルノ蛇足ナリ。平平ノ字ヲ得タルハ。分韻トバカリニテ已ムベシ。得灰韻得尤韻ナド書クハオトナゲナシ。

李太白北風行ニ。燕山雪花大如席トアルヲ。藝苑雌黃ニ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ト云ヘルハ。朔地ノ雪勢ヲ知ラザルナリ。北風大雪ヲ滾翻シテ。斜ニ卷クレテナダレ來レル。席ヲ空ニ吹揚ケテ翻ル勢ナリ。思ヒモヨラザル物ヲ取譬ヘテ。形容シ得テ宛然タルコト。謫仙ノ妙手段ナリ。邊地ノ苦況ヲ述ブル詩ナレバ。イブセキ譬喩ヲ用ヒテ。殊ニ一段ノ感慨ヲ覺ユ。李于鱗カ詩ニ。北風湖上來。雪片大



如鷺ト云ヘルハ。貫休カ雪片大如掌ヲ點化ス。徂來絶句解ニ。李白如席語。卻覺未妙ト云ヘルハ。厭苦ト賞翫ヲ辨ヘザル妄評ナリ。

痕ハ。水ギハ立ツテ鮮明ナル意アリ。雨痕燒痕ナド是ナリ。癩ハムサクロシク瘡癩ノ様ナリ。譚用之塞上ノ詩ニ。磧晴更無若樹影。地平時有野燒痕ト。不雅ナル語ヲ用セタルヲ。塞外ノ惡景ムサクロシク。見ル目イブセキヲ悲ミタルナリ。韻ヲ趁ウテ痕ノ代ニ填メタルニアラス。

前句ニ縁何事ト云ヒカケタルハ。下必ス機ヲ轉シ觀ヲ改メテ。見トレルホドノ境趣ヲ添得ザレバ。折角ニ訝リタル甲斐ナシ。江邨北海翁ノ。幽夢驚醒緣底事。梧桐一葉落琴床ナド。カラクリ的ヲ射出シタル様ナリ。菅茶山。題山鹿觸樹摩痒圖詩ニ。忽爾葉零關底事。鹿來摩痒樹身搖ト云ヘルハ。徒ニ癡兒ノ語ナリ。又何所似ト云ヒカケタルモ。此手段ニ同シカルベシ。ヨホドノ事ヲ出スニ非レバ叶ハズ。

詩語ニ扁舟アリテ片舟ナシ。我ヨリ古ヲ作ルヲ得ズ。又吟節ハ雅ニシテ。吟杖ハイヤラシ。暖風暖烟ナドモ。語氣ムサクロシ。李杜ノ集ニ有リトイヘドモ。不雅ニシテ重クレタルハ取捨スベシ。詩尙詞ト楊誠齋云ヘルハ。品格ノ清高ナラン爲ナリ。潘道遙カ詩ニモ。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ト云ヘリ。祇南海詩學逢原ニ。此訣ヲ示諭スルヲ詳ナリ。餘モ多ク肯綮ニ中ル。本邦詩話ノ第一ナルベシ。詩家ノ文字ニ。揭來。怪底。知道。解道。聖得。知ヲナド。此ノ如ク和ラゲテ讀メバ。其義易ク

了然タルヲ。コトサラニ向上ラシク捧讀ニシテ。名目ノ如クニ唱フルハ。イタヅカハシキ白徒オドシナリ。

李于鱗ガ崔駙馬山池ハ。京山侯崔元ト云ヘル。嘉靖帝ノ婿ナリ。十里芙蓉迎劍舄ハ。拾遺記ニ。漢昭帝遊柳池。有芙蓉。芳氣聞十里之外トアルニ。岑參カ花迎劍佩ヲ湊合シテ。イカニモ侯家ノ別業ト見ユ。一樽風雨對江湖ハ。殊ニ前句ト協ハズ。堂堂タル帝婿ノ宴ニシテ。十里芙蓉トモ稱スル處ナルニ。僅ニ一樽ハ寒乞相ナリ。風雨スサマジク黯慘トシテ。庭池ヲ江湖カト思フホドナラバ。蓮花皆落盡スベシ。殺風景亦甚シカラズヤ。一樽風雨ト綴リタルハ。殊ニ語脉連屬セズ。日ハ上文王ト同病ナリ。十里芙蓉ハ典故アリ。一樽風雨ハ偏枯ナリ。一句中四大弊ヲ犯セリ。往ニ七才子詩集ノ行ハレシ。句句金玉トシケルハ笑フベシ。

賈浪仙詩ニ。移石動雲根ハ。山莊遊宴ノ興ニ乘シテ。戲ニ庭石ヲ起シナドスレバ。雲氣下ヨリ發ラント欲ス。山中嵐氣深クシテ。物スゴキ勢ノ様ナリ。移石動雲根ト訓點スルハ非ナリ。此句典故ヲ活用シテ妙ナレドモ。過橋分野色ト對シケル。惜ムラクハ續貂偏枯ナリ。

歲旦試筆ト云フハ。五山ノ禪徒ヨリ始マル。聯珠詩格ニ成文幹カ歲旦ノ詩アリ。當時此書盛ニ行ハレケレバ。歲旦ノ詩コレヨリ起リ。因テ貫休ガ得句供養佛ニ倣ツテ。元日佛殿ヲ禮スルニ。捻香シテ一偈ヲ呈ス。コレヲ試筆ノ香語ト稱ス。派下ヨリ師ノ房へ謁スルモ。各一首ヲ齎ラスヲ禮トス。今



ニ至テ皆例トシ行ハル。遂ニ倣ツテ國俗ノ風トナリテ。輕薄ヲ以テ風流トシ。苟モ指ヲ翰墨ニ染ムレバ。必ズ歲旦ノ詩ヲ作り。或ハ集メテ上本スルニ至レリ。俳諧ヲ事トスル輩ナドハ。預シメ臘中ニ刻ミ置キテ。四方新禧ノ贈トス。スベテ今ノ世ニ行ハル、俗禮ハ。五山ノ陋習ヨリ出テタル多シ。足利文盲ノ世ニ當リ。一時黒衣宰相トナリテ。文筆ノ柄ヲ掌リケル遺弊ナリ。

歐陽公ノ詩ニ。大雨雖汚泥。隔轍分陰晴ト云ヘルハ。李石續博物志ニ。俗以五月雨爲隔轍雨トアルニ本ヅク。此方ノ俗諺ニ。夕立ハ馬ノ脊ヲ分ルト云フニ合ヘリ。

詩ハ韻響ヲ尙ブ物ナレバ。文字ノ俗ナルハ詩ニ入りガタシ。故ニ古ヨリモ修飾シテ用フル。已ムコトヲ得ザルノ例ナリ。サルニ素ヨリ雅ナル地名ヲモ。奇ヲ好ンテ變更スルハ惡ムベシ。或ハ萬葉假名ノ例ニテ。愛宕山ヲ怨兒山トシ。船岡ヲ淨名岡トシ。高雄ヲ醜顔峯トシ。竹生島ヲ筑夫洲トシ。品川ヲ脂那河トシ。國府臺ヲ鴻臺トスル類ハ。雅ヲ變シテ卻テ俗ナラシム。或ハ小倉山ヲ小暗ト書キテ。無題詩集ニ出ヅト稱シ。長門ヲ穴戸トシテ。日本紀ニ見ハルナド。好ンテ古ヲ引證シテ博宏ヲ炫ス者アリ。今世通用スル文字ヨリモ。卻テ不雅ナル古名ハ。何ゾ珍重スルニ足ランヤ。淡海五瀬浪華赤石ノ如キハ。擇ンテ採用フルト有ルベシ。

地名ヲ謎語ニテ稱スルハ惡詭ト謂フベシ。太宰春臺ノ詩ニ。白山ヲ商邱ト稱ス。素商ノ義ニ取ルナルベシ。然レドモ商ノ字ニ白ノ義ナシ。白帝城ト稱スルハ尤妄ナリ。徂來南郭ノ詩ニハ。諏訪ヲ鷺湖ト

稱ス。西土ノ信州ニ鷺湖アリ。故ニ州名ニ因テ擬スルトゾ。遂ニ諏訪侯ヲ稱シテ鷺湖侯トス。然ラバ彼地ニ龍虎山アリ。尤勝レタル名山ナレバ。駒岳ヲモ龍虎山ト稱スベシヤ。義ノ當否モ顧ミズシテ。只好ンテ唐メカスハ妄甚シ。京都下立賣ノ橋ヲ。或詩ニ白鶴橋ト稱ス。一名千年橋ト云フニ因ルトゾ。然ラバ松樹千年ト稱スレバ。青松橋ト呼ンテモ可ナルベシヤ。其座ニ中御門公井マセリ。アナタノ家ハ松木殿トモ稱スレバ。千載公ト號スベシト申シケレバ。一座大ニ笑ヒタマヘリ。濃州岐阜ノ詩人。長良川ヲ鳳水ト稱ス。岐阜ノ麓ヲ流ル、ヲ以テ。鳳皇鳴于岐山ノ義ニ取ルトナン。鷺湖ヨリモ又一段ナリ。竹生島ヲ笙洲トシ。石見ノ海ヲ硯海トスルモ。惡詭字謎ト謂フベキノミ。奥州岩手山ヲ。徂來躑躅山ト稱ス。參河ノ八橋ヲ。南郭杜若洲ト稱ス。是等ハ古實ニ據リケレバ猶諉スル所アリ。然レドモ尤ニ倣フヘカラス。

徂來ノ詩ニ。驛樹遙連豐沛分。南郭ノ詩ニ。沛宮不改漢樓臺。參州岡崎ヲ稱スルトナン。因テ豐沛ト號スル人アリ。鷺湖侯ヨリモ更ニ甚シ。妄ノ又妄ト謂フベシ。古昔地名ヲ書キアラハス。筆ニ隨テ文字ヲ填メケレバ。美惡雅俗ノ差別ナシ。其字モ書ゴトニ異ナリキ。續日本紀和銅六年詔ニ。畿内七道郡鄉名著好字トアリ。延喜式ニモ。凡諸國部内郡里等名並用二字。必取嘉名トアリ。是ニ因テ文字ヲ擇ンテ其名始テ一定セシナルベシ。近世諸侯ノ國府モ。無下ニ鄙陋ナル名ハ。芽出タキ稱ニ改ムル例アリ。遠州濱松ハ引間ト云ヒケルヲ。東照神君居城ナサ



レテ。改メテ舊名ニ復セラル。羽州鶴岡ハ大梵字ト云ヒケルヲ。最上義光美名ニ改メラル。勢州松阪ハ四百<sup>ヨイ</sup>森ト云ヒケル。蒲生氏郷今ノ名ニ改メラル。越前福井ハ北ノ莊ト稱セシヲ。忠昌卿改メテ名ヲ命セラル。金澤仙臺ナドモ。皆改メテ命セラレケル美號ナリ。

詩中ニ用フル地名ハ。忌ハシキ字面諱避クベシ。客厭巴南地。鄉隣劍北天。昔聞人鮮獲。今到鬼門關ナドハ。イヤラシキ名ノ地ニ來レルヲ。淺マシク打歎キタルナリ。夢水河邊秋草合。黑山烽外陣雲開ハ。大荒ノ地ニ行役シテ。其地名サヘモ耳ヲ傷マシメ。冥途ノ旅ニ赴キタルヤウニ思テ。心細ク悲ニ堪ヘザルナリ。遙知漢使蕭關外。氈車夜宿陰山下ナドモ。皆地名ノ字面ニ就テ。哀<sup>アハレ</sup>ヲ含ミ怨ヲ帶ビテ用ヒタルナリ。サレバ江戸ヲ荏土ト書シ。和歌山ヲ弱山トシ。隅田川ヲ墨水トシ。染井ヲ蘇迷トシ。日光ヲ二荒ト稱スルナド。凡ソ不吉ナル文字ハ。據アル古名ニテモ用フベカラズ。唐詩ニニギハシキ意ヲ述ベケルニハ。錦城絲管日紛紛。新豐樹色繞千官ナド。慶賀ノ詞ニ用ヒタルハ。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廻<sup>ラシテ</sup>玉壘作長安。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メデタキ行ヲ餞スル詞ニハ。烟花三月下<sup>ル</sup>楊州。舟船明日是長安。イカメシク雄壯ナル事ニハ。但使龍城飛將<sup>ラシテ</sup>在。西得諸侯棹<sup>サス</sup>錦水<sup>ノ</sup>如キ。皆地名ニ祝意ヲ寓セリ。若非群玉山頭見。會<sup>ラス</sup>向瑤臺月下逢ハ。美貌ノ綽約タルヲ云ハン料ナレバ。仙女ノ住メル所モ多キ中ニテ。特ニ玉山瑤臺ヲ舉ゲタルナリ。李義山蜀中ノ詩ニ。巴山夜雨漲秋池ト云ヘルハ。羈旅ノ孤懷ヲ述ベケレバ。特ニ幽怪ナル地名ヲ用ヒタリ。陸放翁聞雨詩

ニ。憶在錦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sup>リ</sup>曾知<sup>ハ</sup>。繁華ヲ稱スレバ美名ヲ用ヒタリ。同シク蜀中ノ夜雨ヲ云ヘルニ。地名ヲ擇用フルノ異ナルヲ。此ノ如ク天淵ノ違アリ。用捨ノ工ヲ領會スベシ。

即今河畔水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ハ。都ノ春ヲ羨慕フ詞ニテ。名マデ芽出タキ樂土ナリ。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ハ。名サヘ忌ハシク傷マシキ處ナリ。美人天上<sup>ヨリ</sup>落。龍塞始應春<sup>ナル</sup>ハ。ワザト物スゴキ地名ヲ用ヒテ。内裏女郎ニ反視ス。語ハ壯ニシテ意ハ甚哀レナリ。明君祠上望龍堆<sup>モ</sup>。陣所ハ心ボソク哀レナル古迹ニシテ。向ノ方ハ物スサマシキ大沙原ナリ。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モ。豺狼ハ人ヲ食フ惡獸ナリ。鳳凰ハ聯飛雙栖スル靈鳥ナリ。特ニ相反スル地名ヲ用ヒテ。彼ヲ悲ミ此ヲ傷ム情淺カラズ。楚國蒼山古<sup>リ</sup>。幽州白日寒<sup>シ</sup>ハ。楚ニ悽楚ノ義アリ。又平楚茫茫ノ貌アリ。幽ニハ幽昧陰冷ノ意アリ。上ノ句ハ。古國モノサビテ哀レナル様ナリ。下ノ句ハ。幽陰ノ邊州モノスゴキ景ナリ。凡テ唐詩ニ地名ヲ用ヒタルハ。必ス字面ニ其當アルヲ。皆此ノ如ク活動ス。此方ノ詩人ミダリニ地名ヲ用ヒテ。意脈ノ縁ナキ文字ヲ。徒ニ語ヲ足スノウメ草トス。地名考地名箋ナド。輕薄ヲ長ズルイタヅラ本ナリ。此弊風ノ行ハレケルモ。護園ノ徒ヨリ作備シケリ。

滄海<sup>アラウチ</sup>バラ振サケ見レバ春日ナルトイヘバ。杏<sup>カスカ</sup>ニテ依約タル義ヲ含ム。ホノトト明石ノ浦トイヘバ。天ノ明來ル意ヲアラハス。津ノ國ノ難波トイヘバ。何ヤ彼ヤラノ趣ヲ帶ビタリ。スベテ歌詞ニ用フル地名ハ。皆此ノ如ク關係アリ。詩家ハ卻テ此義ニ味シ。歌人ニ笑ハレンコトヲ耻ヅベシ。故ニ歌ハ好ンテ



地名ヲ用フ。詩ニハナルタケ用ヒザルゾヨキ。如何トナレバ。歌ニハ其名自然ニ叶ヘリ。詩ニハ極メテ入難シ。蓋シ此方ノ地名ヲ取ツテ。西土ノ詩詞ニ挿入レンハ。元來牽強ノ事ナリ。故ニ天然ノ的當ヲ得テ。十分恰好ニテ始メテ用フベキノミ。

大内裏ノ盛ナリシ時ハ。朱雀街ヲ中央ノ界トシテ。右京ヲ長安ニ比シ。左京ヲ洛陽ニ擬セラル。一都城ノ内ニシテ。長安洛陽ヲ包ルハ。京師ヲ長大ニセル稱ナルベシ。後世右京ハ荒廢シテ。西ノ京ト云ヘル古名ノミ存ス。今ノ都地ハ東ノ京ナリ。故ニ專ニ洛中ト稱ス。然レドモ兩地ヲ混用スベカラズ。京人ノ詩ヲ見ケルニ。水解東風渭水濱。葱葱佳氣洛陽春ト作レリ。渭水ハ長安ノ川ナリ。洛陽春トハ承クベカラズ。洛陽ハ洛川ノ陽ナリ。ソレニ渭濱ト稱スルハ尤笑フベシ。某先生集ニ。白首翻思年少日。五陵衣馬洛陽遊トアリ。五陵モ長安ノ地ナルゾ。縣周南過大湖ト題セル詩ニ。城樓含日月。地勢控荆吳。松鬱唐崎浦。花明志賀都トアリ。大湖荆吳ハ漢土ナリ。志賀唐崎ハ此方ナリ。和漢錯雜スルハ更ニ甚シ。

詩ニ佛寺ヲ稱シテ。香臺香刹ナド云フハ。香烟ヲ蒸クノ義ニハアラズ。天竺ニハ香木多シ。故ニ佛殿ヲ結構スルニ。沈檀ナドヲ用ヒテ美ヲ盡ス。唐土ニテモ其制ニ倣フ。因テ此稱ヲ用ヒテ。其莊嚴ヲ謂フナリ。慶長五年蠻船來リシ。其貢獻ノ品目ニ沈香柱五本アリ。一本ヲ四人ニテ持チケルトゾ。香木ノ大ナル物アルヲ見ルベシ。又紺園紺殿ナド稱スルヲ。紺ハ瑠璃色ナリ。殊ニ玲瓏トシテ瑩淨ナリ。故ニ美シク潔キ物ハ紺碧ヲ以テ稱ス。然レバ紺苑等ノ稱モ。其境ノ清迥ナルヲ稱ス。イハユル淨瑠璃

ノ謂ナリ。金光明經ニ。大士如是。至心念佛。思是義時。其室自然廣博嚴事。天紺瑠璃種種衆寶。雜廁間錯。以成其地。猶如如來所居淨土トアリ。註ニ天紺瑠璃瑩淨明徹。表眞諦境ト云ヘリ。又同經ニ。佛ノ相好ヲ稱シテ。眼目清淨。如紺瑠璃トアリ。其義ヲ見ルベキナリ。此事諸書ニ明解ナシ。祖庭事苑ノ説モ。所謂語焉不詳ナリ。

僧家ニ遊方ト云フハ。論語ノ遊方トハ異ナリ。賈島ガ詩ニ。遍參尊宿ニ遊方久ナド。雲水漫遊ヲ謂フナリ。法華譬喻品ノ偈ニ。在所遊方トアリ。遊於四方ノ義ナリ。即又同偈中ニ。乘是寶車遊於四方トアリ。漢武內傳ニ。遊於十方ノ語アリ。又五濁之人ト云フアリ。佛教ノ辭ニ似タリ。

人多ク得得ノ問ヲ致ス。五代史補ニ。僧貫休入蜀。以詩投王建。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喜。因號得得和尚。字典ニ。得得。唐人方言。猶特地也トアリ。垂垂老ノ句ハ。吳越ニ往テ容レラレズ。雲水行脚ニ倦ミタルヲ言ヘリ。字書ニ。垂ホトト幾也。將及也ト註ス。垂ホトト老ノ義ヲ形容ドリテ。垂垂ト云ヘルナリ。杜詩ニ。江邊一樹垂垂發。早梅ノ開ケントスルヲ形容セリ。是ニ因テ推考フルニ。得得ニ來モ。得來ノ義ヲ形容語ニシテ言ヘルナリ。凡ソ詩ニ得ノ字ヲ用フルハ。得ラレヌトヲ得ルノ謂ナリ。人間能得幾回聞。一官何幸得同時ナド。容易ナラザルヲ珍重シテ云ヘリ。然レバ得得ハワザト譯ス。吳越ヨリ蜀ニ赴ク。容易ニ來リ得ガタキ所ナルヲ。遙ニ蜀王ノ國ヲ慕ツテ。ワザノ險遠ヲ陵ギテ越來レルトナリ。蜀主貫休ヲ悅ビケルモ。我ヲ慕來レル情ノ厚キヲ。得得ノ字



ニ見ハレタル故ナリ。東坡ノ詩ニ。知ル是多情得得來ト云ヘルモ。多情ナレバコソ。得得ニ來レルナリ。  
 赤日ト稱スレバ。燃エタツヤウニ熱シ。紅日ハホンノリトシテ和暖ナリ。蒼野ト稱スレバ。茫茫トシテ愁ハシク。青野ハメデタク清鮮ナリ。蒼松青松コレニ同シ。孤立ハ心ボソクカナシ。獨立ハ。介然トシテ逞シ。杳迥共ニハルカト訓スレドモ。杳ハ暗シ。迥ハ明ナリ。痕瘢ハ前ニ辨ズ。類字相反スル此ノ如キアリ。又扁舟孤舟同シナガラ。扁舟ハ輕ク飄飄タリ。孤舟ハサビシク哀レナリ。白雲浮雲相似タレドモ。白雲ハ塵表閑適ノ趣アリ。浮雲ハ身世ヲ嘆スル意アリ。此類儂指ニ暇アラズ。三隅ヲ以テ反スベシ。

唐詩長安古意ニ。複道交牕作合歡ト云ヘルハ。兩兩相對スルヲ謂フナリ。雙頭花ヲ合歡花ト稱ス。雙竹モ合歡竹ト稱ス。何物ニテモ一雙ツガヒタル稱ナリ。通鑑唐太宗紀ニ。有白鵲巢寢殿上。合歡如腰鼓然。南部烟花記ニ。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楊太真外傳ニ。江陵所進柑子。明皇種於蓬萊宮。後結實。宣賜宰臣。有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ナド。皆一對ツルミタル物ナリ。五代劉銖。用法刻深。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五代史本傳ニ見ハル。是等ノ稱ニサヘ呼ビケルナリ。  
 銜杯ニ。含ノ字ヲ用フベカラス。音韻モ各異ナリ。含ハ口中ニ物ヲク、ムナリ。故ニ含蓄ト稱ス。含

哺含情ナド是ナリ。サレバ含烟含色ナド。其物ヲ内ニ持テ籠メタル意ナリ。銜ハ口ニクハヘルナリ。故ニ馬勒ヲ銜ト稱ス。銜杯銜枚銜命ナド。含ノ字ニテハ義ヲ成サザルナリ。

白詩。尋郭道士不遇ニ。看<sup>シテ</sup>院祇留雙白鶴。入門唯見一青松トアルハ。看守ノ義ナリ。看宅人看寮僧ナド。皆留守番ノ稱ナリ。院ヲアケ去ツテ留守居モナク。タゞ鶴バカリヲ置イテ。看守セシメテアルナリ。看<sup>レ</sup>院<sup>ヲ</sup>ト訓點スルハ誤レリ。

唐詩金粉ニ。腰句ノ部アリ。腰<sup>ヨイ</sup>ハ嫁ノカヒゾヘナリ。泛トシテ何ノ部ニモ屬セラレズ。シカモ何ノ詩ニモ入ルベキヲ。遊軍ノ如クニ別ニ備ヘタルナリ。カヒゾヘ手傳ノ語ナルヲ以テ。故ニ腰句ト名ヅケタルナリ。

主君ニ上ル壽詞ナドハ。禮服ニテ淨書スベキ筈ナレドモ。運筆自在ナラザル患アリ。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四年。江西按察司書吏。言其副司田嘉。寫表具名。不具朝服爲不敬。上曰。拜表。則具朝服。寫表。雖常服何害。小官撫拾長官細故。其風不可長也。命法司正其罪トアリ。然レバ壽詞ヲ上ルモ。具名押印シ畢リテ。後ニ禮服シテ拜シテ可ナリ。

郎當ハ不揚貌ト註ス。シホタレテ見スボラシキ様ナリ。龍鍾トハ差<sup>サ</sup>異ナリ。俗呼小錄ニ。人之頹敗。及身之病<sup>ヲ</sup>摧靡者。曰郎當ト云ヘリ。明皇蜀道ニ於テ。鈴聲モ霖雨ニ濕<sup>シ</sup>リテ。雨聲ト相和シテ哀シク。三郎郎當ト聞エタリト云ヘルヲ。落ブレウロタヘテ哀レナル義ナリ。楊大年傀儡ノ詩ニ。鮑老當筵笑



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ハナハダ。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トシテ舞袖長トハ。衣紋ノ着コナシ拙クシテ。ベタラト見苦シキヲ譏レルナリ。張文潛雪獅ノ詩ニ。六出装成百獸王。日頭出後便郎當トハ。グタノト解壞レル様ヲ言フナリ。或人公燕ニ侍シテ。簪馬郎當午院風ト作レリ。徒ニ鈴聲トノミ思ヒテ。不祥失敬タルヲ知ラザルナリ。

早晚ヲ。イツカト訓スルハ。多少有無ナド、同例ナリ。早キカ晩キカ何ニハト云フコトニテ。將來ヲ期スル語ナリ。早晚雲門ニ去。早晚向天台ナドハ。幾時ト云フニ同シ。其意晩キ方ニ屬ス。杜詩ニ。孔璋才素健。早晚檄書成ハ。其意早キヲ主トス。俗ニ追附ト云フコトナリ。樂天除夜ノ詩ニ。潯陽來早晚。明日是三年ハ。近日ノ義ナリ。此地へ來リシハ昨今ノ如クナルニ。明クレバ早已ニ三年ニ及ブトナリ。又在忠州。和弟行簡望郡南山ニ。反照前山雲樹明。從君苦道コト似華清。試聽腸斷巴猿叫。早晚驪山有此聲ト云ヘルハ。其義差異ナル所アリ。早ニモ晩ニモイツカ此聲ヤアルトナリ。又酬嚴郎中見示ニ。承明長短君應入。莫憶家江七里灘トアルハ。長短亦早晚ノ義ナルヘシ。

多謝ハクレト忝キ辭ナリ。カヘスノ禮ヲ申スナリ。顧炎武日知錄ニ。陶淵明詩ニ。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也。漢書趙廣傳ニ。爲我多問趙君。註云。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トアリ。殷勤ハ。ネンゴロニト譯ス。委曲ニ心ヲ盡スノ謂ナリ。殷勤ニス驛西路。此去向長安ハ。イト懇ニナガメ入ルナリ。殷勤ニス竹林寺。能得幾度過ハ。ナゴリ惜ク懇ニ戀戀スル

ナリ。殷勤ニス好去武陵客。莫引世人相逐來ハ。クリカヘシネンゴロニ申シ聞カスルナリ。

剗地ハ。ニハカニト譯ス。字書ニ。剗。削也トアリ。堤岸塹壕ナト切立ツレバ。其勢險シク危急ニナル。此義ヨリ出テタル語ナレバ。俄ニ改マリテ際立チタル意ナリ。剗地ニ多添一夜寒。剗地街頭米價高ナト。忽地頓地ニ比スレバ。一段キハドキ勢アリ。

六如葛原詩話ハ。奇語ヲ博綜發揮シテ。詩人ノ帳秘ニ備フ。實ハ其集ノ自註ナリ。惜ムラクハ學殖菲薄ニシテ。頗ル粗淺ノ誤アリ。花樺友ノ義ハ。釋氏要覽ニ詳ナリ。要覽ハ釋門ノ家常茶飯ナルニ。柯ニ出ヅルヲ知ラズトハ疎ナリ。叢祠ヲ神木ノ稱トシテ。柳文ヲ出處トスルモ非ナリ。陳涉世家ニ出テタル語ニテ。只是森深ホコキ祠ナリ。邊草氷雪姿ノ如キハ。尤僻說ニシテ取ルベカラズ。玉東西ハ孟ノ名ナルヲ。俗語ニ物ヲ指シテ東西ト云フヲ引テ。杯中ノ酒ヲ指シテ云フナリトス。考古圖ニ。李氏錄ヲ引テ。漢高祖以玉盃。爲太上皇壽。以橫長キタ故。後人謂之玉東西。蓋古盃之形。皆狹長如舟也トアリ。但シ大盃ノ稱ニテ。航船トモ稱スルナリ。劉禹錫詩。航盃樣如舡ト云ヘル是ナリ。李德裕詩。無聊燃密炬。誰復勸金舡。自註。酒器中大者。呼爲舡ト云ヘリ。樂天銀船酌慢巡。張祜醉把金船擲ナド。皆是物ナリ。主客南北面シテ獻酬シ。長杯東西ニ橫タハル。故ニ玉東西ト云フナリ。蕉葉杯ハ。東坡志林ニ。吾少時望見酒盃而醉。今亦能飲三蕉葉矣ト云ヘル。其狀蕉葉ノ如キニハ非ズ。平タク淺キ杯ヲ謂フナリ。芭蕉ハ葉大ナレドモ。雨露ヲ受容ル、コ能ハズ。故ニ聊受クレバコボレル



杯ヲ。コレニ比シテ稱スルナリ。其狀蕉葉ニ象リタラバ。底ハ淺クテモ長大ナルベシ。下戸ノ堪フベ  
 キニ非ズ。蕉葉聯ヲ引證スルハ非ナリ。粗酒ヲ茅柴ト稱スルハ。薄クシテ味ナク醒易キヲ謂フナリ。  
 事物紺珠ニ。薄酒世謂之茅柴。飲易醒。言如茅柴焰易過也ト云ヘリ。一旦クワツト酔ヲ發シテ。  
 ソレギリニテ頓ニ醒盡スヲ。茅柴火ノバツト燃揚リ。即時ニ滅了ル如キニ比シテ名ヅクルナリ。サル  
 ヲ誤ツテ鬼殺シノ事トシテ。韓子蒼カ詩ニ。飲慣テ茅柴諸苦硬。不知如蜜有香醪トアル。此苦硬ノ  
 ニ泥ミ。茅柴ノ胸ニコダハリテ下リ難キ如ク。惡酒ノ苦硬ニ喩フト云ヘルハオカシ。茅柴ハ口ニ入  
 ルベキ物ナラズ。胸ニコダハルト云ヘルハ。何ノ謂ニヤ。先輩ヲ非ルハ好マザル所ナレドモ。誤ヲ後  
 學ニ貽スヲ惡ミ。嘗テ葛原詩話糾謬ヲ著ス。茲ニ其一ニヲ舉ルノミ。又後編ノ中ニ。范成大詩。康年  
 氣象冬三白。浮世功名酒一中。元ノ周權詩。平生心事琴三疊。末路人情酒一中ヲ解シテ。中ハ鍾ト音  
 通ス。酒一鍾ト云フニ同ジ。功名人情ヲ一杯ニ付シ。酒ヲ以テ消遣スルナリ。陸放翁詩ニ。酣暢年來  
 豈易逢。盞湯蜜汁亦時中。元岑安卿食新笋。僻居東海偏。斯味時一中ナリ。明ノ馬中錫詩。杏花雨過  
 柳花風。睡起凭欄酒正中ナリ。是等ノ中ハ。當也ト訓ス。正ニ其時ニ當ルヲ謂フナリ。上ノ一中トハ義  
 別ナリト。此說亦甚誤レリ。酒一中ハ。樊噲傳ノ中酒ヲ倒用ス。猶言一醉ナリ。顏師古註ニ。中酒  
 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トアリ。ホドヨク醉ヒタル所ヲ稱ス。司馬相如傳ニモ。酒中樂  
 酣トアリ。師古註ニ。飲酒中半也ト云ヘリ。馬中錫カ酒正中ハ。ホロ醉ヒキゲンノ樂ヲ稱ス。故ニ

醉醺ノ字ヨリハ趣深シ。時一中。亦時中ノ中ハ。時節最中ナルヲ稱ス。其物ノ秋ヲ謂フナリ。倉公傳  
 ニ。吾年中ノ時嘗欲受其法。索隱云。年中。謂中年時也。年中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トアリ。年ザ  
 カリノ頃ト云フナリ。時中モ即此義ナリ。アタルト訓スレバ去聲ニナル。留侯世家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コレト混スルコト無カルベシ。又餘豪ハ。既ニ豪飲ノ上ニテ。猶モ飲ムベキ餘量アルナリ。  
 諸葛孔明戒子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主意未殫。賓有餘豪。可以至醉。無致於亂ヲ舉ケテ。  
 餘興ノ義トスルハ非ナリ。劉子翬詩。村沽得微醉。猶足張餘豪ハ。既ニ微醺ニ及ビタレドモ。猶又  
 飲マバ飲ムベシトナリ。且其書詩話ノ體ニアラズ。改メテ詩語鈔撮ナド號スベキナリ。  
 中酒ノ中ハ。本去聲ナルニ。詩詞ニハ平聲ニ從フ。李白醉月時中酒。迷花不事君。李廓落第。氣  
 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戴叔倫。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東坡公獨未知其趣耳  
 臣今時復一中之。同人橋詩。徐椽一中心已醉。吳姬三日手猶香。范成大。捫腹蠻茶快。扶頭老酒  
 中。皆平聲ニ用來レリ。蓋シ李詩ヨリ創用シテ。遂ニ故實ニ成リケルナリ。  
 詩詞ニ剩ノ字ヲ用フルハ。只サヘモアルニ更ニト云フナリ。字書ニ。剩。餘也。又不啻也トアリ。  
 不啻トハ。其段デハナイト云フナリ。故ニアマリサヘト訓スルナルベシ。高適贈杜拾遺詩ニ。聽  
 法還應難。尋經賸欲翻トハ。剩ハ俗字ニテ。本字ハ賸ナリ。經論ノ旨ヲ問難シテ。只サヘモ了リ得テタ  
 ナラヌ識ナ  
 ルニ。更ニ其義ヲ尋釋發揮シテ。改メテ翻譯セマク欲スルホドナルベシトナリ。岑參送王主簿詩。求



鳳應不遠。去馬賸須鞭。馬ニテ起ルレバ只サヘモ速ナレド。更ニ鞭ヲ加ヘテ急ガルベシトナリ。元稹カ散誕都由習。童蒙剩懶教ハ。只サヘモ散誕ガ習トナリタレバ。童子ヲ教フル如キモドカシキ事ハ。更ニ懶クテ勉ムルコ能ハズトナリ。韓偓ガ夜來雪壓村前竹。剩看溪南幾尺山ハ。素ヨリ其地ノ山水タバナラヌニ。昨夜ヨリノ大雪ニテ。村竹皆壓サレテ偃シケレバ。一段ノ絶景ヲ畫キ出シ。川向ノ雪山悉ク現ハレテ。數尺バカリノ小山ニ至ルマデモ。更ニ殘ナク見盡ストナリ。本義餘也ト訓スル字ナレバ。十分飽クマデノ意アリ。劉禹錫カ唯應加築露臺上。賸見終南雲外峰モ。殘ナク飽クマデ見盡サントナリ。羅鄴送春詩。欲別東風剩黯然。亦知春去有明年。世間爭奈人先老。更對殘花一醉眠。コレハ春ニ別ル、ハ只サヘモ恨メシキニ。ソレニ就テ人生ノハカナキヲ感シテ。更ニ一段ノ悲ヲ添ヘタルナリ。因テ其子細ヲ後二句ニ述ブルナリ。李商隱景陽井詩。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コレモ亡國ノ故迹ハ。只サヘモ哀ナルニ。景陽宮井ノ汚辱ナルコト。更ニ氣ノ毒ニテ悲シトナリ。其義ヲ後ニ述ブルコト。羅鄴カ篇法ト同シ。元稹何事巴猿不賸鳴。徐幼文今日看花人賸有ハ。只是餘也ノ義ナリ。此二句ノ解ハ。葛原詩話説得テ悉セリ。東坡春夜ノ絶句ハ。遍ク人口ニ膾炙スレドモ。其工ナル意ハ知ルコ罕ナリ。漫ニ聲ニ吠エテ雷同スルノミ。矮人觀場ト謂フベシ。凡ソ詩ニ過激ノ語アルハ。ソレニ目ヲ注テ故ヲ求メ。全首ノ主意ヲ認得ベシ。春宵一刻直千金ヲ。花有清香月有陰ノ景ヲ指ストバカリ見テハ。一刻ト切リツメタル詮ヲ得

ズ。ソレ迄ノコナラバ。一夜千金ニテ可ナリ。漏刻ノ制。一晝夜ヲ百刻ニ分ツ。一刻ハ一時ノ十分一ナルゾ。歌管樓臺人寂寂。鞦韆院落夜沈沈トシテ。四隣始テ靜マルニ因テ。一刻千金ノ賞ヲ得タルナリ。起句直ニ破題シテ。大綱ヲ一句ニ提ケ。承句其景ヲ寫シ。結聯ニ其故ヲ叙セリ。皆一刻千金ノ解ナリ。此詩ハ一種ノ奇法ニテ。末ヨリ次第ニ上ヘ反リテ讀マバ。詩意貫通シテ了然タリ。和歌ニモ此躰マ、有ルコナリ。サルニテモ一刻ト切リツメタル故ヲ得ザレバ。一篇ノ趣ヲ知ルコ能ハス。徒ニ上ツラヲ解シ得テ。イトスメ易キ詩トオモヘルハ。タトヘバ饅頭ノ皮ヲ嘗テ。内ニ餡ア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ガ如シ。スベテ經書古文ヲ解クコトモ。俗儒ノ講説ハ皆是ナリ。蓋シ晝ノ間ハ。隣邸ニ鞦韆ノ戲カマビスシク。仕女春ニウカレテ奥庭ニ群集リ。ゾメキトヨミテ熱鬧ニ堪ヘズ。夕ニ至ツテ靜マリヌルホドモナク。又樓臺ニ吹ハヤシ起リテ。歌舞醉狂尤モサワガシ。夜深ケテ宴散シ人シヅマリ。何事モ寂寂沈沈トシテ。纔ニ始テ閑靜ノ境ニ入リス。是ニ於テ花氣シメヤカニ薫リ。月影撩亂トシテイトオモシロキ幽況ヲ占得タリ。境界忽ニ打替リタルコト。煩惱即菩提ト謂フベシ。サレドモ春夜ノ短促ナル。已ニ寢ネントスル頃ニ及ンデノ事ナレバ。晝夜喧囂ノ間ニ於テ。僅ニ暫時ヲ得テ娛ムコト。特ニ一刻千金ニ直リ。惜ンデ寐スルニ忍ビザルナリ。初ヨリ此ノ如クナル處ニ在ツテハ。尋常ノ景境ニ慣レテ必シモ珍重スルニ及バズ。物以罕爲貴ハ。人情ノ常ナレバ。繁華熱鬧中ニ在ツテ。晝夜飽厭ヘル所ニ。タマク暫ク清幽ヲ得タルコト。其風味ノ旨ク妙ナル。飢渴ニ飲食ヲ得タル如ク。殊ニ嬉シク賞玩シテ。



一刻千金ノ價ニ覺ユルナリ。コレモ秋ナレバ固ヨリ清幽ノ時ニテ。斯クマデ奇トスルニ足ラザルベシ。首ニ春ノ字ヲ冠ラシメタルヲ。是通篇ノ骨子ナリ。陰ノ字ハ影ト同シカラズ。月ノカゲロヒタル所ヲ云フナリ。庭中クマナク照ルヨリハ。花木參差トシテ影ヲ布キテ。一段幽邃ノ趣深シ。但シ花月ニ香影アルハ。云フニ及バザル勿論ノコナルニ。兩厓ニ特ニ有ノ字ヲ下セルハ。素ヨリ此花香月影ハ。宵ヨリ有リケル庭ノ景ナレドモ。殺風景ニ妨ゲラレテ有ルヲ覺エズ。今始テ認得テ新ナリ。故ニ特ニ有ト云ヘルナリ。有ノ字ヲ鄭重シテ用ヒタルヲ。讀ム者等閑ノ看ヲナスベカラズ。鞦韆ハ與女中ノ戲ニテ。春ノ鬱氣ヲ散ズルナグサミナリ。庭樹ノ枝ニ繩二條ヲ繫キテ。ソレニ踏板ヲ架シテ乘ラシメ。ミヅカラ手繰リテ高キニ至ル。衆ヲ兩朋ニ分ケテ。逐番ニ升降シテ入替リ。作舞ノ能否ヲタクラベ。旗ヲ建テ勝劣ヲ競フ。ツラノト輕ク揚リ得テ。サラノト下來ルヲ妙トス。或ハ舩ブラメキテ危ブミオソレ。肥鈍ニシテシドケナキ者ハ。半ヨリ俄ニ落下ルナド。互ニヲカシキ態ヲ笑樂ム。故ニ其嘩シキニ堪ヘザルナリ。宋ノ洪覺範詩ニ。畫架雙裁翠絡偏。佳人春戲小樓前。飄揚血色裙施地。斷送玉容人上天。花板深沾紅杏雨。綵繩斜擘綠楊烟。下來閑處從容立。疑是蟾宮謫降仙。又元人楊鵬翼詩。日轉簷花樹影偏。謝家庭院簇神仙。綵繩斜擘織纖笄。畫板輕承步步蓮。弄玉未升雲漢去。綠珠先墜綺樓前。不知芳徑殘紅裡。明月何人拾翠鈿。コレニテ其様ヲ想像スベシ。李太白秋浦歌ハ。三千丈ノ義ヲ會得セザレバ。全章遂ニ解スベカラズ。凡ソ古詩三千。威儀三千。五

刑三千。弟子三千人。食客三千人。宮女三千人ナド。必シモ實數ヲ云フニハ非ズ。只是無算ノ辭ニテ。夥シク仰山ナルヲ謂フノミ。唐土古來ノ通り詞ナリ。嚴氏詩輯ニ。其車三千ノ句ヲ解シテ。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數求之。其車三千。極言其兵革之盛耳ト云ヘリ。コレニテ餘モ準知スベシ。此詩ノ三千丈モ。只仰山ナル様ヲ稱ス。天竺ニテ高キヲ大言スルニハ。八萬由旬ト云ヘルガ如シ。白髮頭ノ仰山ニ聳エテ。物スサマジキ勢ヲ形容セルナリ。髮ノ字ニハ泥ムベカラズ。白首ト云フベキ所ナレドモ。髮ノ亂レ蒙レル勢ヲ持セテ。特ニ白髮ト云ヒタルナリ。年老ヌレバ髮ハ斷テ短クナル。故ニ老鬢ヲ短髮ト稱ス。サレバ髮ノ長キヲ謂フト見テハ。無理不通ノ語ナリ。蓋シ白髮頭顱。幡然鏡中。如積雪之峰。兀乎空中ヲ謂フナリ。ゾツトシテ寒毛タツホドノ氣色ニテ。晴空ニ富士ヲ望ミタルヤウニゾアリケラシ。サルホドニ我ナガラ打驚キタル餘リ。バツトシテ恍惚ノ語ヲ吐出セリ。眞ニ大鏡臺ニ打向ヒタル。大丈夫ノ老ハテタル様ニゾアリケル。矮漢小頭ニテハ此勢アルベカラズ。太白ハ魁梧タル偉丈夫タリシナリ。緣愁若個長トハ。三千丈ヲ長ノ字ニテ承ケタレドモ。コレモ仰山トカ。スサマジトカ譯スベシ。永ク延ビタル義ニハ非ズ。ソモノ太白青雲上ニ在ツテ。ヤゴトナキ翰林ニ供奉シケル時ハ。毎朝鏡臺ニ向ツテ。侍兒ニ綠鬢ヲ梳ラセケルニ。漂泊ノ身トナリテヨリハ。艱難苦勞ニ尾羽ウチカラシ。形骸モ土木ニシテ過來レリ。爰ニ秋浦ノ旅寓ニ於テ。一日タマノ鏡ヲ借リテ。數年ブリニテ吾顔ニ對シケレバ。滿頭雪山ノ如クニ成リテアリ。ビツクリトシテ膽モ潰ル、バカリ。



アラ物スサマジキ白髪カナ。我身ナガラアキレテ惘然タリシガ。年來ノ浪跡ヲ觀念スレバ。誠ニ此筈ノトニゾ有リケルトナリ。蓋シ初メ鏡臺ニ向ヒ。始テ鏡ノ蓋ヲ開キテ。纔ニ一目見テ驚却シ。雪ノ山カト怪ムバカリニ自失シケレバ。口ヲ衝テ白髪三千丈ト放言セリ。コハケシカラス。何ユニ俄ニ變化シテ。カ、ル牀タラクニハナリケルニヤト。ツラ／＼自ラ顧ミテ思ヘバ。久シク流浪ノ身トナリテ。サマト愁苦ニ勞シケレバ。早クモ此ノ如ク老ハテ。白髪ノ山トゾ成リニケルナリ。是良暫クアリテ驚定リ。マジメニナリテ感慨ニ入りタルナリ。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ハ。左思カ白髪賦ニ。秋霜生而皓素トアルニ本ヅク。ツク／＼鏡中ノ影ニ對シテ。再ビ嘆息シテ思ヘラク。サルニテモ此頃マデ。綠ナリシ物ガ。俄ニ此様ノ牀ニナリテ。霜ヲ打蒙リタル如クナルハ。何等ノ倏忽變化ゾヤ。トカクニ眞ノ白髪トハ思ハレズ。イツクニテ蒙來レル霜ヤラント。アドナク愚ナルマデ感訝ルナリ。未ダ其齡ナラザルニ白頭トナリタル。愁苦ニテ此ノ如シトハ明ラメナガラモ。猶又自惜ンデアサマシク思フ。若クハ霜カ雪ニテハアラザルニヤト。鬢ヲ撫拂ツテ見ルホドノ惑ナリ。太白ノ豪邁ヲ以テ。カクマデ癡情ニ迷ヒテ惱ミスル。却テ浣花翁ノ泣ヨリモ。更ニ一倍ノアハレヲ覺ユ。コ、ニ至ツテ始テ鏡ノ字ヲ出セルハ。初ハ只驚イテ鏡ニ對セルヲモ覺エズ。既ニシテ徐ク靜ニ鏡面ヲ認メテ。感慨ニ沈ンテ打鹽折レタルナリ。其情態ヲ想像スベシ。限ナキ悲嘆ヲ含ミタル詩ナリ。是四句三折ノ格ナリ。起句ハ驚ヲ寫シ。突然奇幻ニシテ荒唐ナリ。次ハ感悟ヲ述ベテ。遂ニ地步ヲ占來ル。文法ニ所謂頓挫ナリ。

三四ハ更ニ惑ニ入りテ。區區タル痴想ヲ云ヘリ。文法ニ於テハ波瀾ナリ。スベテ詩ハ抑揚ニ因テ。興ヲ託スルノ深微ナリ。向來此詩ヲ解ク。上スベリニシテ眞面目ヲ得ズ。コレガ爲ニ絮煩ヲ憚ラズ。委曲譯說シテ徹底セシム。童蒙ニテモ了然明晰タルベシ。古今和歌集ニ。白雪ノ彌重フリシケル返ル山カヘル／＼モ老ニケル哉ト咏ミタルモ。白頭ヲ積雪ノ山ニ比シテ云ヘリ。シカラバ頭ハ仰山ニ見ユル物ナレバナリ。然レドモ直ニ山ニ比シタルハ。鏡影ノ山ニ驚ケルニ及バザル。甚シ。又同集ニ。人シレヌ思ヲ常ニスルガナル。富士ノ山コソ我身ナリケレトアルハ。思ノ限ナク莫大ナルヲ。天下第一ノ山ニ譬ヘタリ。譬ヘン所ヲ知ラザルノ至リナリ。菅家萬葉ニ。鹿島ナル筑波ノ山ノツク／＼ト。吾身一ツニ戀ヲ積ムカモトアルモ。言ヒヤラン方ナキノ餘ナリ。サレバ白髪三千丈モ。白頭富士山ト云フガ如クナリ。凡ソ大膽ニ放言セル辭ハ。其意ノ述盡サレヌヨリ。勢ニ激シテ幻出シ來ルナリ。張繼カ繁霜ニ仰天シテ。霜滿天ト云ヒケルモ此勢ナリ。藝苑雌黃ニ。太白ガ北風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ト云ヘルハ。眞ニ宋人ノ議論ナリ。理外ノ理ニ達セザレバ。詩家ノ趣ハ解スベカラズ。胡元瑞カ詩數ニイハユル。詩人遇興遣詞。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拘痴人前。政自難說夢ナリ。又野客叢書ニ。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臬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欽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



此如晋人峩峩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拘斷<sub>トシテ</sub>拘以<sub>二</sub>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余觀諸雜記。深泥<sub>二</sub>此等語。至有以<sub>三</sub>九章算法算<sub>之</sub>之。可笑其愚也ト云ヘリ。是亦古人ノ詩ヲ見ルニ。此訣ヲ知ラザレバ泥ムコアリ。爲ニ併セテ茲ニ附記ス。

右鈔撮薈瓊錄中係詩話者

### 夜航餘話卷之上終

### 夜航餘話卷之下

東陽居士著

學者みづから分を揣<sub>はか</sub>らずして。從頭より經學と稱するは。向上に馳せてたこがまし。いかにも經義は學問の本なれど。にはかに一蹴して到るべきにあらず。たとへば箏を弾くもの。いまだ小歌一つもならはずして。強て組をまなぶがごとし。たとひ其手をならひたばねたりとも。音もさねず趣も得ざれば。わかしくも何ともなし。たゞうつけたるものなるべきのみ。されば書を解することいまだ暗く。文字を取あつかひこなすこともしらずして。たゞちに經義をきはめんとするは。鄙語にいへるあたまがらにていたづら事なり。義理のたもしろき事も心にうつらず。旨き味はひも有がたき趣も身にします。故に聖經を信するの心たこらず。迂遠なる空言のやうにたもひなして。斯文を侮り瀆すぞ淺ましき。すべて字面のとほりを解し得たるのみにて。其中に含みある深意を得ざれば。何ほど讀みても何の詮かあるべき。たとへば小兒のまんぢうの皮ばかりねぶりて。餡<sub>あん</sub>を嘗むることをしらざるがごとし。いかでかうまみをあぢはふることを得べき。且いかなる至味も。よくにね熟せざれば旨からず。こかる



をなま煮の教へやうして。刀背むなうちを喫せなごするはいどうたてし。眞の學問といふものゝ出來立たざるは。是をみちびくものゝ。其方を得ざるの罪にそ有ける。さらば何如して良方たるべき。たゞ次第階級を得るにあり。大學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中庸にも。行遠必自近。升高必自卑といはずや。されば第一に史學をつとめて。學問の地盤を立たしめ。次に文字のこなれる爲に。餘力。詞筆をもてあそびて。とかく文字に慣親ましむべし。是即經學にすゝむの階梯なり。もし先後する所を失ひて。地盤を設けずして家をかまへ。階梯なしに高きに登らんと欲するは。愚にあらざれば狂のみ。さて史學は。十八史略より入て。資治通鑑に渉るべし。詞筆はひたすら七言絶句の詩を習ふがよし。此上にて經學に入るべきなり。但し孝經論語の講をき。孟子左傳を會讀することきは。史略通鑑と並行ふべし。詩書易禮に至ては。地盤かたまり文字こなれたる上ならでは。たやすく手を着くべからず。かくのごとく循序漸進してこそ。眞の學問は成就すべけれ。大學に格物致知といひ。孟子に深造とあるは此謂にて。わのづから義理透徹して感服し。其至味身にしみて我腸となる。こゝをもて忠孝それゝの道に於て。事ごとに腸よりわき出て。厚き行とぞなる。吾藩の槍師長井氏に。上達の工夫を請ひける人ありしに。ひたすら槍と心やすくなりたまへと諭しけり。誠に深切の要訣なり。もろゝの藝術皆然るべし。學問の道も他なし。とかく文字と馴親むにあり。書卷に向て氣づかひ隔意にては。何でもなき事もむつかしくなやみ。聖人の道を企てたよびがたく思ひて。

しみぐと感徹信受すること能はず。何ほど書を読んでも。道と我と合躰せずして。躬行の益になる事なし。故に文字に親むより入ること。もつとも學業の第一義にて。その初て入るのとりつき立には。詩をまなぶよりよきはなかるべきなり。余しばゝ人に論ず。學問の業は家を建つるがごとし。詩を習ふは其材木をこなすなり。字を識りても字を扱ふことを知らざれば。義理上ずべりして鹵莽甚し。故にたほくは倦んで。終に半塗にして廢學す。いたづらに屹屹苦心して。終にたほろき境界に到り得ざるをもてなり。しきりに詩を作り得れば。文字たのづから面白くなる。さあれば欲罷不能に至るなり。經史みな文字にて書きたるものなれば。文字たもしろくなり來らざれば。其書をたもしろく思ふにいたらず。終に倦んで廢するはむべなり。學問之道從詩入と。徂來翁の發揮せしは。まことに卓識格言なりけり。且士君子にして雅情なければ。固陋にして物の趣をしらず。淺ましく頑愚にして俗に堪へず。しかるに是を輕薄の技として。頭巾俗儒のいましめ禁するは。卻て夫人の子を賊ふといふべし。但し兼好かつれゝ草に。馬のることを習ひし法師の。つひに僧の業をわたりて。馬のりになりけるいましめ。あながちにふけりすさめば。此弊をまぬかれず。是亦用心すべきなり。詩歌はもと無用の物なれど。性情を吟詠するの道具にて。無用の用に備はりて行はる。詩人よく此義を領會すべし。すべて世の中の事ども。常の語にては書きとりがたき言外の趣の意味を。詩に咏し歌によりて情を述ぶるなり。口上書にかきのべらるゝほごならば。それにて事を了して足りぬ。詩歌を



借るに及ばざるべし。その書きのべられぬ所を。いひとり得るが詩歌の徳にて。きく人をも動かさ感せしめ。不可思議の妙用をなすものなり。さればひらく打つけにいひあらはして。含蓄する意味もなく。何のわかしき一ふしもなきは。たゞに口上書といふものにて。詩歌の數には入るべからず。詩の妙は鏡花水月にたとへ。在可解不可解之間と。古人のいひけるも。此旨を喩せる要訣にて。いふにいはれぬ言外のおもむきをば。婉にして章を成すをいへるなり。さあれば其品格おのづから氣たかくて。趣深く味長かるべし。もしひたすらよく聞ゆるやうにと泥みては。事の旨をことわり過ぎて。あからさまにてくだくしく。詞にたけなく俗調に陥る。樂天の詩を白俗といやしめけるも。かの口上書の躰にて。文面の外に餘意なし。俗文と韻語の別をわきまへざるの誤なり。本來無用の物なれば。理窟を述ぶるものにあらず。あごなくおろか氣なる所に。却て言外の趣をふくみて。至情を盡し得るものなり。

連歌師兼壽といひけるは。歌をも好んでよくよみけり。近衛龍山公にたがひ御批判を請ひけるに。心を盡してよみたるも。これは連歌師のうたなりとて。終に感賞し給はぬをうらみ。外よりみせ奉るべしとおもひ。ある公家衆をたのみて。兼壽よみたるを仰せられず。他の歌にして殿下へ御目にかけて給はれとて。是もまた入あひの鐘にちりやせん。外山のさくら色つきにけりとよめるを。他筆にてしたゝめ呈しけり。龍山一覽し給ひ。是は連歌師のうたなり。兼壽めにてはなきやと仰せられぬ。此よし

兼壽承り。近衛殿へ参り此事を申出し。右は誰の歌にて候や。さりとはよくよみ申されたりと感し候に。連歌師のうたと仰せられ候は。どこか連歌風にて候やと申しければ。さては汝がよみたるにて候や。有様に申候へ。其義申聞へしと仰せらる。兼壽をそれて罪を謝しければ。此歌はいかにもよくよみたれども。外山のさくらと申したるにて。汝がうたとしられたり。上の句に入あひの鐘にちりやせんとのれば。いはずして花とされてあり。しかるに下の句に。さくらといふはいらぬ事なり。すべて連歌師のうたは。連歌の癖出てことわり過くるなり。なせ外山の梢とはつかまつらぬぞと示し給ふ。兼壽始て心服しけるとなり。詩も是にたなじ。いひ盡しては淺く俗なり。

詩書を學ぶもの。惡達者なる。下手功の積りたるは。引直して上達せしめ難し。かるがゆゑに初學の時に。よき師を擇んで先入を慎むべし。いやしくも一たびあしく癖づきたるは。ならひが性となりて改むべからず。況やそれをみづから満てりとして。節を折つて過を改むるをしらず。まことに如何ともすべからざるのみ。

烏丸光廣卿しばく細川幽齋君のもとにゆきて。歌の道をまなび給ひしに。あなたの御歌には。さてありなんと思ふにも難を申すなり。そこを御退屈あるべからず。今度飛鳥井殿御歌を返し。よみなほさせまいせたるも。大勢の付合にと思ひてかへしたれば。後の御歌一段よく候ひしなり。かげにても申候。御歌風情なごあり過ぐるほごなり。よみつのり給ひなば。いかやうなる歌よみにも成り給ふべ



じ。左ねもひてたのくよりも難をつよく申すなり。馬なども氣のあるをよく乗りしづめたるはよし。むちを打つほどなるは用にたぬものなり。歌の道も是にたなご諭されける。光廣卿の耳底記にこそされたり。楊子法言にいはゆる。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鑿之。まことに深切の教なりけり。すべて何の道を指南するも、はじめのほどは、手をとってつれゆくやうに、よくいざなひ道びくべし。やゝ進みぬるに及んでは、わざとつきはなして、獨り立のなるやうにみづから力を盡さしむべし。いはゆる不肖の教誨なり。しからざればいつまでも師にもたれて、終に上達すること能はず。服南郭唐詩選附言を作りて、徂來に添削を乞ひけるに、一見して直につきもごし。再思せられよとばかりにて、一字も筆を加へざりけり。南郭いかにも鍛鍊して、再び往て教を請ひけるに、又いまだなりとて手をつけず。ねよそ五たび改作して、はじめて翁の許可を得たり。これより文筆大に上達しけるなり。岑參憶長安詩。東望望長安。正值日初出。長安不可見。喜見長安日。といへるは。阿倍仲麻呂の三笠の山に出し月かもとよみけると。同一感情の詞なり。歸思の切なる至り。そなたのそらに出る月日を望んで、せめての思ひ出とす。かぎりなき情なりけり。武者小路實蔭卿の歌ものかたりを。似雲法師が書きこめ置きける。詞林拾葉といふものゝ中に、ある日のたまふ。此ごろ擣衣の題をとり侍りしに。彼李白が。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といふ詩を、あまり面白く感吟いたし。何とぞ此意をもて詠

じたく。衣うつ人はうらみの長き夜に。吹も盡さぬ秋風の聲とよみて。さて古き歌どもを見しに。後京極のうたに。歸るべき越の旅人まちわびて。都の月に衣うつなりとあるを。とくと沈吟して膽かつぶれしなり。右の詩を全く此一首によまれしなり。此方うたには。吹も盡さぬとまで詩の詞をとりても。彼詩のかたそはを少しやうく取て來るばかりなり。後京極のうたは。何のことなきやうにのんごりとして、しかも詩の全首のこらすいはれたり。前にも幾度も見たる歌ながら。是に心のつかざりしなり。されば今までうかくこうはがてんにて過しうたに。まだいくばくか深意ある歌あるべしと語り給ふ。又ある日まいりけるに。けふは雨晴れよき天氣なり。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といふ詩は。悠然見南山の意とひとしきよし。まことによき詩なり。春過て夏來るらし。白妙の。ころもさらせり天の香久山の御歌と。全く符合せり。是も不思議なるものなり。彼詩は此御製より後かと思ゆとのたまひぬ。此外にも詩歌を引合せて諭し給ふ。面白き事どもたほし。長嘯子吾妻の記に。大江匡房の箱根山うす紫のすほすみれとよまれしは。二とは三とはいはん料なりとはかりし侍りしを。すべてこゝ許にあるは。みな其色なるはをかじ。いかでさはしりたまひぬらん。よく聞きさだめてこそ。むかし人はかうよろづに至らぬくまなかりしかといへり。すべて古人の詩歌は。事の證據に引かるゝこと。手あつくたしかなればなり。岑參送張子尉南海詩に。樓臺多蜃氣。邑里雜蛟人といへるも。海國の處とのみ思へるは疎なり。登州の海は蜃樓のあらはるゝ名所なれ



は、殊に用ひて鮫人に對し、ふたつながら題に切なり。徐貞卿か廬山の詩に、下山鼯鼠啼、藤竹使人迷といへるも。明一統志に、廬山多鼯鼠とあり。吳地の詩に楓を咏し、越中に鷓鴣を稱し、楚蜀の行に猿聲をいへり。みな其地の事實なり。此方詩人の輕薄なる。山中には鼯鼠をいひ、海邊には蜃氣をいふたぐひ、其物の有無に拘はらず。いたづらに詩詞の套語となれりけり。

明人林道近か合浦道上の詩に、秋清蜃氣高といひけるは妄言なり。蜃氣は春靄澹陰の天にあらはる。高秋肅清の時の物にあらず。東坡登州に在て、名にこれふ海市を見ざるをうらみ、文を作りて海神に禱りければ、十月これが爲に出現しけるは、古今希有の事なれども、是は小春の時なりけるゆゑ、春のごとく陽氣に蒸されて現はれるなるべし。ある人湖上の詩に、蜃氣をいへりしは、さらに鹵莽の至なり、されども東鑑に、建長三年三月信濃國諏訪湖、大島并唐船等出現、片時之間、如消而失と見えたり。又山野にもあらはるゝ事あるよし。聊齋志異に山市の記あり。池北偶談にも載せたり。かならずしも海上にかざらざるにや。

とらのなく聲を問はれて儒者こまるといふ俳句あり。宋の俞紫芝か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の句など、其聲をしらざれば趣を得ず。對州より朝鮮屋舖に在番せし人の話をきけるに、其聲ひやんうと叫ぶ、ほとんど地を震はする勢あり、殊にかなざりてさね揚り、たとへば堅實なる陶器を、鐵槌にて打破るやうなりとぞ。されば山月高といふに係けたるは、さね揚りたる聲につれて、その方を

仰ぎながめければ、大ぞらの月すみのぼり、皎皎として嶺の上に懸り、いと物すごくすさまじきなり。豺狼などのごとくうなる聲にては、山月高にかけ合ふべからず。

韻書に一東二冬とあるは、其次第をしるせる番づけなり。されは探韻の詩題には、得某韻と稱せんのみ、得一東得二冬など、れきくの集にもたはく見ゆ、何の爲に番付をしるせるにや。もろこしの人の集には見たよばず、無用のうつけわざにぞありける。

俳諧の發句に、花みせたほと隣へも落葉かな、此句を咏せしものは、かならず人我の隔ありて、意地わるき人なるべし。風止んで隣へもごす柳かなといへるなん、溫柔敦厚の旨にかなひて、いと殊勝なる善人と思ゆ、風雅は理外の物なれど、ゆめくさもしきことはいふべからず。藏うりて日あたりもよし冬至梅といひけるは、藏たてる力やなくて菊畑といへるの、風流にして趣あるにしかず。詩歌にも此訣をしるべし。あながちに新しく巧ならんと考ふれば、人からをそこなへることをいひ出るものぞかし。

二三枚繪馬見てはるゝ時雨かな、此句盛唐の詩に似たり。田舎の路にてしぐれにあひ、あたりの叢祠へ走り入て避けゝるに、神さびたる森の木々の葉ごとに打觸れて、はら／＼とふり過ぐる音のたゞならぬ風情あり、それを説破らずして、言外に其意をふくみたり。走りつく松に日のもるしくれかな、これは杜工部王右丞などの律詩におさ／＼劣らず。さばかりけはしき變化の機を、わづかの文字によく



いひかなへたり。笑ばれた傘うれし初しぐれといふに至ては、宋人の詩に似たり。たゞに巧を求めて餘味なし。傘に雨の音する何の趣あらん。負おしみの俗情まであらはれて淺まし。俳諧こときの技はさもあらばあれ。近ころ詩風わるびれて。此弊に流れゆくそうたてき。

聞にゆく路から細し鹿の聲は、あらはにして淺く俗なり。弄巧成拙といふべし。鹿の聲かすかに二日月夜かなは、よく婉にして章を成したり。渾然として自然に趣深し。是また晚唐盛唐のわいだめなり。家内みなまめで芽出たし歳の暮といへるは、むげに淺ましき野調なるを、何事もなきをたからに歳の暮と直しけるは、詞めでたく調高し。宋の王仲至か。日斜奏罷長楊賦を、王荆公奏賦長楊罷と改められ。品格けたかく立あがり。かるがゆゑに篇成つて語を鍊りかへし。點化の工夫を盡すべきなり。」

光廣卿江戸より歸り給ひ、御門弟あまた待ちむかへて、御咏草を請はれければ、道すがら海山の風景にめで、心のおもむくまゝにくちずさみたるも候へとも。是をとおもふほどの歌はよみ得ず候が、さても珍らしき歌をこそ承りぬ。是を見まいらせては。我等が歌は御目にかげられずとあり。それはいかなる人のよみ候や、貴卿さほどに感し給ふは、よのつねならぬ名歌なるべし。いづれも耳をそばだてらる。光廣卿ふところを探り、鼻紙の端に書きつけ給ひたるを、是見給へと出し給ふ。宮は朝舟四日市ごまり關の地藏はすぐとほりとあり、皆あきれて辭なかりければ、おのゝいかゞおぼしめし候や、是戀の歌としられ侍。關の宿といふ所は、賤ながら遊女あまたありて。上下を勤む人夫とも。

此宿に戀をもたぬはなきよし、そのかみは。今のこゝとく宿ごとく。賣女むらがる事は。なかりしなり。江戸より上方へのぼるに、七里の渡をこゝて。桑名の驛に着いてとまり、朝に桑名を發すれば、關の宿まで十里ほどにて。きはめて關にとまらんと期しぬるを、みやの舟をあさどく乗出して、伊勢の海つらを書のながめにし。桑名につきてなを日高なれば、四日市まで來り宿す。關の驛へば五六里のほどなるゆゑ、あけの日の午時ばかりに行過くるのほいなさ。江戸より思ひまふけし戀のたくはへ。いたづらになりぬるをかこちける歌なるべし。關のやごりにかり寐の夢をむすばざる恨をいはんとて、宮は朝ふね四日市ごまりといひかけ來れり、戀の詞は前後になれども。すぐとほりの五もじに。其情うらめしきさま、言外に溢れてあり。もとより賤しきもの、辭なれば、其躰はいふにもたらねど。をさくいにしへ歌仙の意にも叶ひければ、いと深く感じけるまゝ、都の家つとに書きつけ來りしと仰せけり。いづれも始て感心あり、まことに賤のわざまでも、かやうの故ある意ぞと、御心をつけ給へはこそ、かくめづらしき御家づとになりて、我等までもかたしけなく感吟いたし候へ。誰かよく物ごとに就て、かくまでに歌の情を心かけるものゝあるべきと謝せられけるとなり。是古樂府の辭をよみ、樂府躰の詩を作るの要訣なるべし。御油や赤阪よし田がなくは、何をよしみに江戸がよひどうたふこときは、ひらたく赤むきに打出して。放逸無慙を憚らず、くだれる世の悪俗なりけり。

歌詞につゝといへるは、物をかぞふるいくつづゝの義よりして、事のかさなるに用ふ。おもひつゝは



おもひつゝなり。ながめつゝはながめつゝなり。詩詞にも此格あり。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は。一日一日一年一年の義なり。千朶穠芳倚樹斜。一枝枝綴亂紅霞。無奈子規知向蜀。一聲聲似怨春風。正是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など。此類枚舉に違あらず。樂府の從軍行塞上曲など。おほく武士の意氣なきは。そのかみ農兵の制なりければ。郷中町方より軍役におもむく。其輩の情を述べたる詩なるゆゑ。家をしたひ妻を戀ふの意を。専らに咏じけることごとわりなり。さても太閤記に載せたる。瀬川采女か事こそうたてけれ。妻の文に戀ひしたふ情の切なればとて。戰場を免かれていたづらに歸來り。なほ士がましく顔をあげて。人に對せらるゝものならんや。秀吉も何の爲にか此政を行はれけん。太閤記を編みたるものも。何とてかゝるうつけたる事をしるせるにや。すべて彼記はおほく大事を漏して。無用の事を委しく載せけり。不賢者識其小者の弊なり。

唐の僧貫休か詩に。薪拾紛紛葉。茶烹滴滴泉といへるは。西行法師が吉野にありて。とくくとおつる岩間の苔清水。くみほすほごもなきすまゐかなとよみけるによく似たり。又宋の僧知和か。竹筧兩三升野水。松窓五七片閑雲といへるも。また西行の境界なりけり。唐人滕傳胤探蓮詩。浦口潮來初淼漫。蓮舟搖盪採花難。春風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更折看といへる。まことに巧なれども。蓮は鹽を忌むこと甚し。誤つて蓮池に一抹をそゞげば。蓮根悉く腐るなり。況

や海潮のおよふ所にそだつべけんや。俳諧の句に。せゝなげや腹はかりもの蓮の花といへるも。あながちに巧を求めて。淤泥を甚しくいはんとて。物理を精しくせずして。此鹵莽を致すなり。嵐の字はあらしにあらず。山氣の縹緲たるをいふなり。李善文選の注に。埤蒼を引て。嵐山風也とあるは。山氣のうきやかに爽かなるさまの。風だちたる氣色に見ゆるをいふなるべし。そのかみ此注の意を取りあやまりて。あらしといふよみをつけたるにや。韻會に。嵐山下出風也と注せるは。山の下に風を書きたる字なるゆる。みだりに臆度附會せるなるべし。もろくの詩文を閲するに。古より風をいふに用ひたるためしを見ず。但佛經に。嵐風旋嵐猛嵐の語あり。法苑珠林にあらはる。暴風をいふに似たり。霞の字は。晴雲日氣を受けて紅なるをいふ。朝やけ夕やけの雲なり。煙靄をいふに霞の字を用ふるは。いづれの時よりか誤りそめけん。和名抄には。赤雲氣也とあれば。此頃まではいまだ文字を取違へざりしと見ゆ。灘の字は。谷川の迫りて急湍となりたる。舟行の難所をいふなり。嚴陵灘を嚴陵瀨ともいふにて見るべし。新古今集。阪上是則月入花灘暗といふ題にてよめる。花ながす瀨をも見るべき月影の。われて入ぬる山の遠かた。新拾遺集。おなじ題にて。壬生忠岑のよめる。散まがふ花は衣にかゝれども。水無瀨をぞ思ふ月の入まゝ。いづれも川瀨のおもむきをよめり。今の俗には海路の難所をいふ。されどもろこしにても後世は海路にも此字を用ひたるあり。宋應昌が天工開物に。所經道里萬里長灘。黑水洋等處とあり。陳沂遊海上鯨山記にも。降嘯乘小兜。從者徒步。緣



海灘亂石間行とせるせり。甲冑ヨロヒカブトをかぶとよろひとよみ違ふるは。殊に文盲の誤なり。寛平新撰字鏡に、すでに顛倒して訓を施しければ。そのかみよりあやまり來れるにや。

唐の李山甫が詩に、諸侯貪割據。群盜恣并吞といへるは。足利の代の末のさまにぞありける。されど此方にては足利のみだれの時のみ。彼邦のならばは。世亂るればいつもかくのごとし。淺ましき國なりけり。韋莊が烏兔不知多事日。星辰長似太平時。唐末の亂れたる世を悲めるなり。かくばかりへがたく見ゆる世の中に。うらやましくもすめる月かな。何ごともあらずなりゆく世の中に。かはらぬものは秋の夜の月などよみける。詩歌同情の感にたへず。佐佐成政が、積雪をしのぎてさら／＼越をたざるとて。何事もかはりはてたる世の中と。しらでや雪のしろくふるらむ。かぎりなき感慨言外にあふれたり。當時の事情おもひやられてあはれなり。

加茂眞淵。服南郭か許にてものかたりに。唐詩の漢魏に及ばざること。汾上驚秋の詩にてしりぬ。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といふは。羈旅の秋情言外にあふれたり。まことに一唱三嘆すべし。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は。いたづらに上二句の注釋なり。氣格はるかに落れり。吾歌も後の世の劣り降れること。全く詩の弊とおなしといへり。南郭も節を撃つて感嘆しけることぞ。

楊誠齋嶺雲の詩に。天女似憐山骨瘦。爲縫霧縠作春衫といへるは。たちぬはぬ衣きし人もなきものを。なに山姫の布さらすらんと。よくも趣向吻合せり。山姫といふ語も。楊升菴か丹鉛錄に。彼山姫

野婦。雖美而不都とあり。但しこれは山家娘ヤマカメスをいへり。

茶人の初雪を待つてたのしむこと。宋の丁晋公茶の詩に。痛惜藏書篋。堅留待雪天とあれば。彼方にてもしかるべし。

章蘇州の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の句は。宋の范文正公ふかく愛せられしとぞ。武將の茶席によき聯なり。東坡贈劉景文詩に。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紅橘綠時といへるは。まことに雅趣の竅に中れり。さるほごに利休が。壺口切の節は橙紅橘綠の時と申しけるなり。王右丞青苔日厚自無塵の句は。殊に利休が愛せしとなん。邵康節の。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も。卻て小坐舖によろしかるべし。

他の國に遊寓して。其地の事を稱賛すれば。人情うれしく思へる色あり。もし水土物産をさみし。風俗地利をあじさまにいへば。かならず慍をふくむものなり。蘇秦か六國に遊說せしに。かならず先つ其國の美事をかぞへたて。其君の心を悦ばしめたり。これを讀むに其煩しきを厭ひけるか。よく人情を得たる手段なりけり。唐の伊用昌といふもの。茶陵に旅遊してありけるに。城下の町さびしく夜更の鐘鼓もなく。わらをうつ聲のみ聞ければ。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鈍芒織葉鞋と。わるくちの詩を作りけり。縣官聞て大に怒り。即日逐出されにけり。いましめ慎むべき事にぞありける。



王漁洋の詩は、源氏物語の歌のことし、平澹に過ぎて水を飲むやうなり。殊に氣うすく力もなし。しかるを世におほくもてはやすは、いたづらに聲に吠わて雷同するのみ。その著せる諸書をみるに、もどより學識も厚からざりしなり。

住吉を、古事記には墨江とあり。萬葉集の中には清江とせるあり。是正訓なるべし。墨江は字面きたなく、にこり江をいふがごとし。且虜地の名に似てめでたからず。詩詞には憚るべきなり。尾張の熱田を、和名抄には厚田とあり。雅にしてみたし、彼地に申傳ふるは、そのかみ社地を定めらるゝに、其所の妨となる大楓樹ありけり。自然に炎上して田の中に倒れ、田の水熱かりければ、熱田の社と呼びならはしけるとなん。古をしらざるものゝ、後の世の文字に就て設けたる説のみ、或は寶劍の光り梢に燃上りて、田に倒れて水熱かりしともいふ。尤附會の説なり。三河の池鯉鮒も、和名抄は知立と書せり。文徳實錄にも爾り。延喜式にも知立神社とあり。池鯉鮒とかくは假名もじなり。今は神池に鯉鮒を養ひて、これによりける名とす。いと淺ましき附會なり。信濃の諏訪は、趨波とも書くよし。諏訪縁記にいへり。是亦好文字なり。尾張の長久手は、長湫と書くべきよし。白石退私録にいへり。

江戸の隅田川を、真名伊勢物語に墨多川とあるをみつて、徂來の詩に墨水と書きたるを、翁の手がらのよし申傳ふるなり。されど黒山盧龍塞などいへる。戎狄の地名のことくにて、むさくろしくいや

らしき流と聞ゆ。涼しく美しき事をいふ詩に、墨水の字を用ひたらんは、殊に不都合なるべし。みだりに其わきまへなく用ふべからず。すべて詩詞にはきたなき語を忌みきらふなり。又山本北山が、日本風土記殘本に江戸を荏土と書せるを見つけて、奇を好んで専らに用ひけるより、書舖果肆まで用ふるに至れり。墨水は字面汚濁なるのみ。荏土は不祥の惡號なり。是を忌憚らざりけるは、まことに不埒といふべし。

風に塵のとびたつは、むさくさわかしきものなり。かるがゆるに亂れたる世のさまをたとへ、吏職俗務のうるさきをも比していふなり。金葉集祝の歌に、いとなく風ふくそらにたつ塵の。數もしらぬ君が御代かなとよみたるは、數もしらぬぬといはんとて、塵つものことはいひかけたる。筆のはこびは巧なれど、言葉のさまめでたからず。君が代は末の松山といへるよりもあしかるべし。これを選集に入られたるはあやしむべし。元政上人題妙顯寺塔詩に、一倚丹梯到危頂。九重城闕小於塵といへり。皇居を塵芥に比しけるは、殊に不敬の至なるべし。素性法師たつた川に紅葉ながるゝ繪のうた。もみち葉の流れとまる湊には、くれなるふかき波やたつらむ。興趣を象外に寄せたり。いとれもしろき手段なり。明の劉忠愍公、山水の畫賛に水抱孤村遠。山連一徑斜。不知深樹裏。還住幾人家。これも無中に有を生せり。すべて題畫の詩には、此思をめぐらすべきなり。

西園寺公綱卿のうた。山ざくら峰にも尾にも植ゑおかん。見ぬ世の春を人やしのぶと。まことに厚く



有りかたき心ざしなり。扶桑千家詩にのせたる。具原存齋。三月盡の詩に。今年花事今宵盡。衰老難期來歲身。風光別我何偏恨。留與後人千萬春といへるは。さらにおほやけなる心ばへなりけり。むかし橘直幹あづまへ下るとて。石山寺に詣て。湖水の風色をながめ。蒼波路遠雲千里の句を得たり。其對を思へとも得ず。足柄山まで案じ行きけり。むすめをつれられけるが。足柄山にてよめる。道とほく雲井はるけき深山路に。又ともきかぬ鳥の聲かな。直幹これを聞て感發し。白霧山深鳥一聲と對じけり。すべて和歌俳諧の句など。意を留めて其趣をあぢはへば。詩料を得ることおほし。延喜の内宴に。菊散一叢金を題とし給ふ。善相公の詩に。酈縣村閭皆富貨。陶家兒子不垂堂の聯あり。菅公見て賞し給はず。善相公すこぶる望を失はれたり。退いて建禮門に逢て。教を請はれければ。うらむらくは富貨の二字いかゝにや。改めて潤屋とありたきかと仰せけり。善相公感服せられぬことなり。そのかみ對法の吟味精嚴なりしを見るべし。垂堂は故實の語なれば。富貨にては斤兩かなはず。いはゆる偏枯の病なり。字面も俗を免れず。潤屋の語に易へ給ひしは。眞に靈丹一粒點鐵作金の手段なりけり。

七言絶句を作るの法は。かならず末二句より綴り起して。主意をこゝに申しのべ。あとより一二の句をあしらひ添ふべし。頓阿法師が井蛙抄に。民部卿入道まふされしは。歌は塔をくむやうによむべし。塔をば上よりくむことなし。地盤よりくみあくるやうに。下の句よりよむなりとあり。詩歌おなじ手

段なり。

聚樂毛利家の邸にて。紅梅を賞せられし連歌に。法橋紹巴が。梅の花神代もきかぬ色香かなと申しけるを。九條植通公きゝ給ひて。業平龍田川のうたは。くれなるにて水をくぐるを。神代にもきかぬめづらしき事なりと。精を入れたる所なり。何そやいつもみる梅を。神代もきかぬといふへき。夢菴か伊勢にて冬さける櫻をみて。冬さくは神代もきかぬ櫻かなといひしは。所も神風の國にて。殊に櫻は太神宮の神木なれば。かく本歌をとるもよし。毛利は神家にもあらばこそとのたまひしよし。天野氏の鹽尻にしろせり。詩を作るにもよく所がらを考ふべし。其處にそこはざる。出すぎたる語を用ふべからず。あなかの城下にて都の稱呼を犯し。陪臣大夫の家に於て。王侯めきたる事をいひ。あるは朝の事を稱するに。たほけなくやごとなき語を用ひて。僭妄の罪を犯すなど。名義の關る所は。重く慎むべきの至要なり。

屏風ふすまの張ませに。たとひ名筆の色紙にても。百人一首三十六歌仙に出たる歌は。何とやらん俗に見ゆるものなりと。ある人いへりし。于鱗か唐詩選に出たる詩を。掛軸柱聯にしたるなど。俗をまぬかれざるに似たり。顔氏家訓に。古今語無雅俗。唯世之罕道者似雅といへる。げにさる事ぞかし。されば平生ごりあつかふ語を。たま／＼もろこし人の詩文にて見あたり。奇貨を得たるこゝちして。詩につかひ文に用ひて。人をたごろかさんとするは。好むまじきわざなるべし。されど其語の自然に



はまりたるはなほ可なり。斧鑿痕のあらはれたるは、いと輕薄なりけり。懷紙に詩をしたゝめる式。はじめの行に題をあらはし。次に姓名を卑くしるし。七言絶句の詩を。楷に近き行書にて。八字つゝ三行半にしたゝむ。清家菅家たのく傳へらるゝ式ありて。行の字數墨つぎの法など。門生傳授の秘訣とせらる。いかにも古くより傳はる古實なるべけれど。疑らくは和歌の式をまねたるやうにて。たもしろからぬことに思ひけるか。後に唐の李建中か手跡を。墨本に摺りたるを得けるに。あたかも懷紙のしたゝめかたなり。されば和歌の懷紙も。唐詩の式に倣へるにぞありける。すべて物の源を窮めずして。みだりに事を沙汰すれば。諺にいへるしやく屋をかして。おも家をどらるること多かるべし。謠曲の詞に。しらすにもものなたまひそと誠めけるは。げに懐むべき事になん。

商人をあきんといふは。古言の雅詞なれども。常にいひならはせるをもて俗に聞ゆ。あきびといへば却て雅なるやうに思ゆ。これも顔氏家訓にいへる。語本無雅俗。只所常言者俗なるなり。さるゆゑにや古今集の序も。あき人よみならはせり。藏人クラヒトをくらんといふとは。あちらこちらの違なり。老學菴筆記に。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爲勝。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といへり。是亦此類なり。

物の愛すへき味を。しほといふは。李唐の世の語をつたへたるにや。全唐詩話に關中人謂好爲鹽。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姬笑昇鹽。蓋當時語也とあり。范成大か詩に。學業荒呻畢。歡悰隔笑鹽といへるは。肩吾か詩に據て。佳人に疎濶なるをいふ。又歌曲を鹽と稱す。隋の曲に。昔昔鹽疎勒鹽あり。唐の曲に。突厥鹽阿鵲鹽など。此外なほおほし。太平樂を合歡鹽ともいふなり。丹鉛錄に。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歌曲之類といへり。これも音調のあちはひを。鹽合シホアヒといふ義にて呼びならはしたるなるべし。沈歸愚か古詩源に。鹽引之轉而訛也といへるは。うけがはれず。里謠に庄屋の内儀のみみうら小袖。治下の百姓の血の涙とうたふ。杜荀鶴經胡城縣詩に。去歲曾過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縣民血染成といへり。まことに斯民の痛ましき。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と。眞西山の示し諭されけるを。すべて牧民の吏に服膺せしめたくこそ。

爲家集の題に。寬喜元年入道前河内守光行六十算とありて。歌には久しかれつも六十の一とせに。今ゆく末の千代をかぞへてとよめり。是俗にいはゆる本卦がへりの賀なり。范成大集に。丙午新年六十一歳。俗謂之元命。作詩自祝と題し。歳復當生次。星臨本命辰といへり。明の陳白沙も。六十一自壽の詩あり。これを華甲子と稱するは。四十八を桑年と稱することく。字畫を拆ての謎語なり。徂來大明律を譯し。大の字を去て明律國字解と題しけるを。蘇門が燃犀錄に非難しけれども。是は誠



に事跡を得たり。しかるに弔豊臣氏故墟詩には、絶海樓船震大明。寧知此地長柴荆。空山風雨時時惡。尙作當年叱咤聲と作れり。此詩のいきほひ。大明といはざれば叶ひがたし。是猶有所諉といふべし。且大雅大明の句に。保右命爾。燹伐大商。又肆伐大商。會朝清明とあれは。是に本づきたるといはんも可なり。聖像の贊において。日本國夷人と書けるに至ては。やまと魂をうしなひはて。みづから外國人になりけるなり。論衡にいへる舍吾家之父。而敬他人之翁なり。春秋の法をもて正さば。いみじき聖教の罪人なりけり。されど徂來は首惡にあらず。錦里文集述懐の詩に。聖學の尊きことを稱賛して。末に東夷小子空勤苦。佛法千年涵四維といへり。錦里は篤厚の醇儒なりしに。此弊を作備しけるぞうたてき。又霸府の事を稱するに。やごとなき僭竊の稱呼を。おほけなく犯し用ふるの弊も。此先生より濫觴して。護園の徒をして尤に倣ふことを致せり。禮義由賢者出といへるに。いと濫なる事なりけり。

前に朝鮮人の來聘せし。三郡より道中宿にて。物ずき輕薄のともがら。群蟻の腥臊を慕へることく。紛々としてむらがり集まり。しきりに詩を投して和韻を求め。沒緊要の事を舉論して。無益の筆陣を競へり。外國人になぐさみ弄られて。うたてく氣の毒なる事おほかりけり。さるほごに堀川護園はいふに及はず。およそ見識ある儒家は。その役がりにあらざる外は。一人も彼席へ出でざりけり。其詩文筆語を輯めて版にちりばめ。世にひけらかしけるは。殊におとなげなく輕薄なりけり。

わづかに一とせ江戸にゐて歸れば。強て聲をなまり方言をつかひ。あづまものゝやうにこしらふるは。はかなき心ざまにぞありける。司空表聖。河湟有感の詩に。漢兒盡作胡兒語。却向城頭罵漢人といへる。からもやまとも輕薄のならばし。うたてかりける世の中なりけり。天明の比になん。尾上梅幸とかいへる俳優の名人ありけり。久しく江戸の芝居にありて。ふたゝび上方へ登りければ。顔見世の口上に。あづま訛り江戸ことばにて。をかしく面白く興あるべしと思ひけるに。いさゝかもわるびれざりければ。さすがにたごなじきと人感しあへり。さふらひたるものにして。川原ものゝ操にも劣れるは。いと耻づべき事になん。

浪華の鳥世章か家婢。よく仕へて居なぢみけるに。俄にいごまを乞て。さらに葛子琴か家につかへ。又ほごなく出去りけり。初め世章か家に詩會あり。さふらひに醫師沙門打交りて。よもすがら悄々地に密談するさまにて。又折ふしは豪爽に激昂しければ。謀反を企る黨にやと疑ひて。禍を恐れて彼家を去りけるなり。子琴か家に仕ふるに及んで。世章かともがら來り會して。又初のごとくに有けるを見て。こゝも彼黨類なりとおどろき。俄に又いごまを取りけるなり。ひそかに是を人に語りて。身ぶるひして畏ろしがりけるとなり。こは由井山縣か事など。軍書よみの語るをきゝて。それと思ひ合せて疑ひ懼れしなりと。子琴語りて大に笑へり。鶴林玉露に。宋乾道間。司業林謙之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小飲論詩。談及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告人口。有



一恠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あり。相似たる事にぞありける。

夏月といへる題にて。俳諧の發句をせしに。初進の人なりけるが。蚊をいとひなからびはとる夕月夜と口すさびたり。宗匠賞美せしかは。喜色眉目にあぶれぬ。斜抱雲和深見月と申詞もはべれば。琵琶とるを抱とあらためられは。一段風情深かるべきにやと申しければ。其人慄然としていぶかり。だくとは攀のぼる義にやと問ひけり。もこの意は枇杷をちぎりにて採るをいへり。琵琶を把るにてはなかりしなり。一座みなくつくとふき出せり。開卷一笑といふ話本に。莫廷韓過袁履善家。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字。相與大笑。屠令君續至。廷韓笑容尙在。面令君以爲問。袁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徐氏筆精にもあらはる。すこぶる亦似たる事にぞありける。

王勃滕王閣の詩は。殊に簡短にして淡薄なり。これは序文に靡麗を極めけるゆる。わざと淺淺として巧を用ひず。いはゆる一張一弛の法なり。たごへば饗宴のちそうに。美味厚腴を盡したる上は。薄すまこの吸物にて杯を收むるがごとし。こゝに至て更に濃なる物をそなへは。興を失ひて殺風景なるべし。源氏物語のうたは。よく此手段を得たり。文は妙なれど歌は拙しとそしるは。張弛の法を知らざるの固陋なり。小説傳記中の詩も。皆わざと平易淡泊にして淺近なり。さるに滕王閣の詩を于鱗が唐詩選

に取りたるは誤れり。宴席に美饌をまふけずして。薄すまこの吸物ばかり出せるにおなじ。殊に無興ならずや。源氏の歌おほけれども。一首も選集に取入れられず。于鱗にして此識鑿なかりけるは何ぞや。近ころ隨園詩話の話を除きて詩はかり抄して世に刊行す。うつけわざのかきりなりけり。

ひさがたの天といふことは。匏象といふ義なるべきよし。眞淵か冠辭考にいへり。唐の章孝標か題朱秀城南亭子詩に朱家亭子象懸匏といへるも。亭頂内圓なるを形容せるなり。明の王彝か詩に天形咫尺懸如匏といへるは。正しくひさがたの天をいへり。形容の見たてのおもむき。和漢同案にぞありける。韻を採て得たる字は。かならず機要に用ひて活動の妙ありてこそ。押得たる手がらなるべけれ。又仄韻は古詩の用なり。しかるにいま古詩を知らずわづかに律絶ならで作り得ざる輩の。向上らしく古句を分て韻とするは。分を知らざるの僭妄なり。平生平韻ならで用ひざるに。強て仄韻にて近體を作らんは。いたづらに抵死苦吟して。一笑にもたらざる物を出す。いとうたてかりけり。故に古句を用ひて韻を分つは。手揃の時ならでは爲まじきなり。

東人詩話に。杜工部詩。身輕一鳥下。脫一字。陳舍人從易。與數人各占一字。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本。乃過字也とあり。源氏物語に韻ふたぎといへるは。即此伎倆を試る事なり。

頓阿か北野社のうた。松かねの木の間に見ゆる神垣や。風と月とのあるじなるらん。松の木の間に奥



ふかく見ゆる神垣は、名にしたふ風月本主の社にてましますらん。その尋常ならぬたふごさ。問はずしていちじることなり。うたの表は此通りにて。奥意に趣を含めたり。風涼しく松の枝を吹かけて。葉ごしに漏來る月影の、ねもしろく神を樂めまいらすさま。かゝる景境を管領し給へる。まことに風月のあるじにぞましますと。大雅の徳をほめたゝへ奉れるなり。本朝文粹。大江匡衡の文に、天滿自在天神。文道之太祖。風月之本主也といへり。諺解難註はいふにたらず。本居宣長か草菴玉箒にも、此典故を引くことを漏して。骨なき物になしたりけり。海錄碎事に、僞蜀歐陽柳。守嘉州。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とあり。匡衡の贊辭は是に本づきたるに似たり。然れども海錄碎事當時已に。本邦に流傳せしや否知るべからず。恐くは暗合したるならん。南郭小督詞は、千秋の絶技といふべし。此後諸家これに倣て。妓王詞千壽詞など作れるたほれども、南郭の半にも及ぶを見ず。南郭人に語りける。樂天の詩を人かろしむれども。琵琶行長恨歌などの妙は、樂天にあらざれば作ること能はず。余小督詞を樂天に擬して。樂天の及びがたきを始めてしりぬごなん。いかにも骨折りたる事ごしらる。江村北海たもへらく。御史中丞臣仲國は、漢宮の句に應じて稱しけるなれども。あの方の御史中丞は、殊に威勢いかめしき職にて。夜中階下などに蹲まり居るものにあらず。況やかけわたちの妾を捜させに行かしめんや。もろこし人に見せば合點すまじきなり。かるかゆるに余か詩選に載ることを得ずと。いかにも是ぞ玉に瑕なりける。漢宮を改めて内苑とし。彈正大

弼臣仲國にて可なるへし。左あらば唐人に示しても期門の類ならんと見てすむべきなり。因て驄馬も匹馬に改め。使御史は奉間使としてよろし。すべて護社の徒は、唐かたぎの弊にて。稱謂を誤ることおほかり。

郭震か子夜歌を、柳澤淇園子の寄意トリウツせるあり。陌頭楊柳枝オチノホトリノヤナキサヘ。已被春風吹アハルカセカフクワイナワシカ。妾心正斷絶コノノヤルセナサ。君懷那得知オモフトノコニシラセタイ。

あごなくわりなき辭氣を。よくなまめかしく譯し待たり。此うた我のみ單相思カタオモヒにして。情人の氣つよきをかこち。かくまで戀したふとしるならば。かうもつれなくは有るまじものを。いどうらめしく心にくゝおもふ。そをあからさまに説破らす。芽出む柳のみづくしき。みどり滴るばかりに春めきたる。風に吹れてよれつもつれつ。あなにくき風情のうらめしき思ひを。すぐ平平淺淺に詠じたること。是樂府の妙趣なり。その氣味をよくも寄意せられたり。世に兒女子のもてはやす。長相思。竿の露。由かりの月などのたはれ歌も。此人の戯作なるよし。まことに風流の絶才なりけり。

崔顥か長干行に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こは湊入の商船をおびきて。賤妓のおし賣する。手くだの傳ひ詞をのべたるなり。かく沒緊要の間を設けて。唐突に客船を呼かけ。舌だるくいひより親むこと。舟まんちう走りがねなごいふうかれめの。はしたなくあつかまじきさまになん。餘意おのづから言外に含蓄すること。是亦唐詩の妙なり。次の詩に。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九江人。自レ小不相識。これ賈客の答辭なり。たゞちに彼がなつかしげなる詞に打のりて。まこと



とや同國の産ならんに。おさなぢみをしらでぞありこと。心もろくうけひき惑ひたる。おろかにして亦おかし。同是九江人とは。もろともにしらぬ火の筑紫うまれとか。おたがひに鳥がなくあづま人なるにこかいふにひとし。ばつとしたる答なり。初よりかの野鴛鴦のはかりこと。みづから故郷をいづく指定めていはず。さるゆる此答も亦泛然として。たゞくりかへし九江をのみいふ。暗中摸索の巧を弄す。たがひに欺むく輕薄のならはし。かゝる輩の風流なるべし。さて此二首の本づく所は。古樂府那呵灘の曲に。聞歎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これも賤娼的口氣なり。別を怨むの切なるあまりに。不祥の語をばからずかこちたり。人を怨みずして篙櫓をうらむは。篙櫓なくば行得まじきものをと。切なる至りの痴情なり。且嫉妬の詞なるゆる。氣烈しくはしたなし。揚州はもろこし第一極繁華の色府にて。いはゆる二十四橋。十里珠簾。春風蕩城郭。滿耳是笙歌。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頼是揚州などいへることく。烟花風流全盛甚し。且其風俗浮輕なるゆる。揚州の名を得たるよし。名さへ心もどなき處なりけり。故に男の其地へゆくことは。殊に婦人の忌みきらへる所なり。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こは客人の返歌なり。たよそ船路の旅行は。殊にめでたく祝すべきことなるに。よしなき嫉妬の怨をふくみて。禁忌の語をばからず。大に首途のきゑんをそこなひけるゆる。いはゆる買詞に賣詞をもて答へたるなり。各自是官人とは。此方の演劇院本に。つとめといふにふたつはないといへる意なり。國家の官人といふ義にはあらず。私

の業にも重んじ行ふ事は。すべて公事といふかことし。崔頴が詩も問答二首にしたてたるは。全く此體に倣ひたるなり。さるにても崔頴が作は人がらをそこなへること甚し。かうやうの詩は作らずともありなん。

那呵灘の相送江津灣は。灣環の義を含みて。結句の到頭還の意を。すでにたのづから胚胎してあり。張潮が江南行に。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といへるは。暗に此手段を襲て。出藍の妙を得たり。たよそ男女の情を述る詩は。字音に就て意を寓することたほし。張潮が詩も灣の字のみならず。菰音孤。蓮音憐の縁をかりて。吾身の孤寂なる境界と。夫婦を愛憐する意を。謎語のことくよせていへり。

いにしへ白氏文集盛に行はれて。苟くも文字にたづさはるもの。此集に夢寐せざるはなかりければ。うたの詞に取用ひたるわばかり。後京極殿のおほふべき袖こそなけれ世の中に。貧しき民の冬の夜なくとよみ給ふは。樂天京尹たりし時に。新製綾襖。感而有詠。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温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爲君都蓋洛陽城といへるに本づきたるなり。法性寺殿のさきしより散りはつるまでみこほとに。花のもとにて二十日へにけりとよまれしは。新樂府牡丹芳に。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如狂とあるに據りたるなり。是より牡丹をはつか草といふめり。吉水和尚の人ことにひとつの癖はあるものを。われにはゆる



せ敷島のみちは、人皆有二癖我癖在章句を和らげたるなり。清輔朝臣なからへばまた此ころやしの  
ばれん。うしと見し世ぞ今は戀しきは、今既不如昔。後應不如今。を上下轉倒してよみたるなり。  
和泉式部のもろともに昔の下には朽ちずして。埋もれぬ名を見るぞ悲しきは、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  
に本づく。大江千里の月見れば千千に物こそ悲しけれ。我身ひとつの秋にはあらねとは。燕子樓中霜  
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をとりたるなり。俊成卿のむかしたもふ草のいほりの夜の雨に。涙なそへそ山  
ほととぎすは。廬山夜雨草菴中をふまへていへり。定家卿旅宿夜雨にたび衣ぬぐやたまの緒よるの雨  
袖にみだれて夢もむすばずは。旅館無人暮雨魂を襲ひたるなり。其餘悉く擧るにいとまあらず。そのか  
み單に文集といふは。白氏の集をいへり。山といへばひね。寺といふは三井のことくになんありける。  
鄭鷓鴣。鮑孤雁。謝胡蝶。崔鴛鴦。袁白雁。楊春草などは。一首の咏物によりて。めいぼくの名を  
得たり。又一句によりて佳號となりけるは。寇萊公を無地起樓臺相公と稱し。僧參寥を隔林彷彿聞  
機杼和尚と號し。張子野を月來花弄影郎中とよび。宋子京を紅杏枝頭春意開尙書といふ。此方にて  
も名歌をよみ得て。其詞の表號になりける。沖の石の讃岐。ふし柴の加賀。待宵の小侍従。わか草の  
宮内卿。下萌の少將。こと浦の丹後。ものかはの藏人。初音の僧正など。後の世にたよひても。夜  
の雨の城了。日ころの正廣。かくれ家の茂助。かねことの興平。いはた帶の紹宅かことき。世隔たり  
ても。其人のやさしさおもひやられて。なつかしく侍る。

年ふるき狐狸の化けたるは。死しても容易に本態をあらはさずとなん。かの晋の豫讓がこときは。天下  
後世を誑らし惑はす。振古の大妖物なりけり。其心術のさもしくはしたなき。まことに輕薄不義の士  
なり。始めは利祿に節をうしなひ。終は名聞に身をもがき。大に虚名を盗みて。千載を欺き得たり。  
俗にいほゆる山子の山をしわはせたる者にて。今の世までに仰がるゝは。詭遇の僥幸にそありける。  
其讐趙襄子か子不嘗事范中行氏。知伯盡滅之。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於知伯。知伯亦已亡矣。而  
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と責めけるに。范氏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知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と答へけるは。沙汰のかぎりの不埒なり。たよそ君に仕ふる志は。君雖不君。臣不可以  
不臣の道なり。たとひ先主のあしらは厚からざりしも。身命を養はれたる恩は淺からず。仇を報ゆる  
までこそなからめ。其仇の家に仕ふるにこのぶべきかは。福島家の浪人に。久留島彦右衛門といひけ  
るは。武功の名士なりければ。我藩の太祖きこしめし。舊祿五千石に倍して。壹萬石たまひて召け  
るに。御恩は有かたく候へども。和泉様と大夫は不和にたはしまし候へば。仕へ奉りがたしと辭しけ  
り。太祖ますく感じて惜みたまへり。此よし紀州へ聞傳へられ。こなたのことく萬石をもてめされけ  
り。いにしへの誠に君子違難。不適讐國の義はさらにもいはず。故主と不和なりし家だにも。仕を  
避くべき義理なるに。況や主をほろぼしたる仇に。身を委ねけるは。天地に容れざる大不義なり。殊さら  
恩の厚薄を計較して。主に報ゆるの輕重をさしひきするは。いとくきたなき商賈の心さま。魯仲連が



志とは雲泥なり。士の風下にも置く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りけり。史記魯仲連曰。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矣。此就其所遊而君乎。 志業の行藏こそ。用ひらると用ひられざるこによるべけれ。家ほろびまうしなはれぬるきは、恩の淺深によりて身を進退すべけんや。かゝるさもしき根性にて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にも至るべし。いとわろそしき不仁者ならずや。赤穂義士の演劇に。千五百石のあなたでも。三人扶持の私でも。つなぎましたる命はひとつ。御恩にふたつは候はずといへる。まことに臣道の大義を盡せり。劇本といへども貴むべし。當時我をして趙襄子たらしめば。彼が曲事を聞かへず。不義之士也誅之といふべきを。卻て義士と稱して釋ユルしけるは。是亦義不義をわきまへざる處置なりけり。豫讓既に襄子に見しられぬるをもて。形を毀ちて癩人乞食となりけるを。其友氣の毒に思ひて。以子之才。臣事趙氏。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といへりしに。いやとよ既委質爲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といひけるは。明人のいはゆる講リクツヲコネル道學來の頑愚にして。宋襄の覇をはかれる仁間にひとし。ひとへに名をむさぼる二心をいだき。物ずきに仇うちを思ひ立ちたるなり。たよそ君父の怨を報ゆるは。其志たゞ一すちに切にして。たほやけの法度をも顧ることあたはず。況や名聞をかへりみるに違あらんや。身を枉げて仇に仕ふるに論なし。やむことを得ざらんには。たとひ寐首をかきてなりとも。とかく怨をむくい得るこそ專要なれ。しかるに易きをすてゝ難きをつとめ。強て世の手本とならまほ

しく。天下の人を愧ぢしめばやなど欲するは。初より亡主の爲にするにはあらで。全く俠氣の矯激にして。たのが名のために事を好みたるのみ。吾所爲極難といへるに至ては。殊に驕慢の口氣いとくし。さるほどに僅に襄子が衣を請ひかけて。それを撃て怨を報ゆるまねしける。はかなき兒戲のうつけわざなり。況や本望をとげ得ずして。かへり討にあふは。義において慷慨に堪へざるべき筈なるに。なほ強てねせ悦びして。三たびまで躍りあがりし身ぶり。にくましく又をかしからずや。かゝる輕薄不實のふるまひを。戰國策史記はさもあらばあれ。朱子の小學にも載せて。人の鏡にそなへられけるは。いかなる料簡にやいぶかし。鳩巢小説にしるせる。向坂何かし兄の仇を心がけゝるに。男色の契をなせる者ありて。仇の所を聞出し來り。汝に力を合せて速に討つべし。心やすく思ひ候へといひければ。向坂大に怒り。われ仇をねらふに汝を頼みて討つべき爲とて。兄弟分になり候とおもひたるや。左様のきたなき心底とはしらで。ねんごろに致したるこそ悔しけれとて。交を絶て歸しけり。とかくする間に其仇病死しければ。向坂むねんの至にたへず。終に氣鬱して身をはりぬ。東照宮此事をきこしめし。わかき者よく心得候へ。すべて君父の仇を討つには。武邊名聞に拘はるべからず。女を頼んでも討得るがよし。人を頼んでたくれといふ義にあらず。とかく時機をうしなはず。たゞ早く討つが肝要なるこそ。御諭しありしとなん。尺を枉げて尋を直くするのしわざは。大事をなすの權道なり。たゞ大義の本を失はずして。忠を盡すの一心だにつらぬかば。假には二三其徳とも何ぞ不可ならん。いかなる詭道をも設けて。君父



の志を達すべきなり。左氏傳に載せたる。晋の解揚が楚の軍に捕はれて、やむことを得ず楚王の命をかこまり。遂に晋の命を鄭に達して、籠城を堅く守らしむ。刑に臨んで楚王にむかひ。信を盡すが臣の道にて侍ると申しけるを、汝許我而背之。其信安在と責められしに、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之命也と答へけり。奥平家の鳥居勝商か事と一般なり。されは假に仇家に仕へんも、故主に志を盡すか爲にせんは、まことに一心のつらぬきたるなり。しかるを爲入臣懷二心といふて。士の耻辱とすべけんや。これほどの道理をもわきまへずして、人の手本とならんと欲しけるはおこがまし。ひたすら君父の爲に仇を報ゆべきを、世の人の爲にせん心ざしけるこそ、いともく淺ましき二心なりける。さるにても人の非をあばくは、君子の事にあらず。あながちに誅心の法を正すは、意地わるきに似たれども、士道の害を貽すが歎かはしく、犀を燃して其妖をあらはしぬ。世の人の惑を解いて、士道の義を正すは、師儒の務になん。まことに已むことを得ざるなりける。

係之以詩二首

怪汝虛名瞞古今、 靦然忘義事仇深。 主家報答恩輕重、 計較算還商賈心。  
只合投機直復讐、 好名自苦故夷猶。 斬衣三躍徒兒戲、 不妨爲臣就易謀。  
宋人晁冲之か曉行の詩、 老去功名意轉疎、 獨騎瘦馬取長途、 孤村到曉猶燈火、 知有人家夜讀書、  
いともく感慨ふかき作なり。 わかき時より書をよみ學問して、 あはれ國家の用に立んと、 意を奮て

心ざむけるに、 かく運つたなく不遇にして、 させる功名も成得ず、 いたづらに老いおとるふるに隨て、 いとゞ其意も切ならずなりぬ。 折角にしこみたる學術は、 むなく持ぐさらしになりけり。 遂には輕き田舎役人となりさがりて、 はるく遠國へたどり下る。 よき馬も養ひ得ざれば、 小荷駄同様のものにのりゆく。 あはれに淺ましき境界なりけり。 こゝに曉を侵して驛程をゆくに、 路傍の村舎にものおとして、 ともし火のみゆるは、 よもすがら書をよむ人ありと覺ゆ。 いかなる人のむすこやらん。 奇特殊勝なる心ざしにはあれど、 いたはしく氣の毒なる事なりと。 我身のむかしに感じて、 その行末をあはれみいとをしむなり。 古今集に凡河内躬恒、 ものおもひける時、 いとぎなき子を見てよめる、 今さらに何生出らん竹の子の、 うきふししげき世とはしらすや、 全く此篇と同一感慨なり。 瘦馬長途の句は、 唐彦謙が長陵の詩に千載堅儒騎瘦馬、 渭城斜日重廻頭といへるに、 杜子美の古來存老馬、 不<sub>レ</sub>必取長途を湊合して、 堅儒の嘆を内に藏し、 殊に恨を寄せたる句なり、 等閑に看過すべからず。 よく一二の句を領會せざれば、 三四の意うはすべりして、 深き感懷を感ずることあたはず。 直に字面のまゝにては、 平々たる淺易の凡詩のみ、 すべて書をよみ詩を見る、 徒に上つらの解し易きまゝに、 胡椒丸吞にして合點し、 底意に含める肝要の趣を、 くら川夜舟に行過る、 此類甚多かり。

范石湖、 寒夜獨步中庭詩、 忍寒索句踏霜行、 刮面風來鬚結水、 倦僕觸屏呼不應、 梅花影下一窓燈、  
これは機關を設けたる作にて、 一二苦寒に堪へず、 第三殺風景極まる、 其妙只末一句にあり、 れとし咄



のこき手段なり。觸屏の字は。漢書陳感傳の。咸睡頭觸屏風を取來れり。故に睡りこけるといふこと  
 其中にあり。けだし夜すでに深けて。庭の面も凍りたるに。霜はしらなどを踏んで沙沙と鳴る。をりく  
 はげしき風來りて頬の皮を刮むくこと。鬚までも氷りて硬ばるほなるに。なほ詩をもとめ苦吟して。  
 ひたすら庭中を徘徊す。まことに痴情の物ずきなりけり。さて家僮に茶など煎じさせ置けるに。ぐはつ  
 たりとおびたゞしき音せり。ねふり倒れて物を損じたるなるべし。打驚て何とこしたるぞと呼ぶに應へも  
 せず。こはいかにやと見かへりければ。梅花爛漫とさきみだれて。書齋の軒に掩映し。その花の影の  
 下に。窓のともし火のひかりうつりて。いとも幽なる風致を認得たり。うれしき事いはん方なきおも  
 しろさなり。上三句わざと殺風景を述來り。末句に恍然妙觀を現して。大に佳興をもち返したり。近  
 を捨て遠に求めけるのわろかなりし。佛家にいはゆる。廻頭是岸のわもむきなりけり。戴益が探春詩  
 に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偶過梅花下。春在枝頭已十分といへるをも。わもひ合  
 せて味ふべし。

同人。桐川郡圃。梅極盛。皆園抱高木。浙中無有。家住丹楓白葦林。橫枝一笑萬黃金。玉溪園裡逢  
 千樹。還盡春風未足心。これはよく聞けたる詩なれど。人たほく解すること能はず。石湖俗吏となり  
 て。桐川の役屋舗にありけるに。其後園おびたゞしき梅花にて。しかも古木の太樹なり。故郷の浙中  
 は雅景の地なれども。却て梅は乏しかりければ。かゝる見事なる梅林は。始めて見ることを得たるな

り。此題意を會得すれば。詩意おのづから分明なり。我住みける故郷の家は。江水に臨みたる處なれば。  
 岸頭のもみち秋は紅を凝し。汀なるよし原のけしき冬枯のさびしさ又あはれなり。かゝる風流雅致の  
 境なれば。春は梅花に乏しかるまじき所がらなるに。甚少なく寂寥にして。林外へ横たはり出たる一  
 枝を見つけては。珍らしくひろつきて。賞玩の淺からざること。價萬金にも覺わける。わろかにして  
 をかじかりけり。横枝の語は。林和靖が梅の聯に。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といへるを取りたる  
 なり。一笑は。花の始て咲きかけたるをいふて。我うれしく笑を含んで見る意をも寓す。所謂雙關の語な  
 り。玉溪園は。郡圃溪水に臨みたる故の號なるへし。されば一段清幽の景境なり。そこに於て數かざり  
 もしらぬ。梅の盛りに逢ふことを得て。年來梅花にひろつきける恨を。ここといふことこの春こそ  
 十分にたんなふしぬと悦びけるなり。

いにしへの歌よみの癖を申しつたふ。道綱の母はともし火にそむき目をとちて案じ。和泉式部は引かづ  
 きてよみ。はれの時はかほを懷にさし入れてかうがへけるとなん。心ちらずして思を凝すの爲なるべし。  
 唐王勃。爲詩文。引被覆而臥。起即下筆不休。時人謂爲腹稿。宋陳師道。平時出行。每有詩興  
 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文海披沙にこれを擧げて。古人の苦心を感じけり。  
 篠崎金吾和學辨に。時風の輕薄をそしりて。先つ死なぬ内に詩文集を板行したがる世の中なればとい  
 へるは。護園の徒を指したるなり。奥田三角へよせたる書を見けるに。南郭文集上木いたし候。存生の



内に家集を公にするは、めつらじき事にて候。彼社中にもをかしがり候。しかれば生前に集を版にするは、南郭よりそ始まれる。今は世のならはしとなりて。あやしむ人もあらざるなり。もろこしにては五代の時に始まり。明に至て盛になれり。古人之書、多可傳者、未嘗白求其傳也。藏之家、或當時、或後世、人見而愛之、爲之鏤刻。與衆同好、故可傳也。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於世、識者非之、可見前此無自刻其集者。今人不自量其詩文可否、槩爲鏤版行世、是以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雲谷臥餘にいへり、近ごろ又一弊を生して、集本に人の評を請うておこがましく批評をてらひ。あぶらの滴たるやうなるほめ辭を、靦然として世にひけらかす。まことに輕薄浮華の至り、おとなげなく厚き顔なりけり。篠崎は祖來の門人なりけるか。山田麟嶼にともなひ上京して、東涯にも從遊しければ、三角と親しかりしなり。

われ諸生たりし頃は、詩人咏物を競ひけるを。先輩いやしめて輕薄とす。況や香齋躰のときは、あへて指を染めざりけり。近年は竹枝詞おこなはれて、狹斜淫佚の状をはぐからず。輕薄をほこりて風流とするに至れり。にがくしく詩道を汚す。風雅の罪人にそありける。冷齋夜話に、黃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法雲秀禪師、鐵面嚴冷、能以理抑人、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盪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爲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詞曲となん。香齋竹枝の

にくむへき、實に罪惡の由なり。況や演劇院本の作者は、無間地獄に墮つへきなり。

歌ならふ道は、おほく戀の歌をよむよりして、堀川院の御時にか、艷書合といふことの出來にけるぞけしからぬ。おほやけの命として、みやづかへの人人に、かゝる詞を奉らこめられしは、いかなる淫風になんありける。王道のおとろへは、和歌に耽る。源氏物語の行はるによると、後光明帝の歎かせ給ひしは、かけまくもかしこき御言なりけり。荷田春滿は、歌學復古の宗匠なりけるか。男女のちざり何くれと物によせて、心にもあらぬあだし言をよみ出るは、誠をのぶる歌の本意ならずとて、戀の歌はふつとよまざりけり。有がたき卓見といひつべし。兼好がつれく草に、よろづにいみじくも、色このまざらん男はいとさうくしく、玉の杯のそなき心地をすへきといひ。戀せずは人は心もなからまし。物のあはれはこれよりそしると、俊成卿の示されしなど。いかにもさることながら、出辭氣斯遠鄙倍のいましめこそ。人躰をたしなむの金言ならめ。されば古賢の行跡を傳にしるせるも。口未嘗言淫褻事をもて、徳義の一として稱し傳へけり。詩つくり歌よむにも、此戒をつゝこみ守るへし。父子の間にて唱へられぬ詞は、口を絶つていはざるぞよき。かの慈鎮和尚の、わが戀は松にしぐれの染かねて。まくずか原に風さわぐなりと。艶情を盡せる歌をよまれしは、參寥子か鞦韆よりも甚しく、破戒の罪に近かるへし。當時の譏をまねきけるはむべなり。加藤清正の家の掟には、さふらひの歌よむことを禁せられたり。かくさまくの弊おほきによりて、士風の柔弱に流るゝのみなら



す。風俗を害はんことをいとはれしなるべし。武家においてはげにもと思ゆ。  
右摘録反古抄中係詩話者凡

夜航餘話卷之下終

題詩史顰

古之詠史者。一言一咏皆有所爲而作。故往往有詩史稱。後之作者率不察當時情勢。慢然品評贊之。罵之。亦不過玩弄古今人物而已。豈詩史云乎。今觀茲篇情意懇切。以公義名分爲旨。真不負爲詩史焉。而自曰顰者蓋謙耳。嗚呼如茲篇。在今日觀之。一部詩史而已矣。使當世人士讀之。則將如何觀乎。此詩史之所以貴于世也。

明治八年清明後二日識於二州橋南紅塵不到處

養素軒主人

余嘗詠楠墓曰。楠子墓邊秋氣清。彷徨弔古仰英名。老松留得雄風在。時聽千軍萬馬聲。

青青柳原前光

余嘗詠楠公曰。天子蒙塵運未傾。勤王諸將尙縱橫。賊圍可潰死傷勇。無乃斯公太早生。讀此卷到



藤公曰。多君忠諫觸皇威。去就誰知有是非。若使當年能死事。良勝丘壑着僧衣。則又爽然自失矣。嗚呼忠臣死生之際。其可不明見而深察哉。

紀元二千五百三十四年第四月十二日

愛古堂主人平崇識

讀詩史顰

詩者志也。讀其詩而其人志可知矣。市野某生長市井間。而能有感於南朝忠邪之跡。其生平之志可知也。蓋在寬政年間名義未分明。雖士大夫或有惑於順逆之跡。某何爲者。早看破大義。猶如衆草中之得瓊芝。魚目中之得明珠。洵可珍也。余嘗慨近來刻本太多。學者茫然迷津涯。凡無用之書悉可燔也。若此篇在今日作之。不必足傳。而在寬政年間成之。其志之卓越安可滅哉。

明治七年四月秋月樹題於橋場小莊鐵蕉園中

詩史顰小序

或持此小冊子來請序。一日觀之。則篇中皆係南朝諸將之事跡耳。或詩或評。詩以詠之。評以論之。詩評俱質直古雅。令人感激而忠邪自判然矣。實非淺學士所及也。述之者誰。往年寬政年間人市野

某云。斯人而有斯學也。可謂市井中之珍奇矣。今予以寬政前後考之。乃享保中古學行於世。抑其學派邪。今又觀此篇見於世。復知古學行於四海之兆。其在於斯歟。其在於斯歟。予喜記弁其首。

明治八年歲次乙亥二月書於靜息區燈下

龜崖

杜少陵之詩。多咏時事紀人品。當時謂爲詩史。迨後黃遠公讀史吟評。舉忠臣義士奸雄猾賊之名于世者。以繫之詩與評焉。蓋詩者發於志所之。而咨嗟咏嘆之。則其意尤深而長。評者揭其人之大節。而議論軒輊之。則其義益著而明。是以言之所不能述。詩能出之。人之所不能睹。評能發之。前脩所謂助史不及者非耶。友人市野俊卿嘗讀國史。而有感于南朝焉。因列其十有五人。繫之于詩與評。以有詩史顰之作。是豈慕杜黃者邪。夫南朝五十年。勇敢裂眦之士亦不少。而其最卓者。判官新田左中將是已。判官之忠不讓武侯。左中將之才不下衛霍。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者。讒邪在上爲之壅蔽也。嗚乎以二公之忠與才。而不能成其功。而況於不爲二公者乎。由此觀之。忠臣義士含恨地下。奸雄猾賊流毒四海。唯是時爲甚。則俊卿之所以有感也。讀者試觀之。詩評間矣。其責備誅心之旨。皆粲然無餘蘊焉。則所謂助史不及者有焉。及其告成事。乃書之以題于簡端。寬政壬子秋日杉本良子敬序



詩史顰

江戶市野光彥述

大塔宮

生憎婦舌阻恩情。獄士徒埋孝子誠。皇上不知姦賊計。自家壞了一長城。  
 王艱楚勤勞。再興王室。天下之赴義者。莫不由此感起焉。故王存則士心附。王死則士心離。士  
 心之離合。存亡之所繫也。王宜謹慎淵默。藏銳昧跡。奉詔而復天台座主。多請莊園而蓄泉穀。  
 以致僧兵之精強。則魯氏雖狡甚。豈不為之膽落乎。不能若此。而欲速誅魯氏。機事不密。  
 為其所乘。終逢其毒手。身死獄中。而王室亦不振矣。嗚乎豈非千古之遺憾哉。

楠正成

決機制勝立元勳。奇與孫吳較寸分。歎息英雄吞志沒。空將忠義許楠君。  
 楠公笠置之對。猶韓信漢中之言也。大計先定。注措從設。非入傑其誰能之。况公忠大節。炳乎



如日星之麗天。亘萬古而不可磨。是韓信之所不能及。而將與諸葛孔明并驅爭先焉。或謂昭烈三顧。孔明始出草廬。笠置遣一介使。楠公即至。其出處微有差焉。是不然也。我日本開關以來。聖子神孫。繼躋建極。百王一姓。萬世不易。六十六州。皆悉莫非王臣也。況世食采畿內。列職人臣。赴君父之急。有甚乎飢渴焉。豈同於織屨之子為天子者乎。如孔明出亦可。不出亦可。唯其知遇之隆如彼。則不能不出而已。為楠公者。余猶恐其出之不蚤也。

### 楠正行

大厦垂傾獨木支。此公真箇好男兒。捐生報國全忠孝。楠氏家風也數奇。公受父遺託。堂構之義增勤。以敵王愾報父讎為心。又能奇正互用。以寡勝衆。義旗之所向。敵人風披。可謂此父而有此子矣。嗚乎當南朝衰頹之秋。天下之忘義而殉私者何限。而公能終始如一。以死報國。清忠苦節。烈於風霜矣。乃父而有知。欣然含笑于地下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也。故事父之道。莫美成交之志焉。然則如公豈非忠孝兩全者哉。

### 新田義貞

人心向背反掌間。真武如君敗岫還。可識興亡天意也。姣姬充賞不相關。左中將首唱大義。所向無敵。滅巨魁。定關東。何其易也。及與尊氏構難。敗亡相繼。蓋世拔山之力安在哉。旻天不吊。王綱日弛。人心已去。姦雄乘其機。雖以公之忠武。亦有不可挽。

回者歟。比叡之役。尊氏西走。帝賜內侍以賞其功。而公漁其色。不敢追討。賊焰熄復熾。天下竟不可為也。然則公之罪。死有餘責矣。然公勤王之志。百折不撓。收餘燼而圖恢復。又且繼之以死。則豈漁女色而忘王室者乎。且際會之來。非當一時也。天意倘祐王室焉。則恢復之業。又有可為之日焉。然則雖有百內侍。徒足充下陳而娛宴遊而已。

### 新田義興

膽勇元來有父風。豈圖舟覆溺英雄。莫言詭計輸姦賊。兵道欺人臣道忠。公之襲鎌倉也。躬侵矢石。所當無前。辮索斷而垂地。伏鞍結之。敵乃交兜鍪。泰然無驚色。其勇猛之氣。北宮勦不如也。運屬陽九之會。忠義之志不得伸矣。矢口渡之變。天邪人邪。死為靈鬼。尚且殺所怨。嗚乎其神靈如此。而不能殺魁賊。何也。曰。天定而勝人。其未定也不能勝焉。天且然。况鬼神乎。此非其神之不靈也。

### 名和長年

真龍失水急如焚。壯士乘機著烈勳。船上山頭移蹕處。片時不可少斯君。當隱岐蒙塵之際。逆臣縱其螫毒。而復挾將心。帝能超波險而避難。長年奮然棄身而赴急。護行在。却賊軍。中興之基本立矣。微長年。帝其危哉。及尊氏犯京師。審察時世之不可為。閉街門而戰死。嗚乎其功業忠義。與楠氏比美。而遺風餘烈。起貪懦乎千載之下。豈不偉乎。



### 源親房

賀蘭觀望急，離陽移檄勤。王勢不張，運否全才無所用。徒修國史，正綱常。公以文武全才，盡心王室。千艱萬苦，無不備嘗。關城之圍甚急，而結城親光觀望不進。公乃移書諷以大義。忠烈慷慨，志貫金石。千載之下，讀其書，不覺潸然淚下也。嗚乎！至誠之感，人心者遠矣。而不能回親光之志，何哉？豈有時勢利害之膠，人心甚於頑石者歟？公晚修國史，正統斥僭，議論正大。比范純夫唐鑑。北朝又有續正統之作，其意專欲爭正閏也。然北帝足利氏之所立，童謠所謂將軍賜以天子位者，足以觀時世矣。南朝雖偏安，三種神器現然在焉。賞罰號令一出天子，忠臣義士為之爪牙，然則正統之辨有所歸矣。

### 源顯家

千戰徒勞答國恩，君能不忘喪其元。人當死作忠臣鬼，寧做姦雄負至尊。大舉可一，而不可再也。蓋亂世人心，隨形勢而變化。朝為父子，夕為胡越。反覆離合，不可端倪也。善將兵者，當一舉得志之際，激勵奮發，告陳衆旅，執訊獲醜，掃除巢穴。是以禍根絕而災孽息，可以致治平矣。二位一季，奧羽之精悍，敗東軍，走巨魁，其功亦偉矣。而一勝之後，驕惰并生。未及追討，陛辭而歸鎮。遂使賊養勢再起焉。其罪與義貞一律而已。及再舉入援，諸部觀望，兵馬不集。雖能拔鎌倉，而師潰安部野。身膏白刃，骨朽黃壤。豈非可惜之甚哉。

然如其忠烈，媲美二楠，而千載有餘芳矣。

### 藤原藤房

多君忠諫觸皇威，去就誰知有是非。若使當年能死事，良勝丘壑着僧衣。藤房直言極諫，歷陳時弊，可謂不負納言之寄矣。而帝之不從其言也，則一旦憤世悼時，棄君父而歸緇徒。謂之能自晦則可，謂之忠臣則余不知也。藤氏之於朝世臣也，父子一族皆列顯達。富貴榮耀，赫赫乎一時。為藤房者諫而不聽，則宜繼之以死也。若使未能死之，而護君於艱難之際，竭力盡心，與王室共存亡，則足以塞責也。今夫脫然棄君父而不顧，高蹈遠引，與鳥獸為群，豈非一己之私哉。比之惜生苟免者，其何遠之有。

### 足利尊氏

天皇誤認假為真，本是豺狼不可馴。從昔姦雄能定世，勝君勞力只殘民。尊氏狼戾狙詐，為一時之姦雄。幽天皇，弑皇太子，大逆無道。人神所共憤，五十餘年之間，生民之肝腦塗地矣。雖萬死不足以償其罪也。夫新田氏父子宗族，皆為所禽滅。殆無噍類，豈非萬世之大讎乎。故號為之遠孫苗裔者，不能既及其世而報之讎也。則宜撥其塚而鞭其骨，以泄祖先忠義之憤。而表子孫孝誠之心也。夫復讎雖百世可也，是春秋之通義也。

### 足利直義



姦謀百出傾入國。又以奇禍及自家。兄弟鬩牆身且死。好還天道豈舛差。  
直義權謀機智皆過其兄。而陰狡殘賊亦特甚焉。幽天皇弑皇太子。皆其所教也。即使足利氏幸無  
有此人。則尊氏亂賊不至此極矣。其亦元惡大憝。不可以從賊而減二等也。及兄弟構難。伴  
歸順以緩王師。朝廷亦以姑息為便。不加天誅。終令亂賊縱其詐。豈非可恨乎。然其終也敗亡  
相繼。卒于鳩殺。則出乎爾。還乎爾。天道亦昭昭矣。

### 赤松則村

有功無賞為姦諛。奈恨君王與異圖。舉事未離功利念。圓心畢竟是非夫。  
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則村首建義旗。恢復中原。  
其功亦大矣。然及其奪守護職。憤恚怨望助賊為虐。其所營為。豈是出乎功利之心。而不知忠義之  
可貴也。豈所謂天下之士哉。且其功之不見錄也。誰令之然。豈非准后之讒乎。尊氏諂事准后。  
離間將士。則亦其所使也。為則村者。宜飲其頭食其肉。而報之怨。而甘立之下風為之謀首  
勸之擁立閭位。而為王室腹心之患。何其怨王室之深也。又何臣事所怨之謹也。吾未知其為何  
心也。尊氏雖賊乎。不吝土地。割封從賊。則貪利之奴。亦感寶玉之賞而已。

### 高師直

掠人婦女奪人田。震主淫威高執權。將士為君吞怨死。於君死日亦誰憐。

師直一旦極富貴。驕汰隨生。荒淫無度。谿壑無滿。遂迫尊氏而逐直義。夫尊氏忘恩負義。以  
犯主上。則師直亦能學主人翁耳。亦誰尤乎。師直之見殺。髡首乞哀。僥倖苟免。其平生之勇氣  
安在哉。夫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則真勇者出乎平素存養之積。而非一時血氣之為也。師  
直藉主威。據權勢。則其以為勇者。亦特血氣耳。宜矣其臨死生之際。噉觶然如犧牛之就屠也。  
抑亦小人之常態也。

### 足利義滿

南北和同致小康。東山霸業此時昌。王家不比將家好。勸汝休為太上皇。  
義滿戡定禍亂。一匡天下。寬猛相濟。威惠敷乎遐邇。可謂才略遠超其父祖矣。然功伐自矜。驕  
侈僭上。叡山之遊擬上皇之鹵簿矣。又嘗有言己為天子。以山名細川比攝家清華。其兇悖一何似  
爾父祖也。亦萬世之罪人也。義滿又嘗受朱明封爵。稱臣於異國。而不悟損我日本之威風也。  
即令其事我主。以事異國之禮。則又無害為純臣也。唯其桀驁能凌弱。而不能不懼強欺。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然後可謂真英雄矣。如義滿。亦可鄙夫。

### 細川賴之

補幼匡時大業傳。文才武畧一時賢。君須疾去懸禪榻。滿室蒼蠅誰昔然。  
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足利氏之家法也。而又有如賴之之賢。豈非鏡中鏗鏘者乎。



補導藐焉之孤兒。而恢弘霸府之基業。可謂良臣矣。然功高權重。讒慝之所生。嗚乎賢如賴之。亦未免海南之謫矣。其詩曰。滿室蒼蠅掃難盡。去尋禪榻挂清風。夫使義滿震雷之怒不竟解。則大患將立至矣。欲尋禪榻而挂清風。其可得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若能及早而引去。雖有蒼蠅。其如我何。夫豈富貴利達之釘其心。而不能決然勇退歟。幸而義滿覺悟。再得執政柄。抑亦天之擁護善人也。

跋

杜少陵詩聖也。而有詩史之稱。溫陵黃遠公著讀史吟評。其亦詩史之遺意也。僕嘗讀南朝之紀傳。而感其忠邪仁暴之不一。理亂興亡之無常。而自忘其分。越尊俎而述是編。敢僭名詩史。而做響于遠公也。膚淺之學。鄙陋之識。規規然唯蹤跡之追隨。而於國事之大體。人心之隱微。無一闡明乎其間者。則亦里之捧心者也。讀者幸舍醜之可惡。而取于美。美惡惡之心矣。

寬政壬子秋夕

神田市人市野光彥識

市野光彥。俗稱市野屋三右衛門。狩谷望之。俗稱津輕屋三右衛門。二人交友。實如兄弟。當時都下有市商好學問。唯是六衛門之諺。指此兩人而言也。其他如近藤守重。佐藤坦。松崎復。伊澤信恬。木村定良。前田夏蔭等。皆友人也。一日諸友相會讀書。當其文義不通。衆議未決之際。窗外偶有倉庚。數聲弄好音。光彥開戶叱之曰。喧噪不堪。宜速飛去。一坐皆絕倒矣。此是文化年間事。其人物非凡可想見。因錄此事以換跋文。

枳園森立之錄



跋

元建諸臣忠邪之論。其詩其評一一公平。吾復何言。竊謂方今國家百廢俱舉。治具悉張。正是賢才諸公輔佐明主之所致。雖元建諸臣猶有遜色也。然人之忠邪賢佞。非一事一業之所能盡。故古人云。蓋棺事定。諸公百年後。安知不復有微市野氏譽而論述者。則讀此卷者不可不思也已。

片桐讓之

律詩天眼序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歌。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謳。今子彥氏之深於詩也。有所獨得。乃筆于書。名曰律詩。天眼能令藝苑之士。各具詩眼。豈不快觀乎。余附諸書林鐫刻。以傳于世云。

寬政戊午嘉平

尾張岡田挺之撰



律詩天眼序

太史公論鄒子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以為其語闊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家君嘗作律詩天眼。蓋亦有類此者。先引佛說。以不經其言。使觀者懼然顧化。然要其歸。獨止乎起束喚應虛實沈響六對之藎。始也亦濫耳。而有附言七則。餘論十則。附言。略舉前脩之成說。以告學者。餘論。痛論近世詩家之流弊。以戒學者。則實後輩可以為帳中秘之書也。若夫餘論中。數歎風俗之日走浮薄。及稱埃千載之子雲。則家君藉以小吐胸中磊塊者。秀不敢具論云。

寬政戊午四月甲辰

太行 熊 阪 秀 撰

律詩天眼

東 奧 熊坂邦子彦著

男 秀 君 實 校

佛說以為得八百功德殊勝眼。則雖未得天眼。以父母所生肉眼。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阿鼻獄。上至有頂天。亦見其中一切衆生。及業因緣果報生處。則其所謂天眼者可知也已。昔余與南溟江先生。論詩及律法。先生迺稱善。曰。今吾子所發明。乃律詩正法眼藏。雖徠翁亦秘之矣。吾子其秘諸胸中焉可也。時余以先生既耄。未甚信之矣。自後。稍以其法觀律詩。悉見其錙銖斤兩。意象體裁。下至當世。上至唐代。亦見其學力造詣。推敲合否。及一切詩魔。野狐外道。不啻若八百功德殊勝眼見三千大千世界也。試以告人。纔拈聲律者。輒亦能辯菽麥。余於是乎始深信其實為正法眼藏矣。則載諸簡。益以附言餘論。名為律詩天眼。遂以授吾黨小子云。天明戊申五月記。

凡觀律詩法。固當豎看。又當橫看。此所謂正法眼藏也。乃圖下方。



【按胡元瑞論律詩。既有偏枯及銖兩等語。學者玩味之。固自不埃余言。然余橫看二字。先覺之所未發。比諸胡語。殊覺簡且盡矣。】

如此	風實	急响	天實	高响	猿實	嘯態	哀沈
圖則	渚實	清 <small>八字就對</small>	沙實	白响	鳥實	飛態	廻沈
不必	無虛	邊實	落形	木物	蕭	蕭	下活
問對	不虛	盡實	長形	江物	滾 <small>連珠</small>	滾	來活
名字	萬客	里主	悲死	秋實	常虛	作死	客實
法而	百客	年主	多死	病實	獨虛	登死	臺實
妙處	艱	難	苦虛	恨死	繁形	霜實	髻 <small>支牀</small>
自見	潦 <small>疊韵</small>	倒	新虛	停死	濁形	酒實	杯 <small>器物</small>
所以	藏也						

【按律莫難於七言律。難者既舉。易者自見。故不復論五言律及排律。且五七言絕句。亦有前對者。有後對者。有四句全對者。如皇甫曾送王司直。及王之渙涼州詞。前對也。如孟浩然宿建

就對也。聲亦皆。月聽猿。若為秋。與洞庭。到衡山。右丞明。眉及王。杯映翠。銀燭金。雜青絲。歌急管。嘉州嬌。也如參。中自對。就對句。

秀按皇與黃同音。紫以對。

德江。及劉長卿照陽曲。後對也。如令狐楚從軍行。及杜審言渡湘江。全對也。雖體殊格異。要不出此範圍。恐兒輩漫不省之。故言及。

可見風天渚沙。急高清白。猿鳥嘯飛。無邊不盡。落木長江。蕭蕭滾滾。下來。萬里百年。悲秋多病。常獨。作客登臺。艱難潦倒。苦恨新停。繁霜濁酒。或以物對。或以類對。或以言對。或以事對。或以正對。或以反對。或以意對。或以音對也。按秋與愁同音。假以對病。客與閑同音。假以對寒。共妙。若更細論之。則猿獸中一物。而鳥則羽族皆鳥也。乃覺猿重而鳥輕。哀繫人情。廻則不然。乃覺哀重而廻輕。如苦恨新停霜鬢酒杯。亦覺不甚密。此蓋亦自律詩法耳。凡律詩。起結欲對偶極切。則害乎意象。是以良工不爾。起則如參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及鷓鴣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絲與眉紫陌與皇州不切。結則如杜工部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及一臥滄江鷺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鳥道與漁翁臥與回晚與班不切。按漁與魚同音。假以對鳥。亦妙。唯如仄韻對起。則不得平極切。且如右丞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遠漢宮斜。誰謂為不極切乎。按胡元瑞曰。右丞多仄韻對起。無風韻。不足多效。蓋仄起。宜五言。不宜七言。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右為秘密大藏印可之妙。不唯可以觀詩。亦可以解詩。不唯可以解詩。亦可以自作。小子珍之。

附言

一胡東越以為風急天高一章。如海底珊瑚。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法句字法。前無古人。後



無來者。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又以為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實一意貫串。一氣呵成。驟讀之。首尾若未嘗有對者。胸腹若無意于對者。細釋之。則錙銖鈞兩。毫髮不差。真曠代之絕作也。故余論律法。特取此詩以為圖。

一余近更得一法。曰。凡觀律詩。當除中二聯合首尾而誦之。非自然有一氣相貫。則雖金聲玉振。未許其可也。且如子美送韓十四江東省觀。除中二聯。則為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如延清途中寒食。除中二聯。則為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故鄉腸斷處。日夜柳條新。如此二詩。以為絕句。恐未易辯。可見有一氣相貫也。此法雖不及大藏印可之妙。要為頓悟之門。抑亦可以為次也。按如老杜野老雞前一章。驟誦之。則似有與。余言。齟齬者。然細味之。則自有一氣相貫處。

一余常晒人謾作七言律。蓋有說焉。胡東越以為近體之難。莫難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其貫珠也。如夜光走盤。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絕無參差扭捏之痕。綦組綿繡。相鮮以為色。宮商角徵。互合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纏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詞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清廟明堂。沈著則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雄大則泰山喬嶽。圓暢則流水行雲。變幻則凄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迺稱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難之。其難如此者。而容易作之。能免識者之笑哉。

一王弼州曰。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胡東越曰。結句似微弱者。第六句既極飛揚震動。復作峭快。恐未合張弛之宜。或轉入別調。反更為全首之累。只如此軟冷收之。而無限悲涼之意。溢于言外。似未為不稱也。之二公之論。孰是孰非。此學者之所當辯也。

一弼州又曰。玉露彫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胡東越曰。盧家少婦。體格丰神。良稱獨步。惜頰頗偏枯。蓋玉露彫傷。菊輕而舟重。日重而園輕。老去悲秋。短髮輕而傍人重。是為斤兩不足耳。盧家少婦。以寒砧對征戍。以木葉對遼陽。蓋寒砧砧耳。寒以形容其聲。猶白馬之白。以語其色也。曰征曰戍。自是二事。木葉只是木葉。而遼陽則地名。作如是觀。偏枯自見。可見二公之論律法。不少假貸也。

一弼州又曰。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王敬美曰。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胡東越曰。作詩最忌合掌。近體尤忌。而齊梁人往往犯之。



如以朝對曙。將遠屬遙之類。初唐諸子。尙襲此風。推原厲階。實由康樂。沈宋二君。始加洗削。至於盛唐盡矣。又曰。杜題桃樹等篇。往往不可解。然人多知之。不足誤後生。惟中有太板者。如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之類。有太凡者。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之類。若以其易而學之。爲思斯大。又曰。如李頎朝聞游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景聯復云。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朝曙晚暮。按詩中無暮字。當是夜字誤。四字重用。惟其詩工故。讀之不覺。然一經點勘。即爲白璧之微瑕。初學所當戒。又如右丞早朝詩。絳幘尚衣冕旒袞龍佩聲。五用衣服字。春望詩。千門上苑雙闕萬家闔道。五用宮室字。出塞詩。暮雲空磧時馳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用馬字。柳州詩。衡山洞庭。三湘夏口。汾城長沙。六用地名。雖其詩神骨冷然。絕出煙火。要不免于冗雜。此諸公論。實爲律詩之良詮。故拈出于此。一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自是嚴滄浪千古妙解。而非於斯道打破一關者。則不足與語也。是以余之論詩。論法而不論象。蓋如絕句姑舍是。律詩而無法。豈得謂之律詩哉。

### 餘論

一亡友鹿柴茂字晉人。資性豪邁。好飲酒。亦頗好學。而其於文章。無所甚解。且如其於詩。以爲詩自然而已矣。其意蓋欲如謫仙賦清平調。或於醉後恍惚時。以不用意得之。此蓋泥滄溟工者

顧失語也。殊不知其似不用意者。則其用意之最至者。而其似工者。則其用意之未至者也。今有璞玉於此。使玉人攻之。雖割之以切玉之刀。錯之以他山之石乎。始則尙見錯礪之痕。琢之又琢之。琢之不已。孚尹旁達。於是乎至矣。此謂人工竭天真至。此謂自然也。且夫謫仙所謂錦心繡口。開口成篇。奚害其美。今人才非謫仙。雖腹能便便。唯是三斗爛腸。任口吐句。其能得佳乎。晉人又恒言明詩非自然。蓋以明人刻意于唐也。亦大曠大曠。要彼所謂自然。非吾所謂自然也。小子識之。

一近世詩人。率不多讀書。故不識字。是以其所作。雖以和訓誦之。則如可聽。至於以漢語觀之。則間有失意義者焉。且如龍公美浪華懷古云堯仁曾許三年貢。蓋用仁德帝免天下三年租稅事焉。而下字大誤也。若使華人讀之。則必以帝爲聚斂之君矣。何則以公美之句。似民請輸三年租稅。而帝乃許之也。且許字與免字異義固矣。而貢字又與租稅字異訓焉。而公美以爲同義。不亦謬乎。觀於諸史書某國遣使入貢。可以見已。諸如此類。不遑枚舉。彼名高之士。而尙如此。何況瑣瑣者邪。小子其勉讀書可也。

一今世詩人。專以詩人自命。視經術文辭。猶越人之視章甫也。偶觀儒生詩。則唾而罵之。曰。窮措大何作此難解語。殊不知唐人之詩。雖貴流暢乎。非學窺二酉。亦有不可得而解者也。世稱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者。以其詩近鄙俚故云爾。其



實豈無知老嫗之所能解乎。觀於其諷諭間適等諸篇。可以見已。且也唐代女流。動有文藻。則安知樂天家老嫗非關盼盼崔鶯鶯一流婦人也。若以易解為美乎。則我邦詩人何不以國字作詩。而窮年兀兀。學彼詩之為。豈非以我詩僅可以傳我日出之邦。而彼詩足以通彼我之志。而不朽乎天地之間邪。則豈可以不學而容易作之乎哉。明謝茂榛以詩人自命。一長詩社。猶不免不學之誚矣。而況我邦今世詩人乎。今世詩人。動輒引嚴滄浪詩有別材之語。以文其陋。猶方技家引許胤宗鑿者意也之語。以藏其拙也。懶惰子弟。悅其易而多歸之。遂至於引類結黨。牢不可解。皆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一凡明人命題。莫不取法於唐人者。間有不便於自運者。則必取法於宋人。要之。以彼其才。何創而不可也。而必有所取法者。則其好古之風迺爾。嚴滄浪有言。曰。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為唐人今人矣。蓋詩者。志之所之也。而題引。志之先形於言者。宋人之詩與唐人之詩。氣象自不同。則其志亦隨異矣。則其志之先形於言者。亦豈得不異其撰也邪。而猶且有時乎取法於彼者。則亦好古之風迺爾。若夫小序短引。則唐人率用四六。明人率用散文。雖亦各從其所好乎。要之。詩既學唐體。則小序短引。亦似當用四六矣。是則亡論已。而近世詩人於命題。多漫不省之。至於有侏儻鳩舌。不可知為何等語者。假令其詩金玉鏗鏘。豈可傳邪。况乎無有其力不足舉一羽而能舉百鈞者哉。噫。亦不

思之甚矣。

一袁中郎詩云。多少窮烏紗。皆被子曰誤。凡如此類。其敗風俗之大者。豈不可惡乎。近時童謠亦有子曰儒學身之句。益見其效矣。於是。都下又有二惡客。多製小說演義詞曲。以為射利之具。以說不根之事。以載可愧之行。淫言嫖語。至於父子之間。不可披覽。今夫小說。俚語以記其事。圖畫以見其態焉。則都鄙兒童。所朝耽夕玩。所謂少而習焉。習與性成者。遂至於不畏父兄之言。不承師長之教矣。然小說猶可。至於演義詞曲。則亡論每一本出。一國之人皆若狂。即至於山村水市。窮閭陋巷。亦每有開一劇場者。其後必致有士女淫奔之行。由是觀之。聲音之移人。奚翅小說。其使風俗之日走浮薄。速于置郵而傳命。吾將請向方斬馬劍。而斷此輩以懲其餘矣。亦唯賢士大夫在朝廷。日論治道。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吾儕小人。則得長在隴畝。時時曬腹中書於堯日。且擊壤而歌太平。是為可喜耳。誰謂風俗之美惡。不關詩道之盛衰乎。

一當世詩人。大抵有兩種人物。一種稱奉服門之遺教。傲然棄薄中晚。自傳開天。然誦其詩。則往往有不成語不成篇者焉。尙何暇語格調哉。一種稱為公安竟陵。公然排擊李王。紹述蘇黃。而問其業。則有詞理兩失。殆不上口者焉。又何足論宗派哉。噫。甚矣風俗之日走浮薄也。彼既以非其任。而敢主詞翰之席。以誑後輩。以重其精。此又以非其器。而敢摘李王之瑕。以欺



後生。以賣其名。甚矣風俗之日走浮薄也。小子其慎勿爲此輩所惑哉。  
 一當世又有一種俗物。自幼專業詩。而不事經術文辭。性亦聰慧。旁解屬文。則輒作爲文章。以傳于世。乃妄意是足以干王公而取富貴矣。試取而讀之。則唯拾綴詩語。暖曖姝姝以成篇者。乃覆甕之不足。豈可以當敵帚哉。譬諸婦人之詭爲男裝。雖冠高冠佩長劍。態度終非丈夫氣象。豈不可耻乎。如耻之。莫如姑舍女所學。而讀經史子集。讀經史子集三年。而後知余言之不妄矣。知余言之不妄。而後知文章之所以難矣。知文章之所以難。而後知其所爲之可耻矣。知其所爲之可耻。而後始可與言文也已。若尙迷而忘復。飾固陋之心。以傲倖萬一乎。縱有天幸。竊一時之譽。或得文學掌故。寧不愧於尸素乎哉。何況望不朽於後世邪。余不欲此輩之安於小成也。故不避其睚眦。聊言及爾。

一今時游客輩。間有左袒清人者。曰。清詩神韻獨勝。又曰。絕無黃金白雪字。此豈有所見而言者哉。唯藉以自衒耳。夫近體詩。唯唐爲至。唐後唯明爲善學唐。觀跡乎明。方軌乎唐。前脩之良規也。弁州有言。曰。前規盡善。無事旁搜。不踐茲途。便爲外道。小子思諸。

一余近讀清人七言律。勿論其高者不能錢劉。下者既墮鬼國。亦頗有不上口者。且如程可則長安春望云。春風何處只徘徊。此黃吻兒曹所不言。教人無那獨銜杯。亦稱語可笑也。如程嘉燧過易水懷古云。遷史至今疎劍術。酒人從此送荆軻。後句猶可誦也。前句何語也。  
按劍術二字。魯句踐論荆軻一語。豈駁遷

史。則見其牽強。且題中亦刺一過字。極可笑也。 如錢大昕潤州懷古云。登臨極目氣縱橫。有何佳致。僧寮碑版照三吳。亦何語也。如曹仁虎贈惠定宇云。身通六籍方成博。學貫三才始號儒。亦一措大語耳。蓋清人襲晚明之風。固不足置齒牙間也。

一昔者我嘉應帝侍讀清賴業。讀禮記至大學中庸二篇。未嘗不喟然歎也。曰。中原如有名世者出。則必取此二篇。以爲聖學之標準矣。後數十年。西士始傳朱元晦新註。則果取大學中庸二篇。以合論語孟子。名爲四書云。由是觀之。此不必襲彼。而天壤之間。氣運之所使然。有不期而然者。要之。名世之人。豪傑之士。或先彼而彼不違。或後彼而承彼風。則亡論惺窩羅山繼濂洛之統。即徂徠唱古文辭。亦承滄溟弁州之遺風者已。唯其所謂以古言視古言云者。則前脩之所未發。可謂千古之卓見也已。而其於詩。亦以李王爲準則。則比諸白石鳩巢諸公。雖同宗唐人乎。亦不無大逕庭也。自後。數十年于今。物門諸子。零落殆盡。於是乎漸有祖述公安竟陵者矣。而其學鹵莽。其識滅裂。未至於風靡一世也。然履霜堅冰至。積漸之所致。不可不早戒也。余故嘗論詩道。以謂以李王爲至者非也。爲公安竟陵者亦非也。當一意以盛唐爲師。唐詩數百家。何求而不有也。當求新奇於其中。慎勿求諸元白以下。是余救時之論也。夫市枯骨者。雖無千里之用。終有致駿之喜。李王是也。事詭遇者。雖有十禽之獲。終有失馳之憂。袁鍾是也。蓋步趨追人者。率乏風神。爐錘由己者。率失槩曩。此詩人古今之常患。維此片言。足以折明世李



王袁鍾之獄也。嘻。救時之論。矯枉之言。大抵不能無弊。朱元晦專斥詞章之學者。有所指而言也。而不學儒生。假以為文固陋之具。時時見笑於大方。物茂卿力排性理之說者。有所為而發也。而輕薄少年。假以為趨浮華之資。往往獲罪於名教。余故嘗誨人。以孝弟忠信為本。蓋仲尼有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有子亦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夫子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知丘之好學也。禮亦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由是觀之。縱有周公之才之美。非孝弟忠信以為質。不足以為君子也明矣。而棘子成稱君子質而已矣。則子貢責以駟不及舌。此仲尼之所以貴文質彬彬也。蓋聰敏俊爽者。率無行。篤實愿慤者。率不才。此學者古今之恒弊。維此數語。足以解宋代洛黨蜀黨之紛也。吁。先明既有李于鱗王元美輩出。稱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亡何。有袁中郎者出。矯以清新輕俊之風。明季又有鍾伯敬譚友夏輩出。又矯以幽深孤峭之致。變而又變。靡有底止。文雅之道。於是乎幾於熄矣。大凡物極則變。變則化。今夫有清代明。百四十有餘年。安知不彼有豪傑之士出。厭晚明之風。復唱復古之業也。又安知余之論非所謂先彼而彼不違者也。余未知其果然邪果不然邪。聊記以俟千載之子雲云。

律詩天眼終

寬政十年戊午夏五月

熊阪璜 著

男熊坂宇右衛門  
源定秀君實甫校

書肆

尾州名古屋 町一丁目

風月孫助梓



## 學問所創置心得書

一、侯國に學校のまふけあるは、國君の本意何の爲なるや。其國の人士たるものに倫理を辨へしめ。忠孝を勵まし。行實を正くし。事理に通達せしめ。始終それくの職に任して。用立べきものになさしめむと欲するに過ぎるのみ。古の學と云ふは。心に辨へて身に仕なす事をいふ。國君の望むところ。こゝにあるなり。然るに後の儒者みな學問の趣意を失ふて。遂に文字上の事のみ成れり。經學をなせども。經の文字を講明するを學とし。又學者といへば。餘計に書籍をよみて。故事來歴を記し。或は詩賦文章を巧に作り。斯のこゝきを學問といふ。其人言行も修らず。事理にもうとく。何の用にも立ぬもの多し。果して國君學を設るの本意ならんや。然らば其學職に任するもの。能く學を設るの本意を會得して。無用の學を教ふべからず。たゞ用立つ人をこしらへむと心掛べき事第一なり。さて用立つ學問をなすには。必しも博識を求めず。異論をたてず。一にたゞ宋儒の成規を守りて事足るなり。因て學問所に儲へ置く書籍も。有ふれたる近きもの計にて足るべし。奇書珍籍は。有用必讀の書にあらざるなり。たゞ有ふれたる書籍一種毎に數部づゝ儲へ置て。幾人寄合ても。輪講會讀等に支へなき



様になすべし。その書目は大躰下に記する如き類なり。それ等の書を熟讀して、心に辨へ身に仕なす時は、一廉の養士と成るべし。尤人の生質によりて、讀書作文を好むものは、其好みに任せて其方を達せしむべし。是は人君人材を育するの道なり。もし其人あらば、主君の藏書何にても讀ましめ、又大都に出して修業せしむべし。是は其人に限る事なれば、許多の書籍を兼るより、學問所へ備るに及ぶまし。

一凡そ學に入るの人、實踐有用を要となす。此所同じければ、必しも流派を争ふべからず。然れども公朝宋學を崇信あれば、侯國に於ても其甲令に従ひ、宋學によるべし。たゞ周程に原きたる内にも、人々の自得所あれば、其説の小異同あれども、實踐有用を志す時は、即周程の學なり。説の小異より流派を分つは、公平の論に非ず。

一學問所は實學を教ふる地なれば、虚文めきたる事あるへからず。其場所某館某堂と名つくるにも及ぶまじ。たゞ學問所と唱へて可なり。或は文學稽古所と唱ふるもまた可なり。讀書の外、筆算諸禮等も、こゝに於て講せしむべし。又兵書をもこゝにて講せしむるも可なり。

一學問所掛りの役名を、漢語にて名つくるは當らざるに似たり。教授儒者をば、學問所師範と唱ふべし。助教せしむるものは、師範手傳と唱ふべし。句讀を授くる者を素讀世話役と唱ふべし。又學問所目附を立て、稽古人の名前を正し、勤惰を見分け、少年の行作をいましむべし。尤少年の行作は、師

範の教第一の事なれども、傍より法吏の法を執て議するも、亦學校の政なり。

一修業の勤惰に従ふて賞格を定むべし。齡十五以下にて、小學四書五經の素讀習熟するもの、又十九以下にて四書の講譯辨書誤解無きもの、また年齢に限らず、四五の外、周儀二禮、春秋三傳、歴史諸子に至るまで、大意を了解し、詩文迄も可なりに撰る者、又筆算諸禮、其年齢に應じてととのひたるもの、惣て輕重の賞格を立て、年々其業を試むべし。是亦鼓舞作興の道なり。

學問所必用書目

四書大全 四書直解 四書蒙引

四書の末書、枚擧するに暇あらず。姑く二種を著録す。大全は三魚堂大全、過喜齋大全を佳とす。直解は和刻に成たる本善本なり。清刻表注の本は、偽贋としるべし。此外存疑、淺説など儲置て可なり。近世陸隴其四書困勉錄、呂晚村四書講義もよろし。困勉錄正續之外、陸稼書講義と云ふものあり。松陽講義とは別なり。四書正解は陋本と云へども、頗る簡便なれば、儲へ置て可なり。四書知新日録、四書述など異説多しといへども、採るべき所も亦多し。

五經大全 通行本周易本義 周易附錄纂注 周易本義通釋 周易蒙引 書經旁通  
書傳輯錄纂注 書經講義 詩傳遺説 詩傳名物抄 通行本社注左傳 林注左傳 禮記  
集説補正



この外易に吳草廬纂言。董真卿會通。何楷訂詁あり。書に林少穎全解。融堂書解あり。禮記に吳草廬纂あり。皆好書なり。

十三經註疏 欽定四經 三禮義疏 御纂三經 儀禮經傳通解 續經傳通解 性理大全  
易學啓蒙 文公家禮

小學書

集成 句讀 纂注

纂註に二種あり。高梁溪纂注。彭南昫纂注なり。各取るべき所あり。

經書の外、字書を儲へ置くべし。正字通康熙字典にて可なり。數部置くべし。

國語 戰國策 全史 温史三編 綱目三編 明紀綱目 唐六典 杜氏通典 文献通考

通志略 貞觀政要 名臣言行錄 伊洛淵源錄 唐律 明律 棠陰比事 祥刑要覽 牧

民忠告 牧民心鑑 唐鑑 東萊博議 本朝國史 合義解 延喜式 東鑑 日本史

國語・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唐書・五代史・綱目等の書は、和刻に數部儲ふべし。此外歴史綱鑑・十

八史略なども數部儲へ置て、初學に課すべし。又清朝の事を見んとするには、東華錄などよろし。

又本邦近世の事跡は、澳陰逸史にて見るべし。儲置て可考なり。

家語 大戴禮 說苑 新序 荀子 晏子春秋 管子 墨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尙書大傳 韓詩外傳 賈誼新書 楊子法言 韓非子 呂覽 鹽鐵論 孔叢子 論衡

文中子 近思錄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二程全書 朱子文集 語類 陸象山集 魯

齋全書 居業錄 讀書錄 傳習錄 王文成公全集 七書白文 七書直解 武備志 紀

效新書 登壇必究

此外子類にてよむべきもの。尙少なからず。濂洛の書はもとよりなり。世説・蒙求など。初學文

字をよみ習ふには宜し。又叢書の類兩三種は儲ふるも可なり。

楚辭 文選 文章軌範 三體詩 唐詩鼓吹 唐詩正聲 瀛奎律髓 唐宋八家文抄 陶

詩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李太白集 杜少陵集 白氏長慶集 擊壤集 遜志齋集

古今詩文の書 極て多しといへども。詩文に志有るものは、何にても一集を精しく讀みて益あり。

雜博によむべからず。佩文韻府淵鑑類函など儲ふる事便なり。此外取つゝめたるものにて可なり。

天保三壬辰六月下澣

佐藤坦錄



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印刷  
昭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行

(非賣品)

不許  
複製

編輯者兼  
發行人  
關儀一郎  
東京市下谷區西町十五番地

印刷者  
田口辨三  
東京市下谷區西町十八番地

印刷所  
田口印刷所  
東京市下谷區西町十五番地

發行所  
東洋圖書刊行會  
東京市下谷區西町十五番地











